



# 小城春秋

(上集)

# 小城春秋

(上集)

高云览原著  
鲁春改编  
陈云华、赵隆义绘图



读书中文网 [www.rbook.net](http://www.rbook.net)  
编辑制作：观潮轩—wstbnyh

网络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 内 容 介 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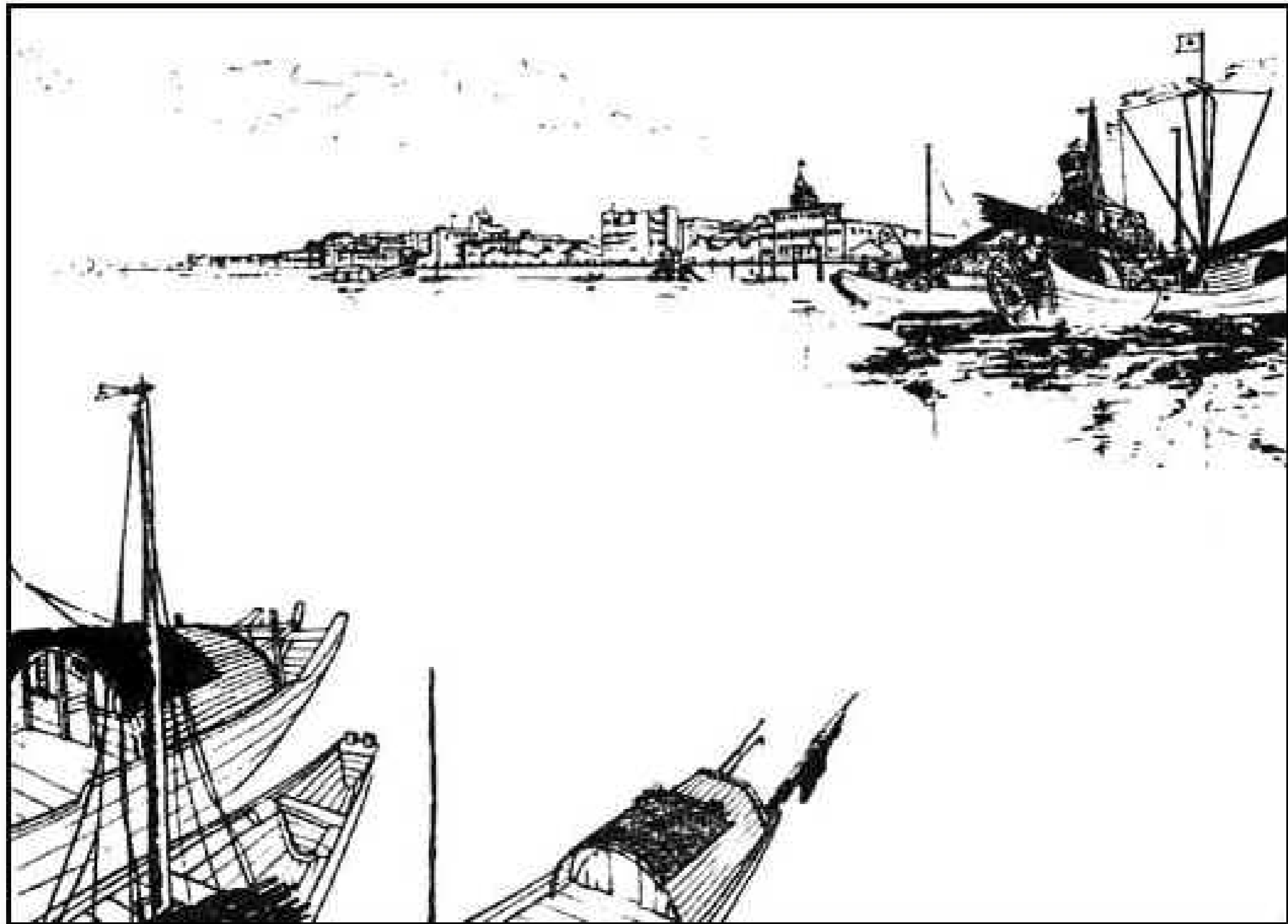
“小城春秋”写的是三十年代国民党统治区地下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和震动全国的厦门大劫狱的故事。

故事说：当时在厦门掀起的抗日浪潮中，渔民小学教员何剑平，通过进步宣传活动和抵制日货的斗争，结识了角头好汉吴七和共产党员吴坚、李悦。

不久，吴坚出走闽西。党指示李悦、剑平搞地下印刷所，办夜校，揭穿的反对反动派的各种。在宣传工作中，剑平深深的爱上女中的学生丁秀苇，但因反动派的迫害，他只得悄悄的离开厦门。接着，党从闽东游击区调来陈四敏协助李悦工作：组织厦联社，开展各种抗日活动。两年后，剑平回到厦门，他为革命力量的蓬勃发展而高兴，也曾为秀苇爱上四敏而苦恼。但四敏等正确的处理了他们之间的恋爱关系，表现出革命同志的优秀品德。

抗日话剧“怒潮”公演后就轰动全市。反动派更加恐慌了，也更疯狂的捕杀爱国分子、共产党员。这时，党决定先撤退四敏、剑平和一部分同志。不料在撤退前夕，四敏突然被捕了。

四敏被捕以后的故事，请读者续看中、下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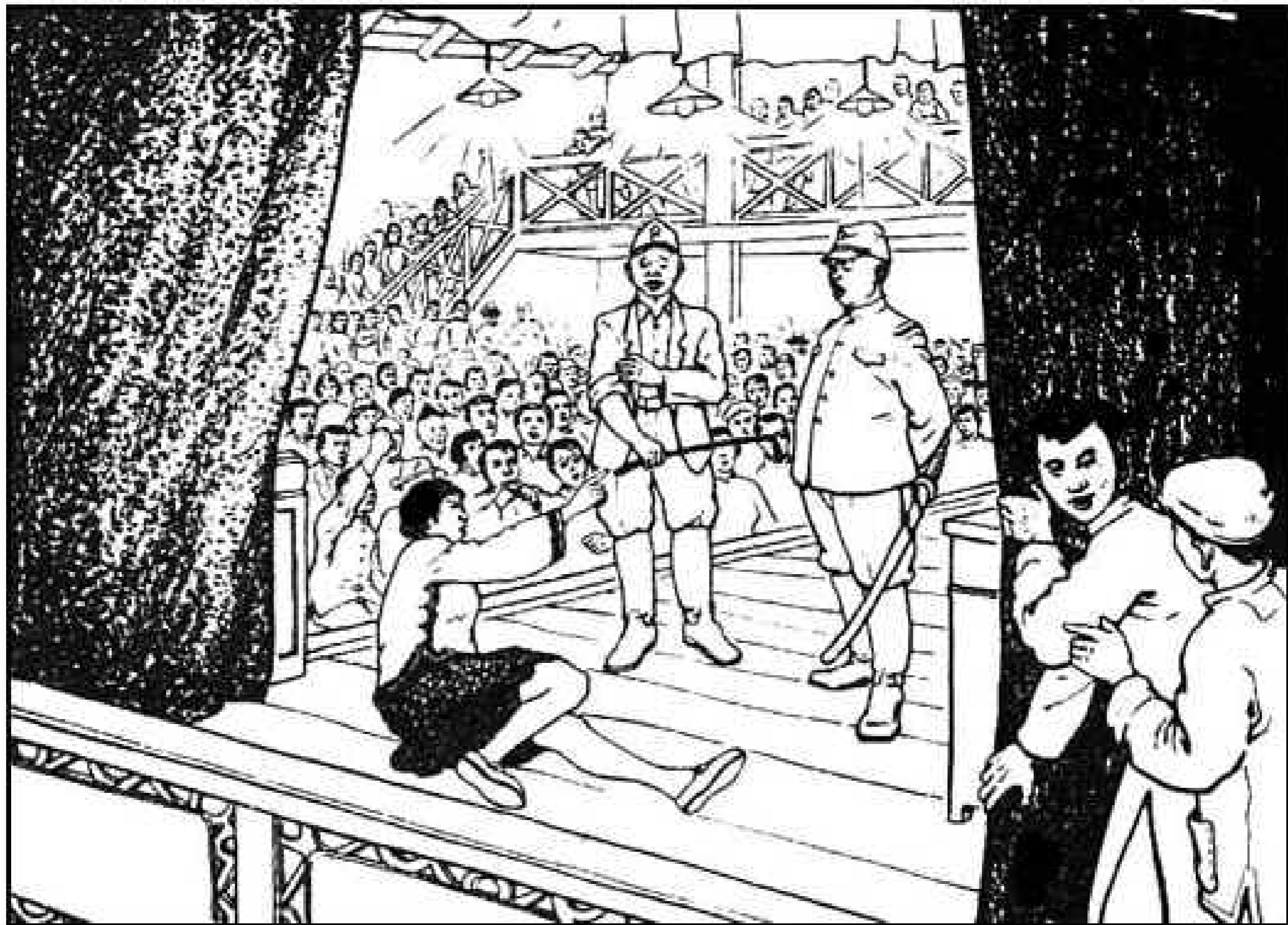
1. 厦门是祖国东南一个美丽的海岛。岛对面的鼓浪屿，像它一样美丽。故事就发生在厦门岛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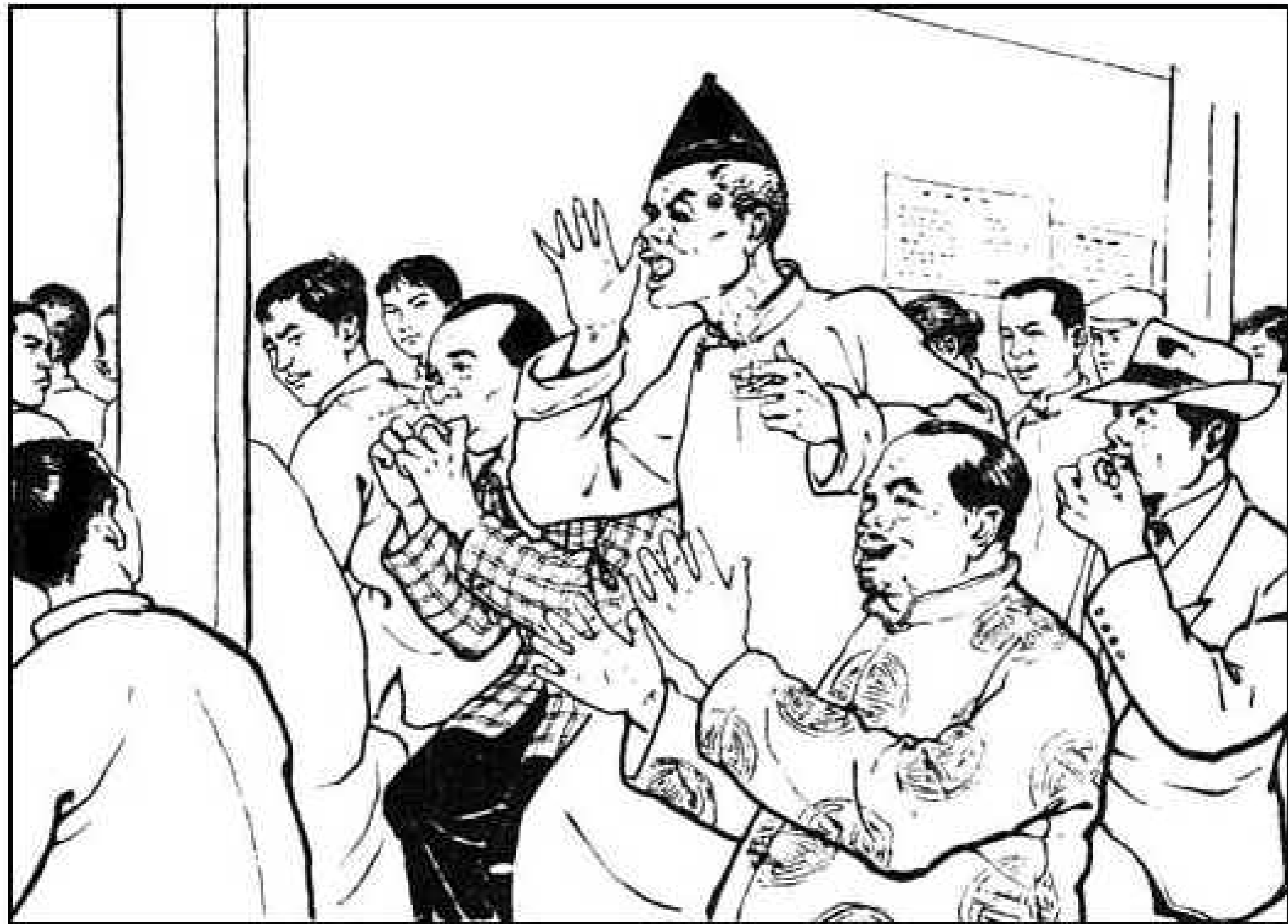
2. 抗战前几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之后，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全国人民掀起了抗日热潮。厦门人民也怒吼起来了。



3. 共产党厦门市的秘密组织，领导了救亡运动。学生、工人们走在运动前面。1930年的一天晚上，厦门第三中学开游艺会，演出了一个进步的文明戏叫“志士千秋”。



4. 这个戏是说一对青年男女投身革命，男的以身殉国，女的也为爱牺牲。那晚观众很多。男女主角一上台，大家就鼓掌；日本军官一上台，大家就“嘘！嘘！嘘！”表示憎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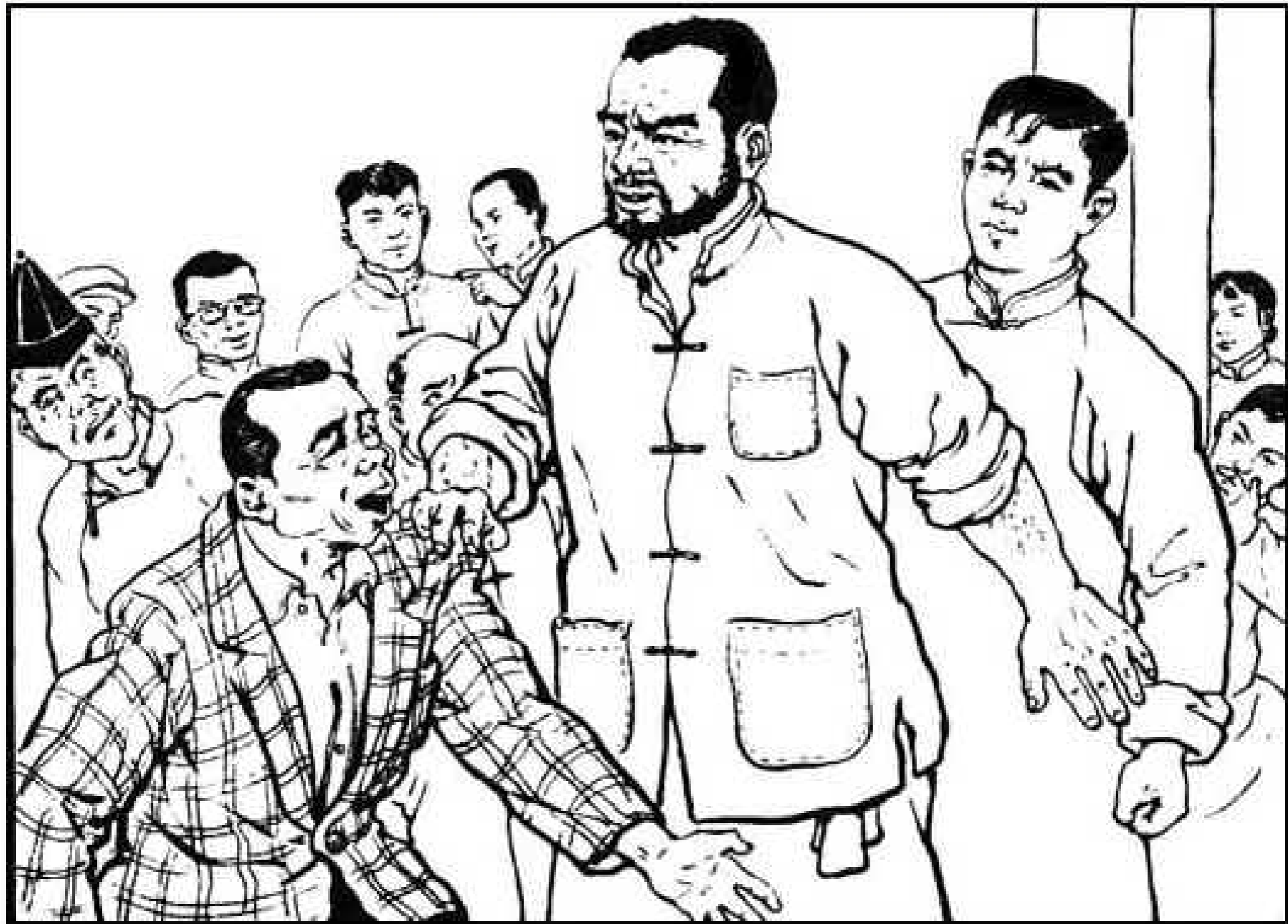


5. 不知谁乱发了入场券，会场上竟混进了许多汉奸和角头歹狗。戏演到第三幕，坏蛋们就吹口哨，怪声喊叫，大声哗笑，扰乱会场秩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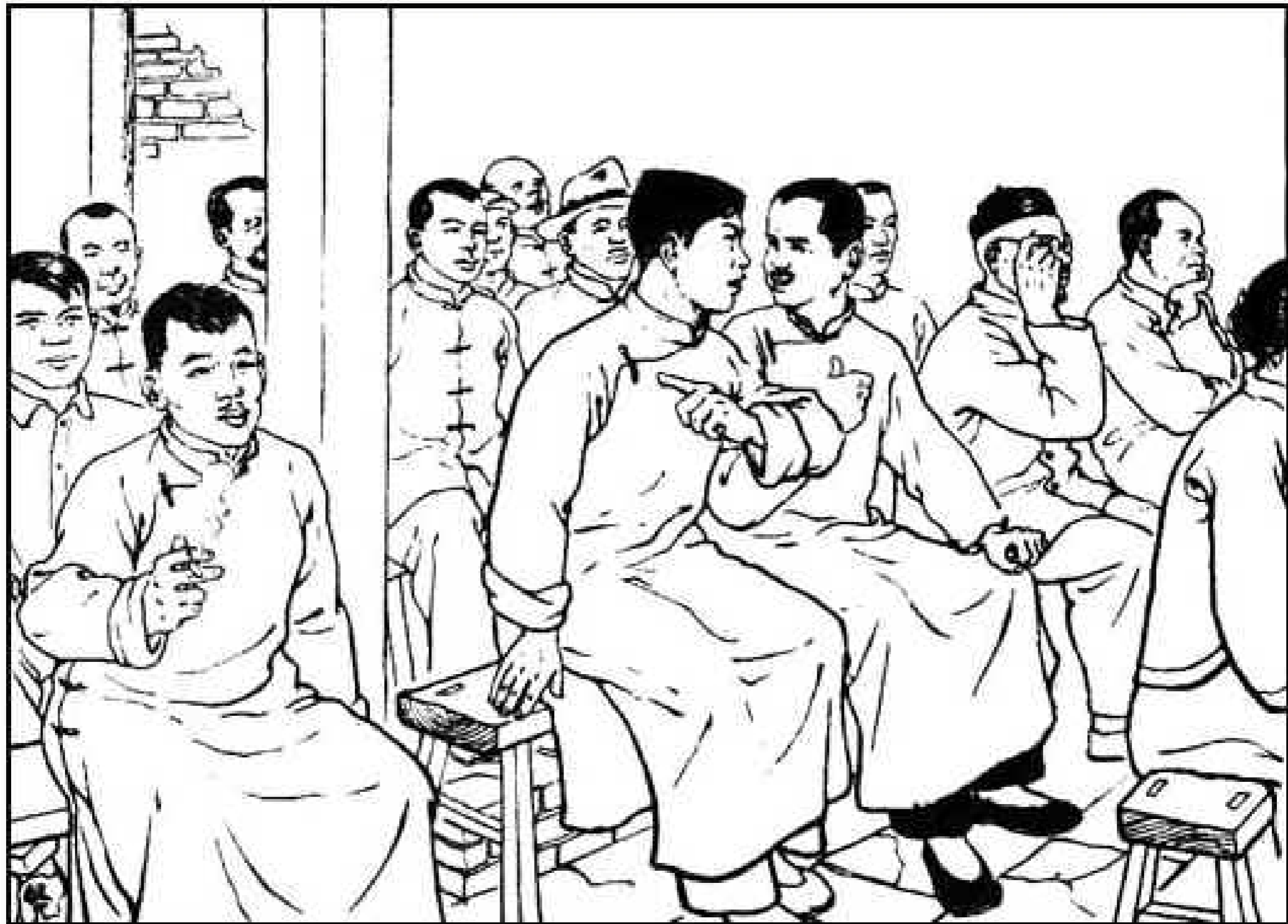




6. 当时渔民小学的教员何剑平也在看戏，他看见汉奸们故意扰乱，就大声叫他们遵守秩序。谁知这些坏蛋不但不安静，反而破口大骂起来。



7. 剑平气得要冲过去，忽有一个大汉把他拦住，抢先冲着为首的一个坏蛋喝道：“猴鳄，好好看戏，别碗里撒沙！”坏蛋们一看，个个乖乖的坐下，谁也不敢吭声了。



8. 剑平向旁边的人一打听，才知道这个大汉就是厦门有名的角头好汉吴七，吴七是个接骨治伤的土医生，教拳练武，徒弟半天下，角头歹狗没有不怕他的。



9. 散场后，剑平跟吴七打招呼。吴七很豪爽，一见如故，问他晚上的戏演得怎样。剑平说：“很好，特别是那个女主角演得更好。”吴七就要介绍他和那个女主角认识一下，说演女主角的是他的堂弟吴坚，在鹭江日报当编辑。



10. 到了后台，吴坚正在卸妆。经过介绍后，吴坚对剑平说：“你的稿子我读了不少，想不到你这样年青。”又请他提意见。剑平不客气的说男主角演得顶坏。吴坚说他叫赵雄，这个剧还是他编的呢！



11. 正说着，赵雄边打着领带走过来。他很有礼貌的说：“请批评。”剑平就老老实实的指出他在台上言论太多，动作太少，不真实……话没说完，赵雄却气得脸色全变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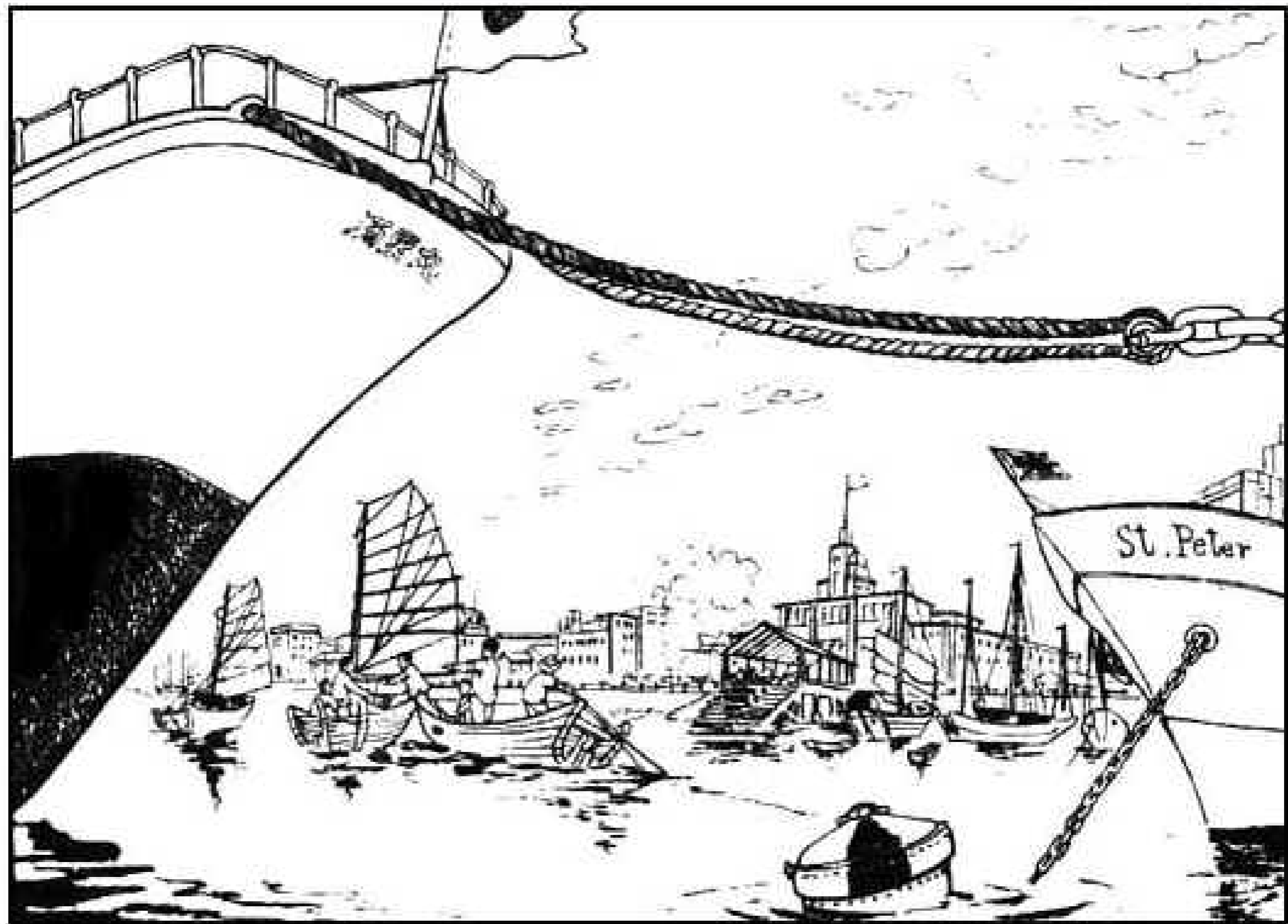


12. 吴坚觉得有点不好意思，正想过来缓和一下僵局，剑平已昂着头，瞧也不瞧赵雄一眼，微笑着和吴坚、吴七点头告辞，转身就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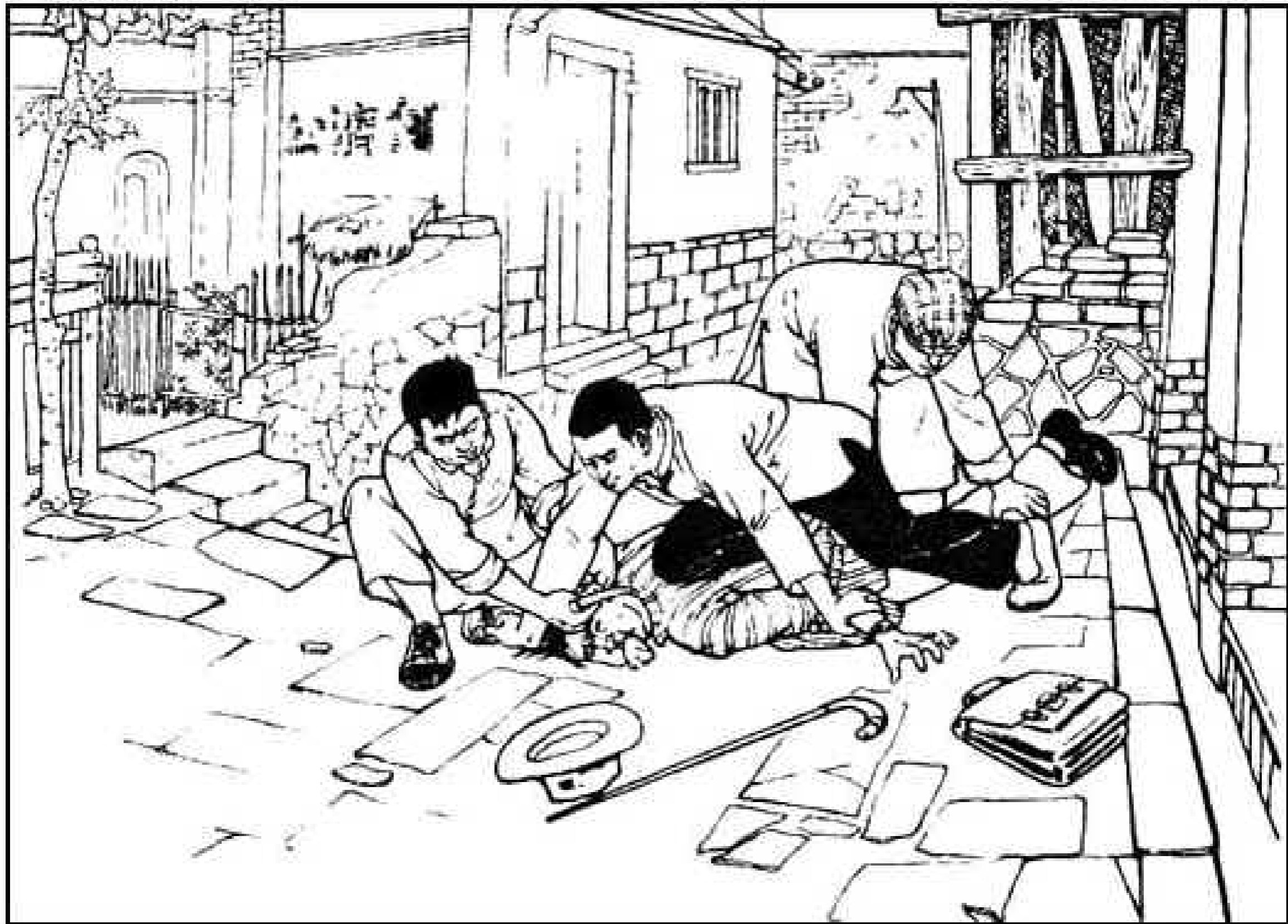


13. 过几天，吴坚来找剑平，两人谈得很投机。吴坚告诉剑平说：“前晚和赵雄回家时，被浪人截在半路上，幸亏吴七赶到，才脱了险。现在有人谣传‘志士千秋’有辱日本国体，要对付上演者，赵雄吓得今早就溜到上海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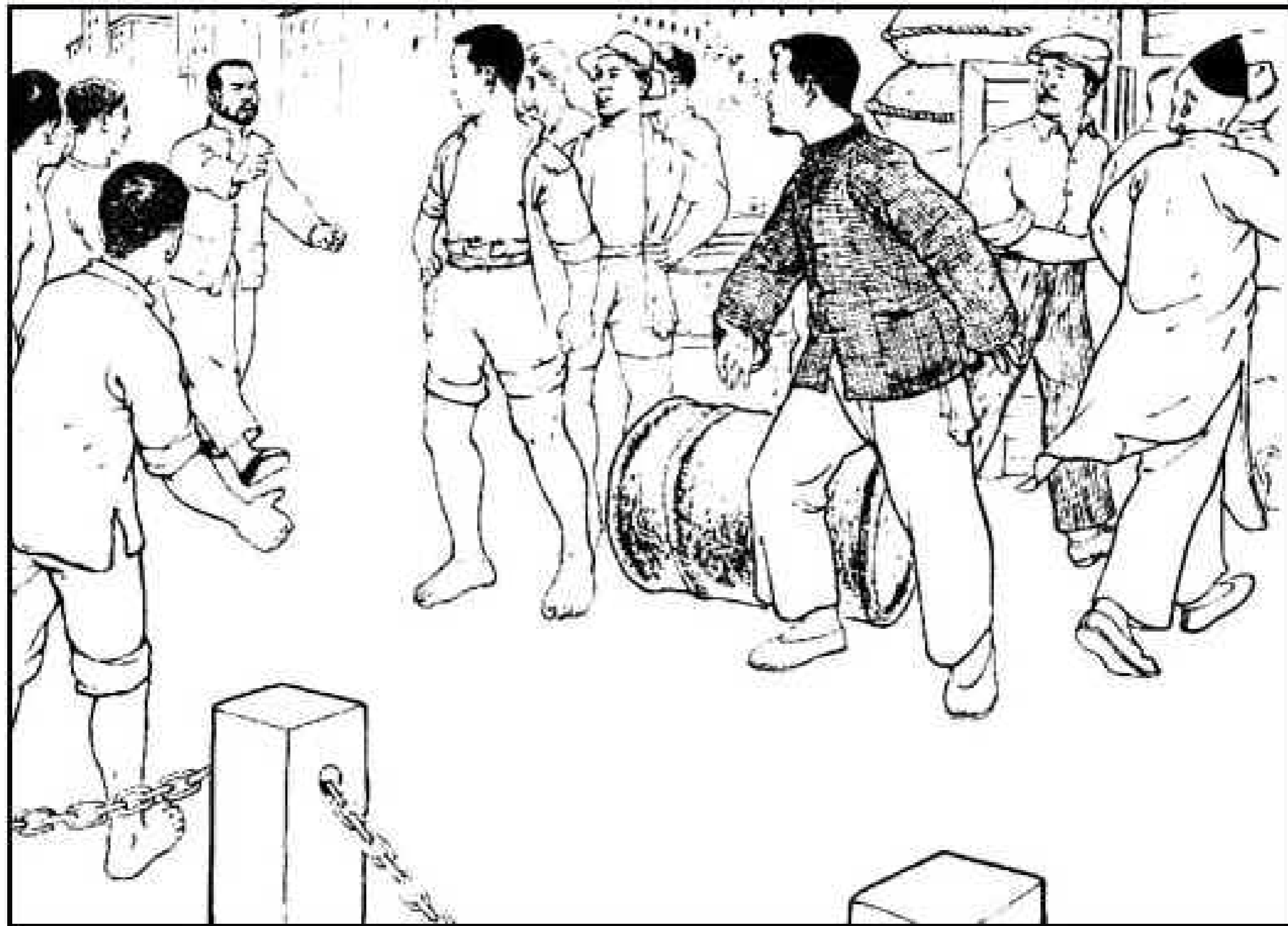
14. 后来，吴坚又叫剑平参加除奸团的工作。锄奸团是党领导的一个抵制日货的半公开组织。剑平当了搜货队队长，天天带队在码头上搜查日货，。一查出来，就在码头上当场烧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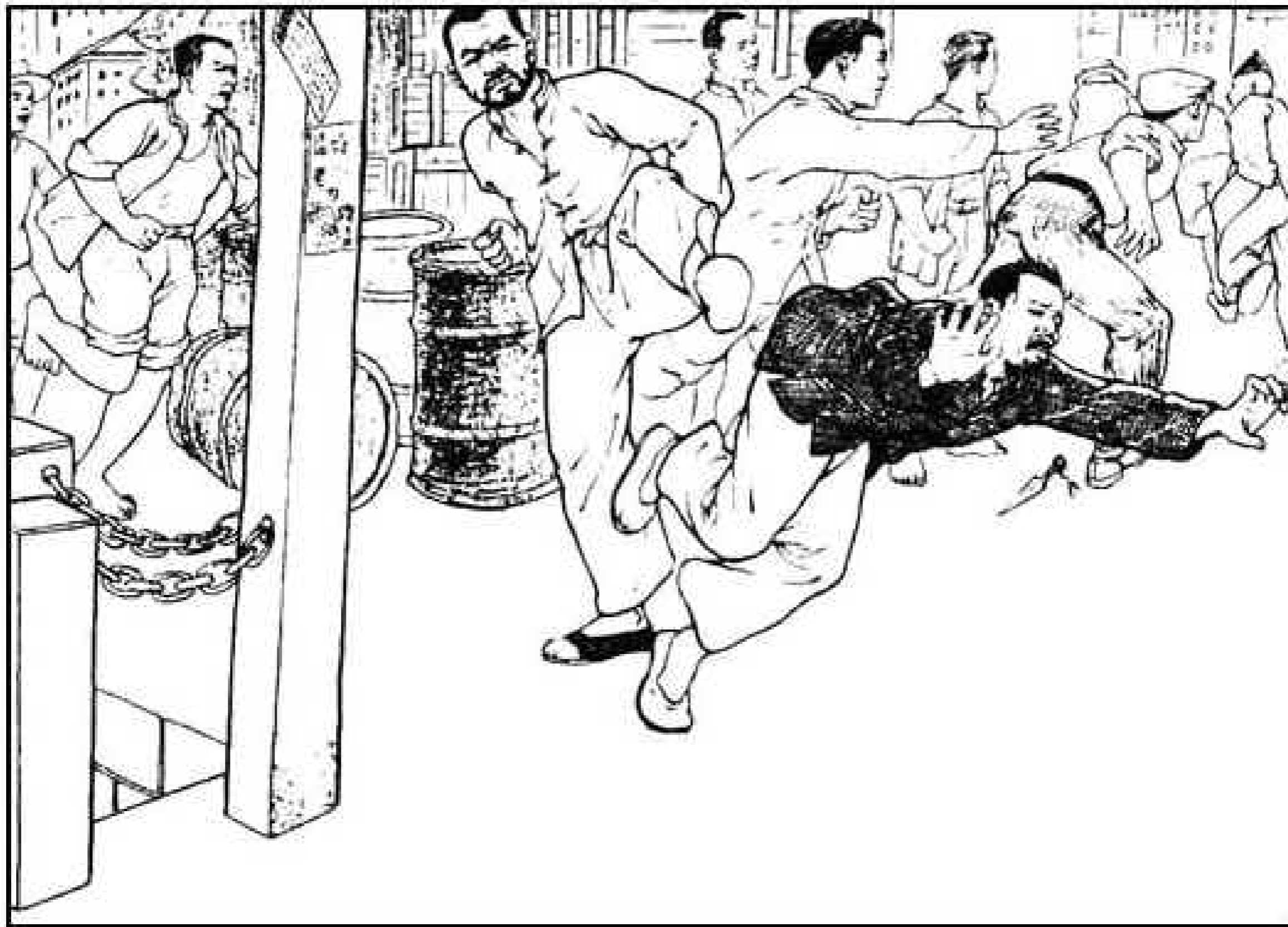
15. 走私日货的商人，收到锄奸团的警告信，有的就缩手不敢干了，有的却认为背后有靠山，还阴着干。于是几个有名的大奸商，先后在深夜的路上，被人割去了耳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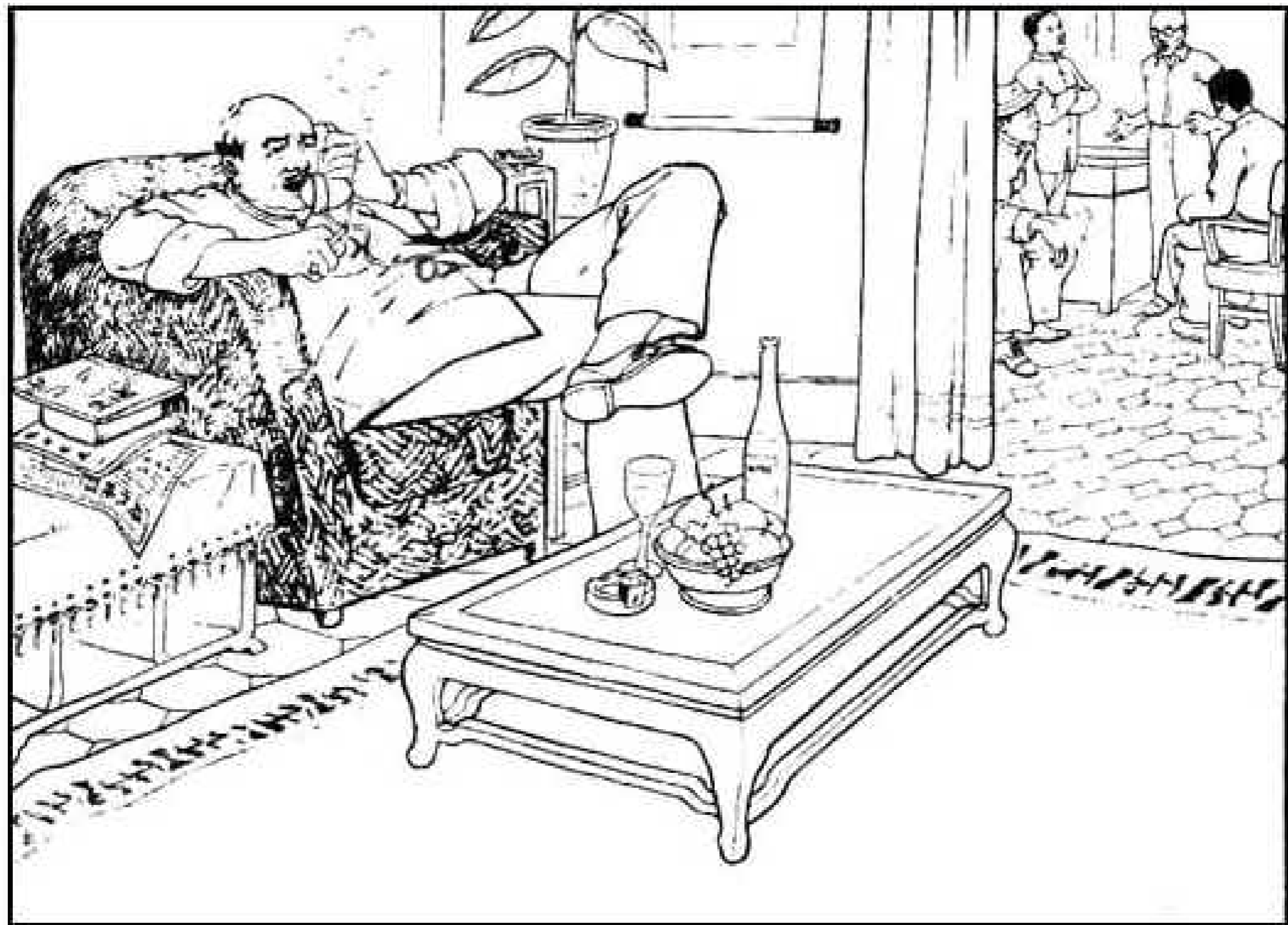
16. 奸商们仍不死心，企图报复，收买一批浪人和歹狗，到码头上逼着码头工人和船工上轮船卸货。工人们听了锄奸团的话，坚决不卸日货。浪人和歹狗就闹着和工人们打起来。



17. 坏蛋们人多，又带着擻子。工人们人少，都没带武器。眼看要吃败仗了。忽听有人喊着：“吴七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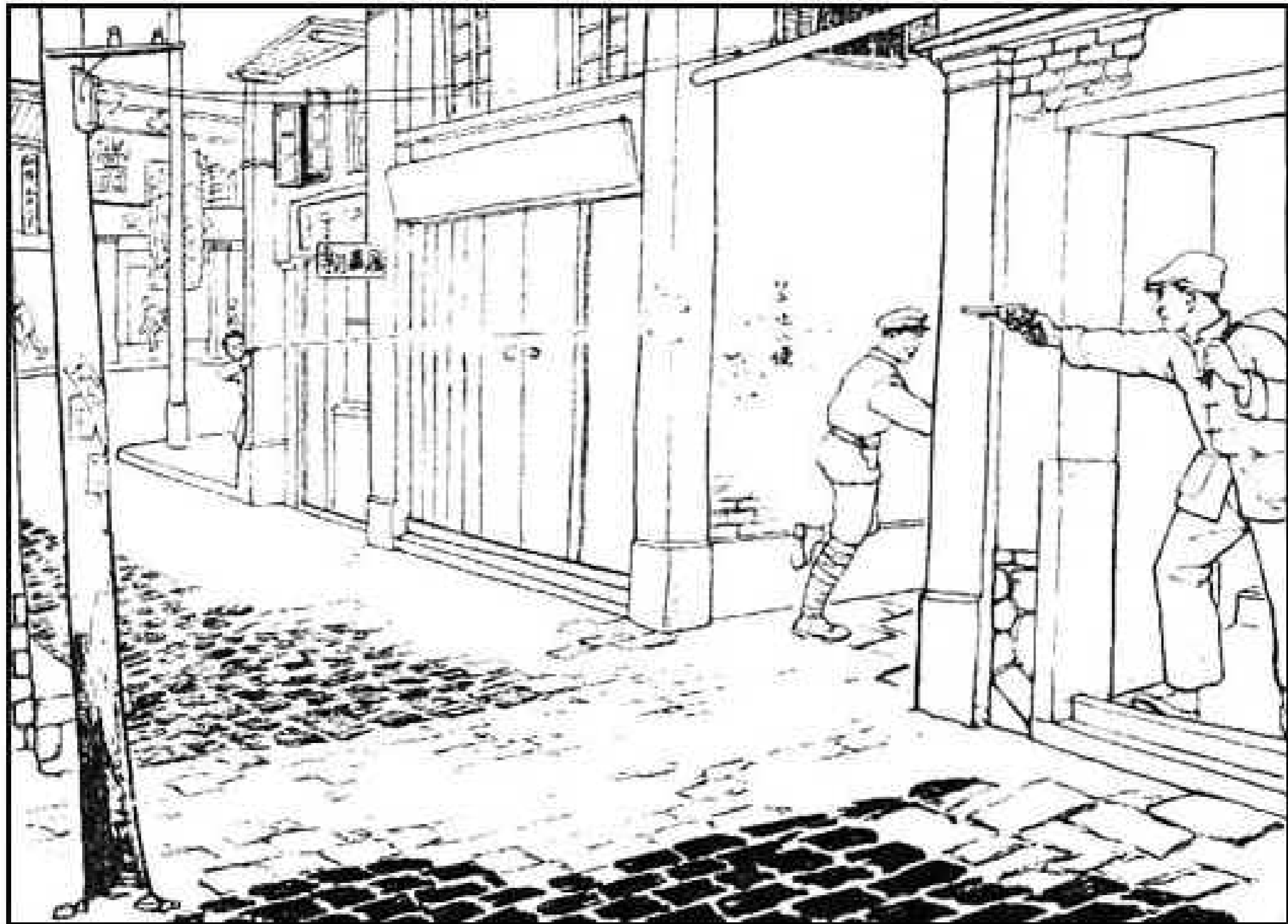
18. 坏蛋们一听，慌忙往后退。只见吴七冲过来，飞起一腿，一个歹狗就一个筋斗栽在地上。工人们乘势反攻，就把坏蛋们打跑了。吴七还要追上去打，却被众人劝住。



19. 这一下事闹大了。奸商们依靠浪人头子沈鸿国，招兵买马，准备大打。沈鸿国每天都把经过暗中报告日本领事馆。



20. 这边码头工人、船工、三大姓，扶吴七做头儿，请吴坚当军师，秘密成立了总指挥部。剑平了向学校请了长假，搬到总指挥部来帮吴坚的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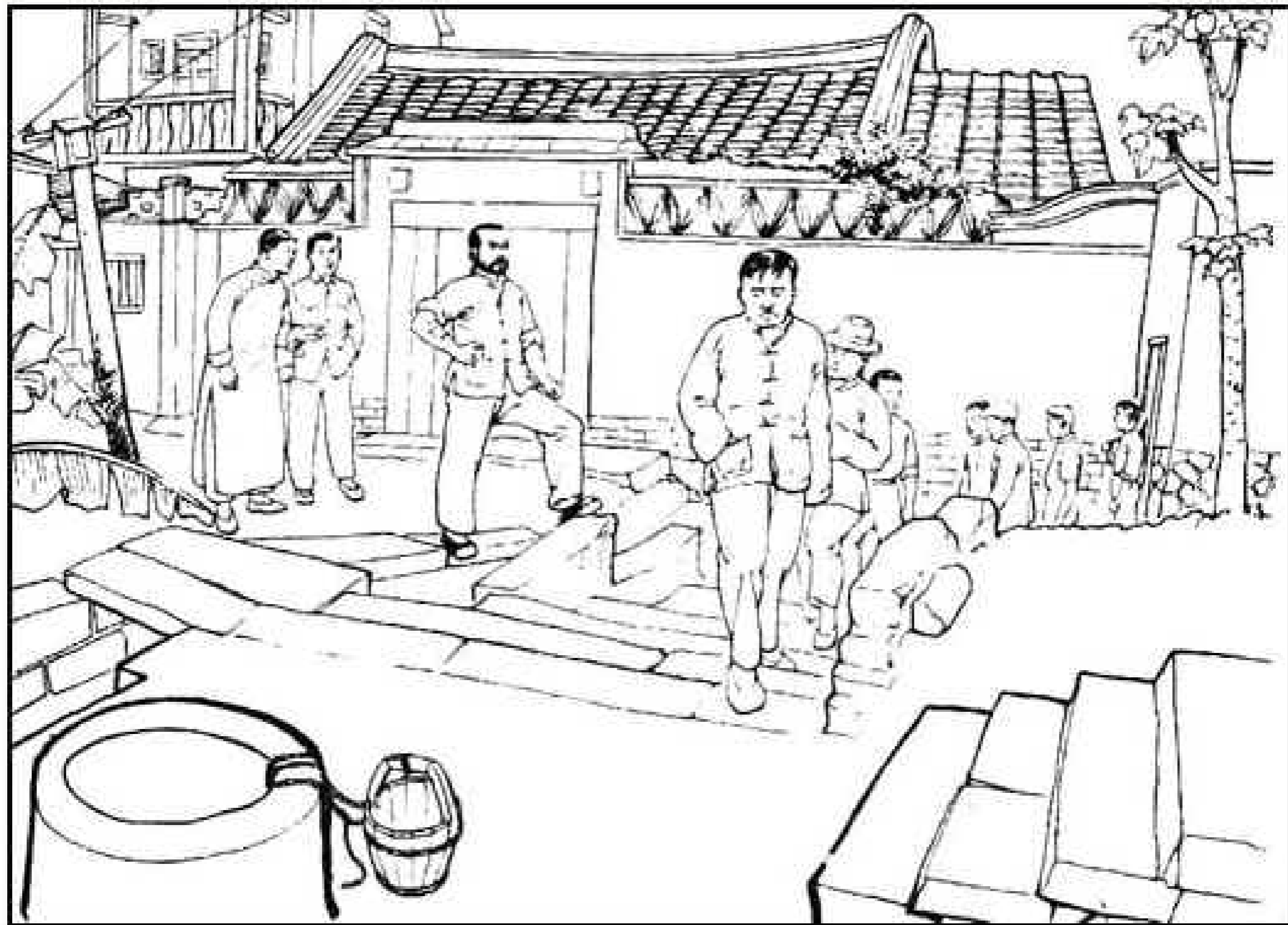


21. 双方开火了，开头是小股械斗，后来列队巷战。枪声、炸弹声日夜不绝。国民党官方厅对双方都不敢惹，又都想利用，就坐山观虎斗，警察了躲在墙角落里装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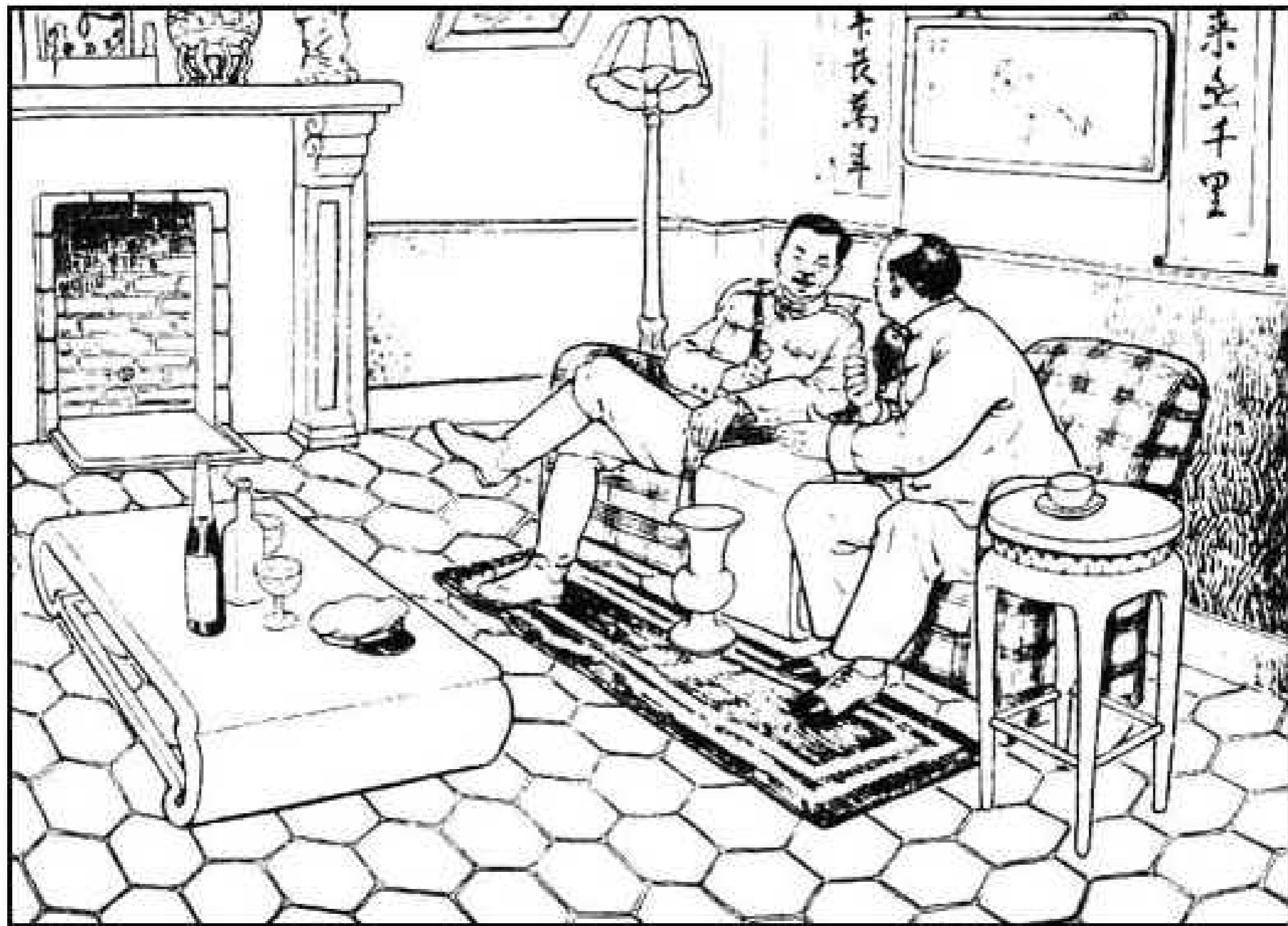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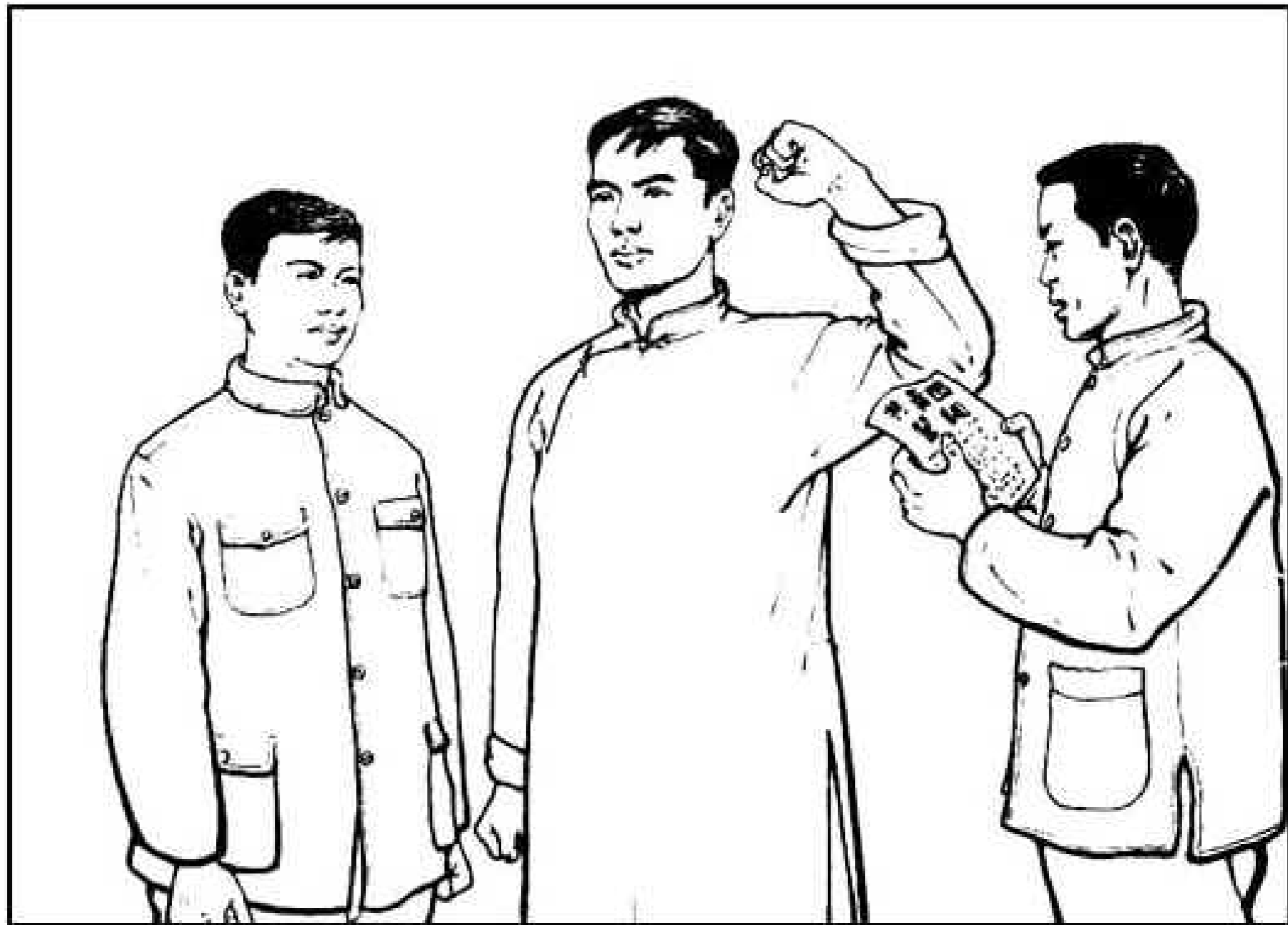
22. 吴七方面，得到群众支持。浪人却很孤立，无论走到哪里，哪里的群众就钉住他们，并转折打电话给总指挥部。个把月后，浪人们只好躲在沈鸿国公馆里，不敢出阵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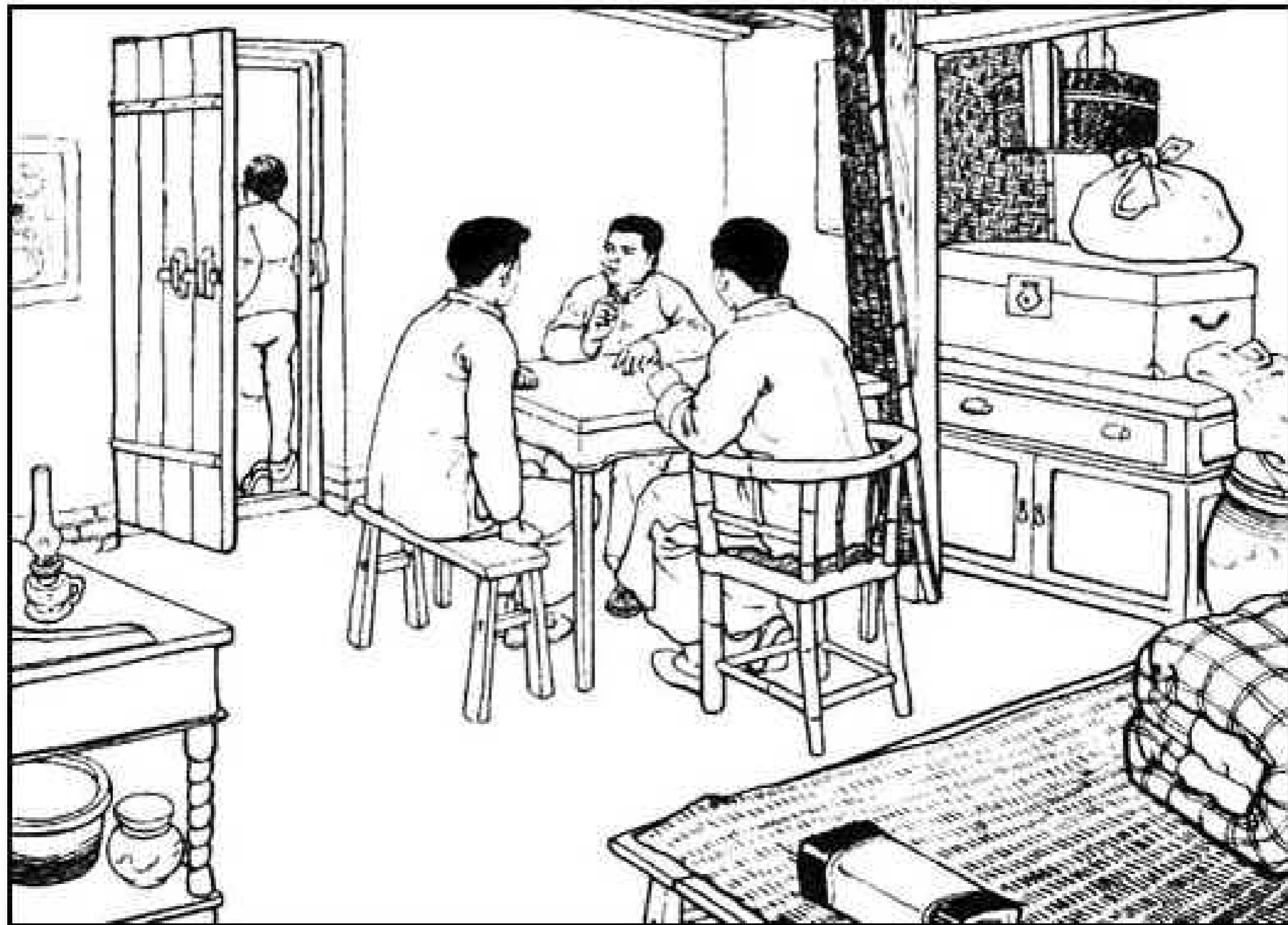
23. 谁知在这紧要关头，吴七这边也出了毛病：先是三大姓闹不合，随后又有人被收买当了奸细。吴七气得天天喝酒、揣桌子骂人。最后双方交换了俘虏，巷战就这样不了了之。



24. 巷战结束后，沈鸿国天天在别墅里和公安局长谈判。他们勾结起来，要对进步势力开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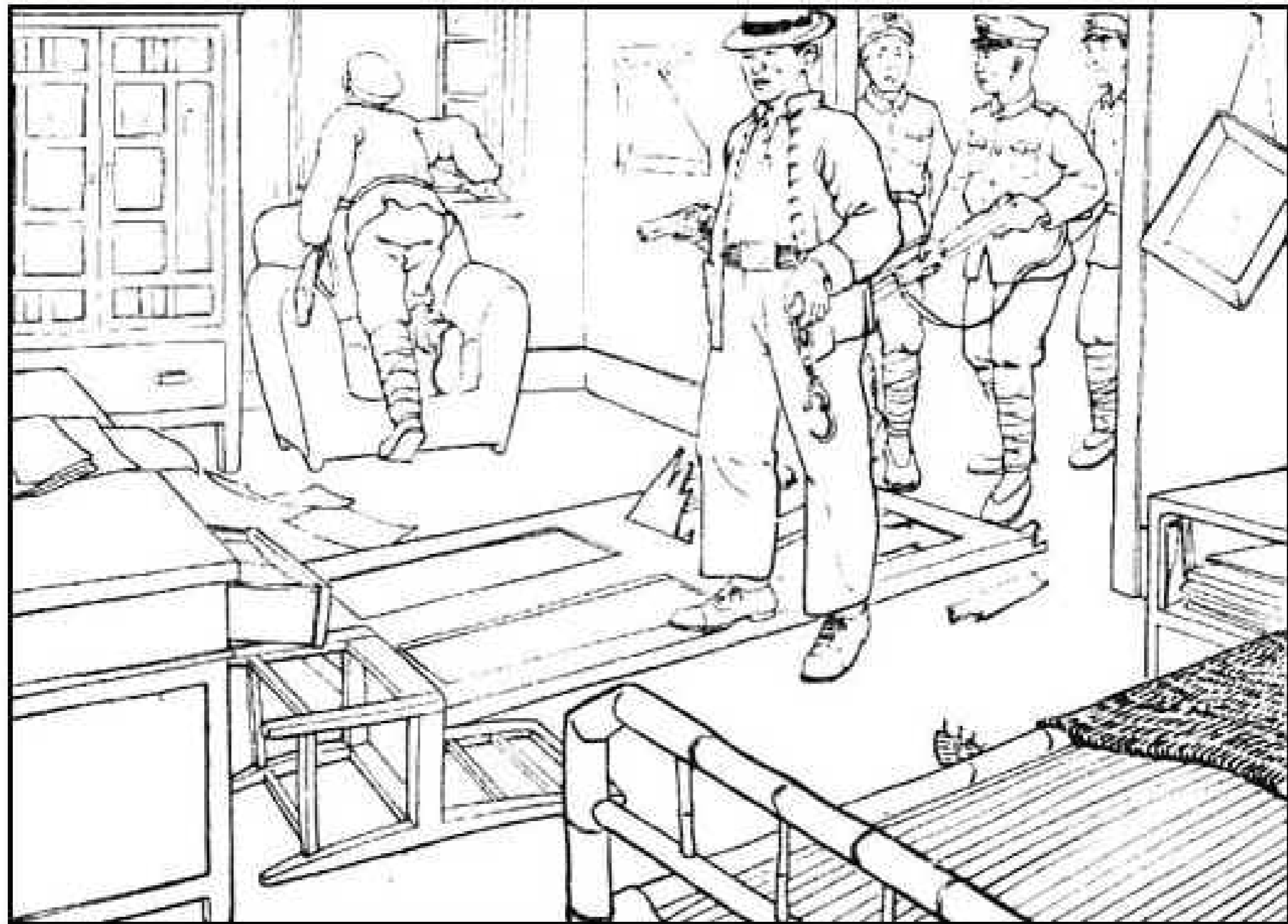
25. 这时候，剑平才知道吴坚是个共产党员；吴坚也介绍剑平参加了共青团。吴坚、剑平和李悦常在吴七家碰头研究工作。李悦也是个共产党员，在“鹭江日报”当排字工人。



26. 李悦把吴坚找来，说抗日部队从淞沪撤退那天，他所发表的时评“蒋介石的真面目”已引起侦缉队的注意。叫他随时作好撤退准备。编辑工作由仲谦同志代替。



27. 吴坚就来找吴七，说反动派已经注意他，他得暂时到内地去。请吴七准备小船应急。吴七一听，气得吹胡子瞪眼睛，要吴坚批准他带领徒弟在厦门造反。吴坚说：“不行，你手下那些人都是乌合之众，现在也不是在城市起义的时候。”



28. 一星期后的一个傍晚，吴坚在报馆里编完最后一篇稿子，刚离开报馆，就有十多个警探分开两批，一批包围鹭江日报社，一批冲入吴坚的住宅，但都扑个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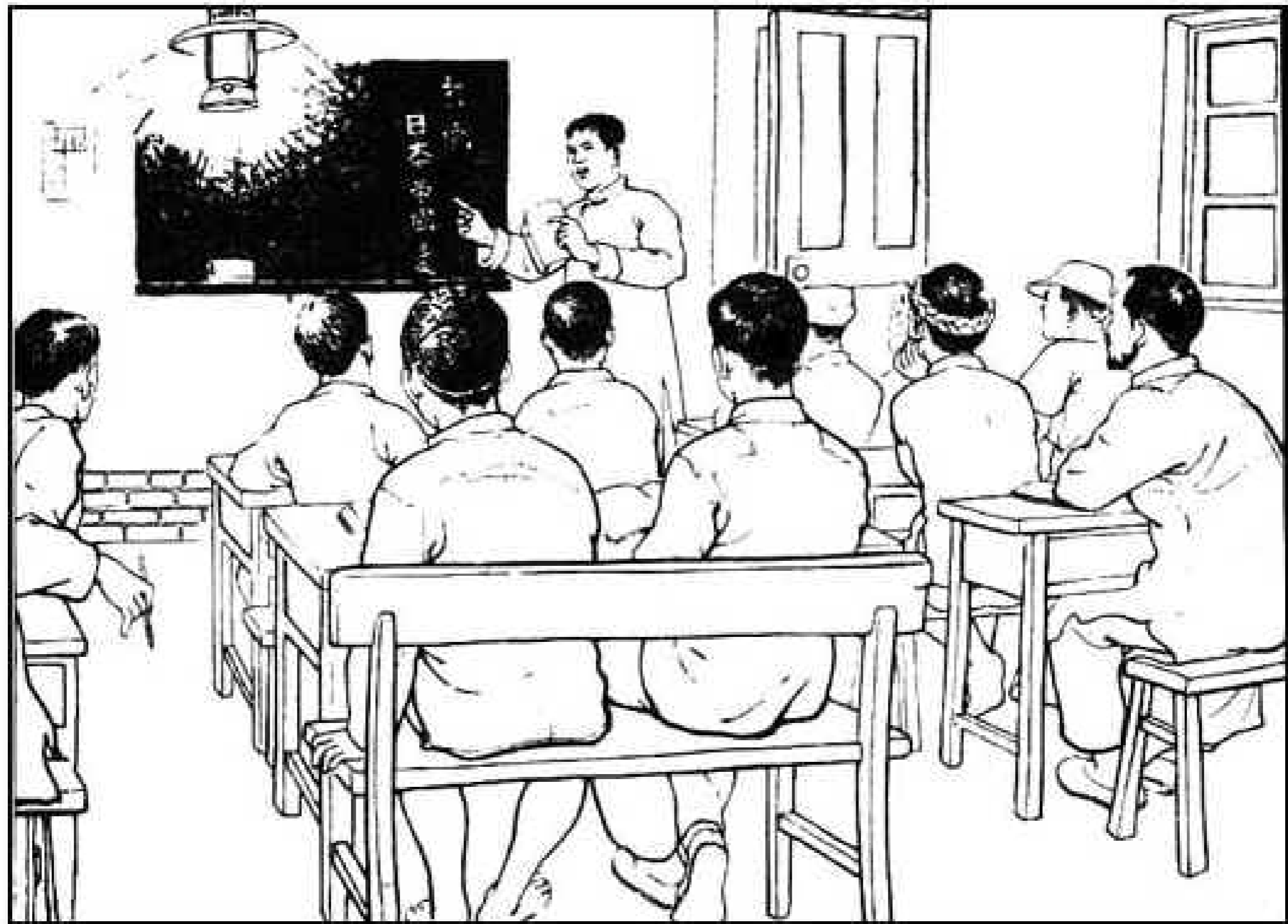


29. 就在这时候，吴七领着吴坚，悄悄地到了海关口，搭上一个叫老黄忠的渡船，向内地划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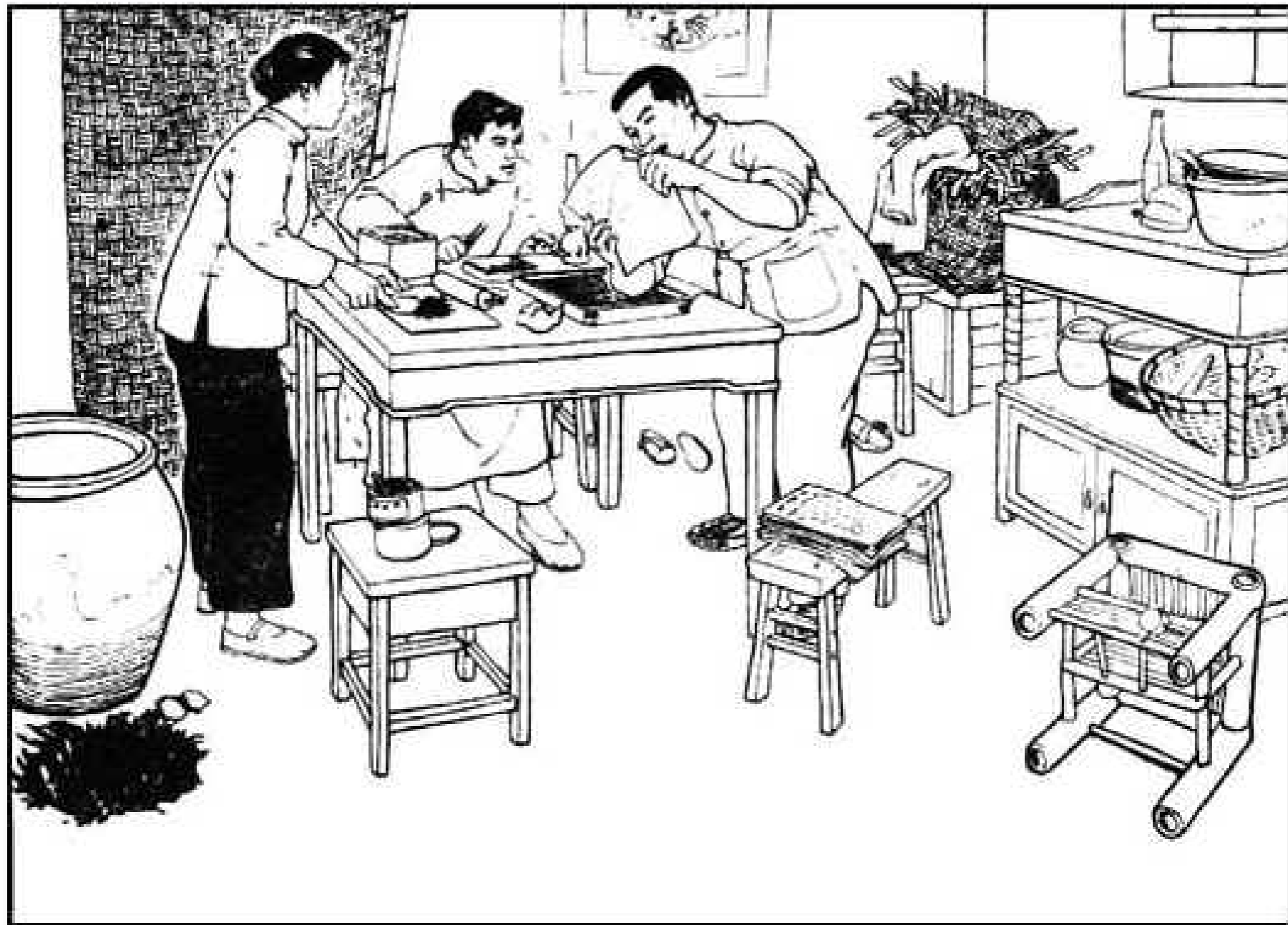




30. 到了集美，吴七送吴坚上了岸，难过得说不了话来。吴坚劝他说：“以后遇事不要莽撞，要多和李悦商量。”吴七看着吴坚走了，像个小孩似的眼圈都红了。



31. 吴坚离开厦门后，李悦接到上级指示：要办个义务夜校和搞个地下印刷所。李悦就叫剑平利用渔民小学的现成地点，请校内的同事和校外的朋友帮忙，办起了义务夜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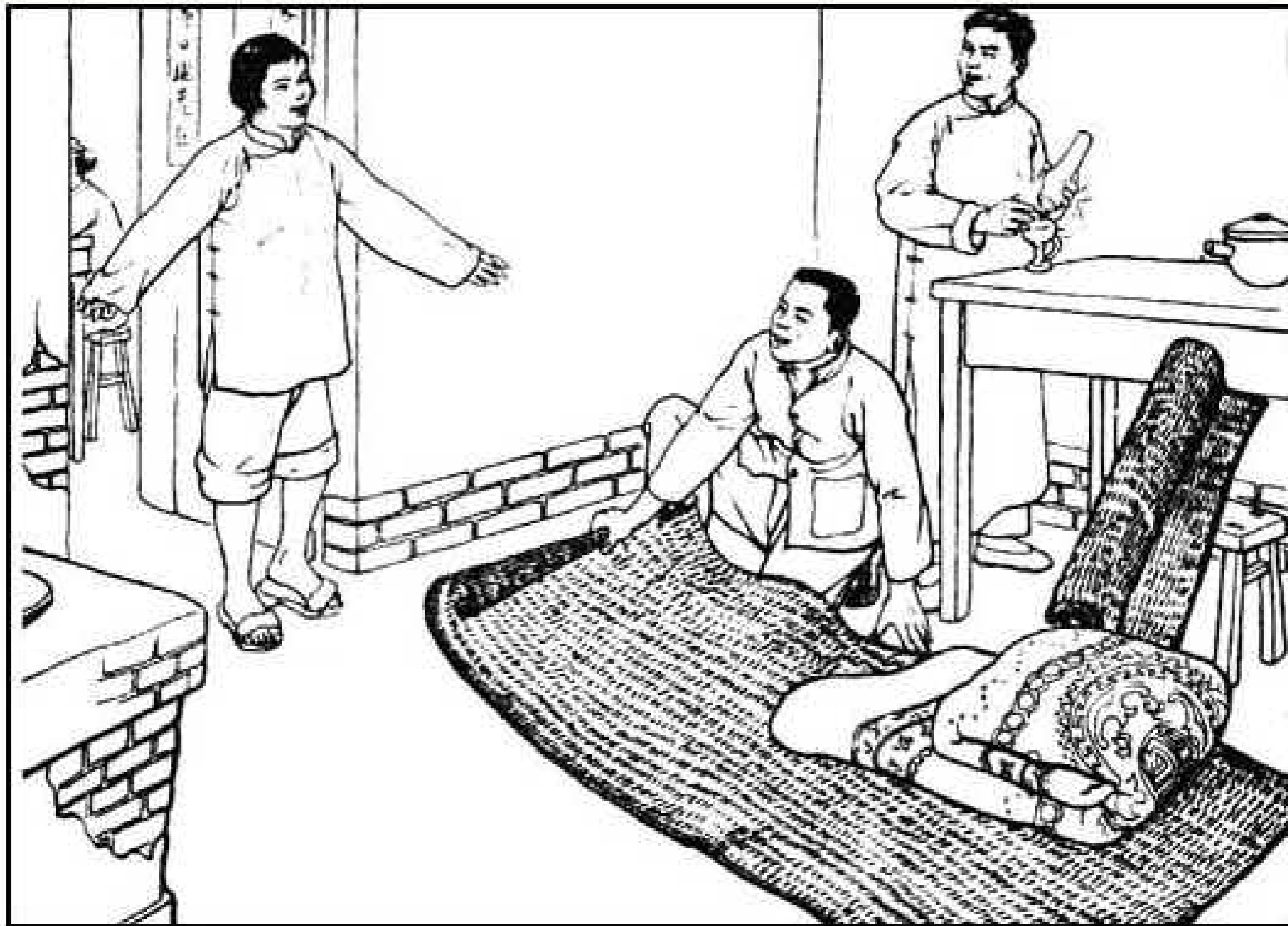
32. 李悦也在自己卧里挖了个地洞，搞了个秘密印刷所。剑平很快的跟李悦学会了简单的排字技术。李悦嫂也常帮他们裁纸调墨。他们经常工作到深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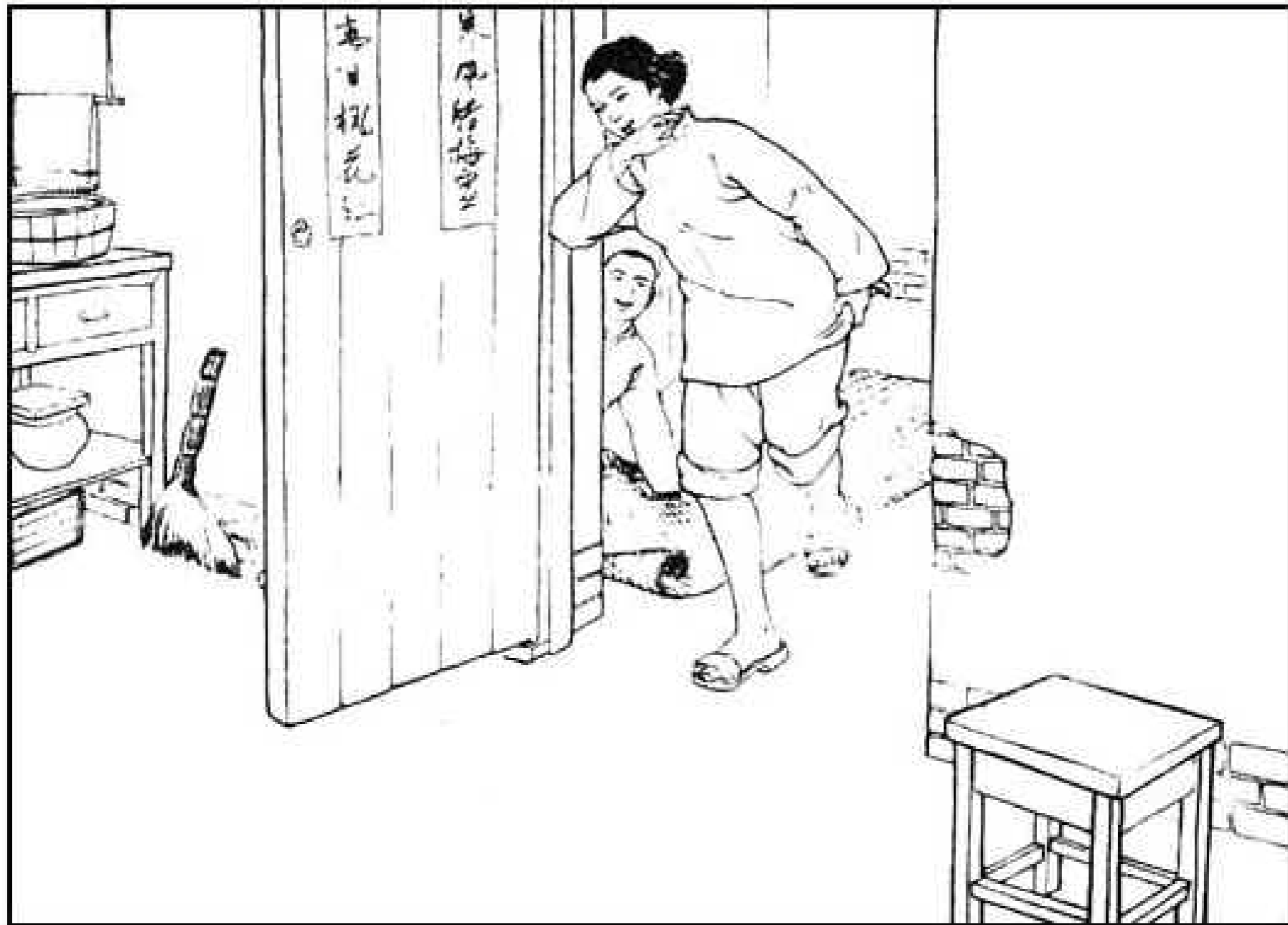
33. 四月里的一天，台风袭击了厦门岛。入晚狂风猛刮，暴雨直泻。半夜里，李悦和剑平正在赶印“五一”节传单，忽听有人“呯！呯！”的砸门，李悦嫂吓得脸都变白了。



34. 他们赶忙把传单收拾好，李悦嫂才去开门。门一开，狂风夹着暴雨掀进两个人来。李悦定睛一看，原来是邻居丁古嫂和她的女儿丁秀苇。她们浑身都被雨淋得湿漉漉的。



35. 丁秀苇是个十七八岁的女学生，人很开通，也有股调皮劲。她穿着李悦嫂给她换的一件又宽又大的衣服，跑到前厅，笑着对李悦说：“悦兄，你看我像不像个老太婆？”



36. 李悦和剑平看见她那个滑稽样，忍不住笑了，秀苇一听到剑平的笑声，才注意到还有个生人在这里，羞得红着脸急忙跑回屋里。



37. 这天晚上，李悦就把秀苇家的情况说给剑平听：她父亲丁古，是个古怪的文化人，现在漳洲教书。她是女一中学生会的积极分子，思想很进步。也但幼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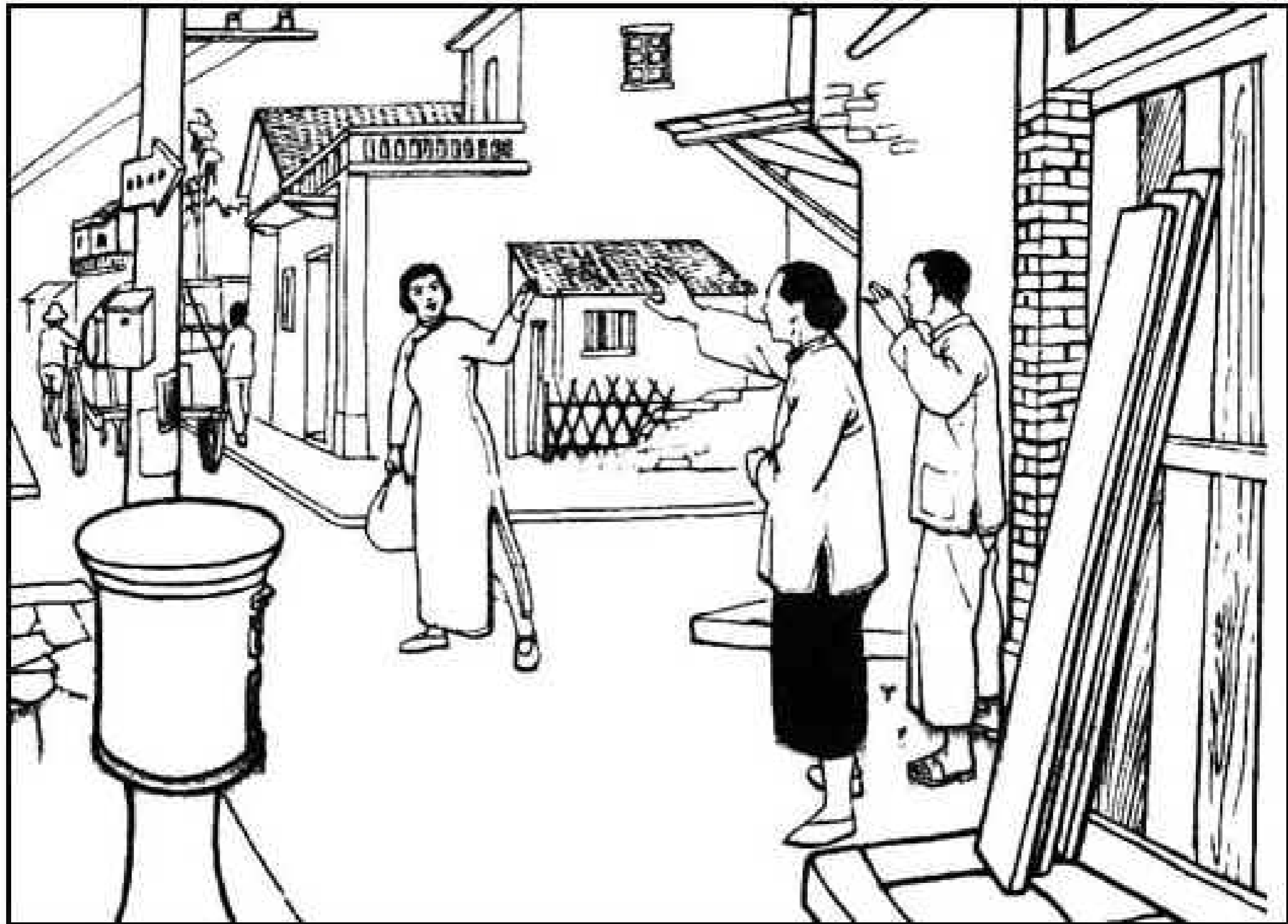
38. 剑平自从那晚见过秀苇一面，很久再没看见她了。后来秀苇进行“街头访问”工作时，常到剑平家里，两人就渐渐地混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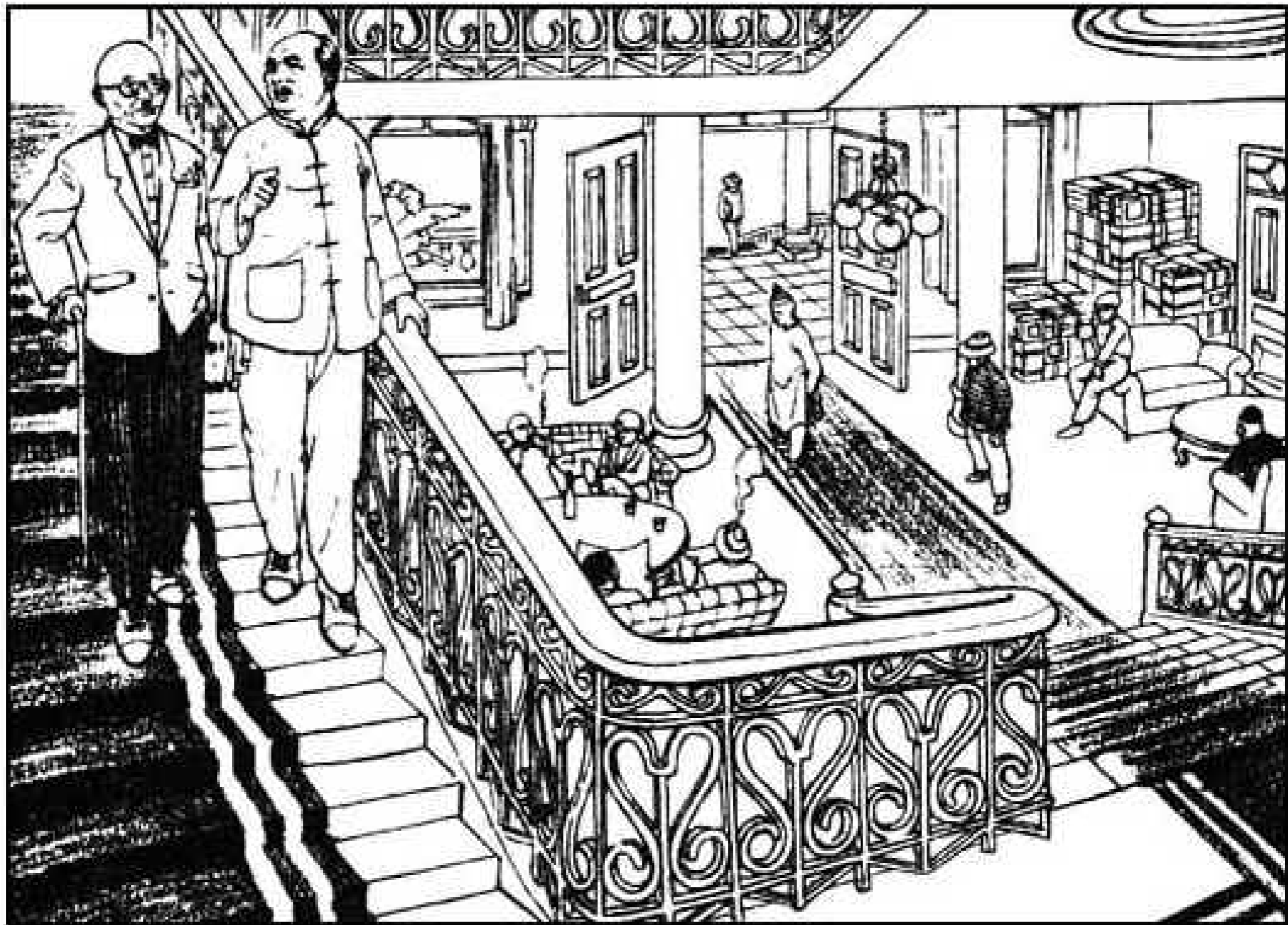
39. 剑平本来是同安人，从小死了父母，由他大伯父带大的。他大伯叫何大田，是个老漆画工，家里只有老伴和剑平三个人。因此对待秀苇就象亲生女儿一样。秀苇在剑平家，也熟得不象是个客人，常帮何伯母做活。



40. 有时候，两人讨论起问题来，亲热得像兄妹一样。何伯母常在背后对何老大说：“谁家能娶到这个媳妇，那才造化哩！”何老大明白老伴的意思，只是不作声。



41. 不久，丁古从漳州回到厦门，在“时事晚报”当了编辑，他们一家人就到报馆附近的烧酒街去住了。



42. 这时，华南汉奸组织的“福建自治会”在鼓浪秘密成立。牵线的是日本领事馆，唱开锣戏的是沈鸿国。沈鸿国的公馆里，浪人、歹狗、土匪，来往不绝。



43. 沈鴻國除了大批走私軍火、鴉片外，又在各街區設下小屠賭館，開“十二支”洗劫廈門居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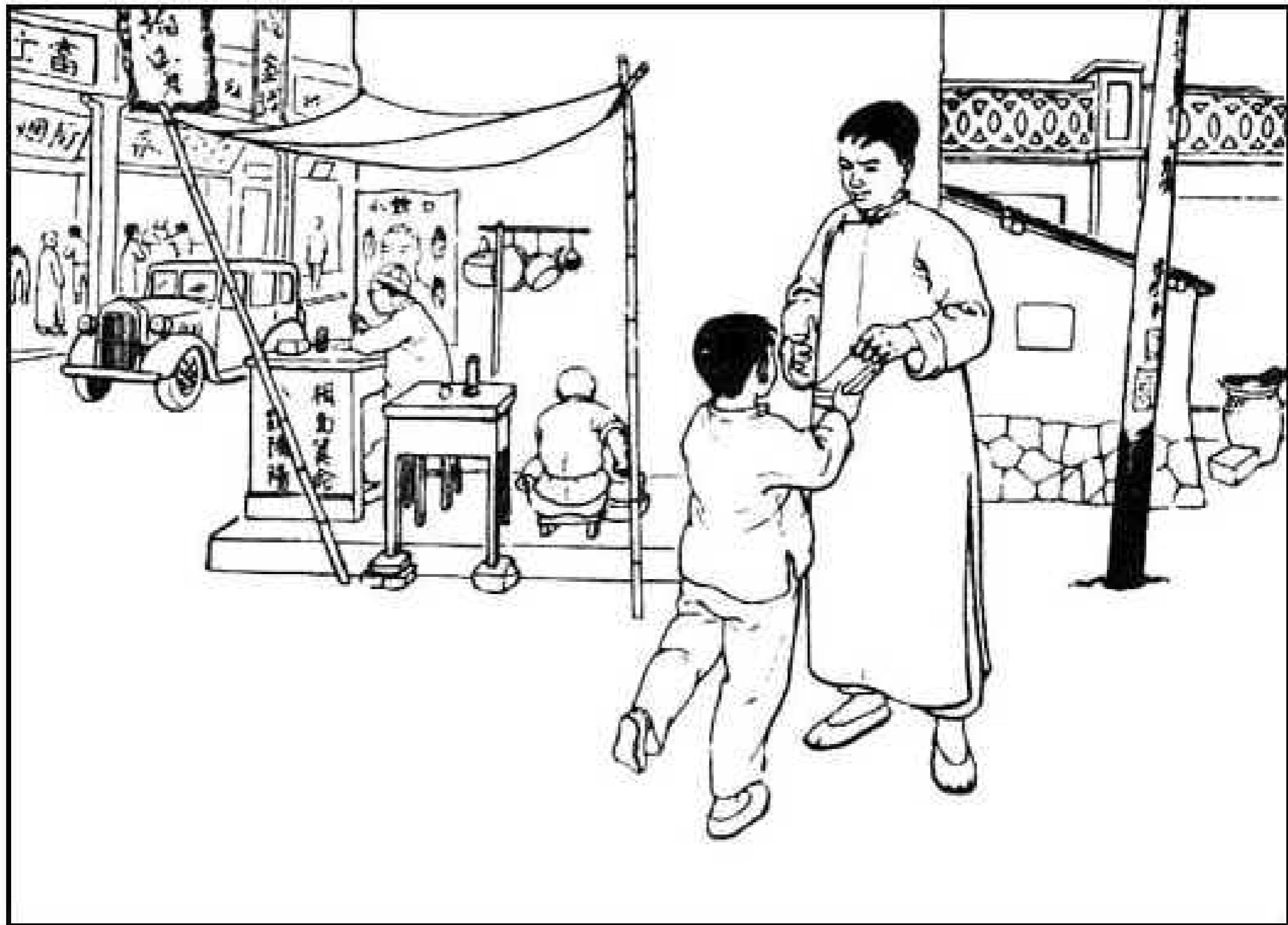


44. “十二支”很快传遍全厦门。居民们被害得倾家荡产，卖老婆、卖孩子、投海自杀的每天都有。党及时向群众揭穿了“十二支”的诈骗罪行。剑平和学员们随时都向街坊宣传。



45. 市民认识到“十二支”的害处，不但不赌了，一看到收封的狗腿子还要打。沈鸿国最后只好把“十二支”停开。





46. 剑平从学校回家，路上忽然有个十多岁的小孩，递给他一个小纸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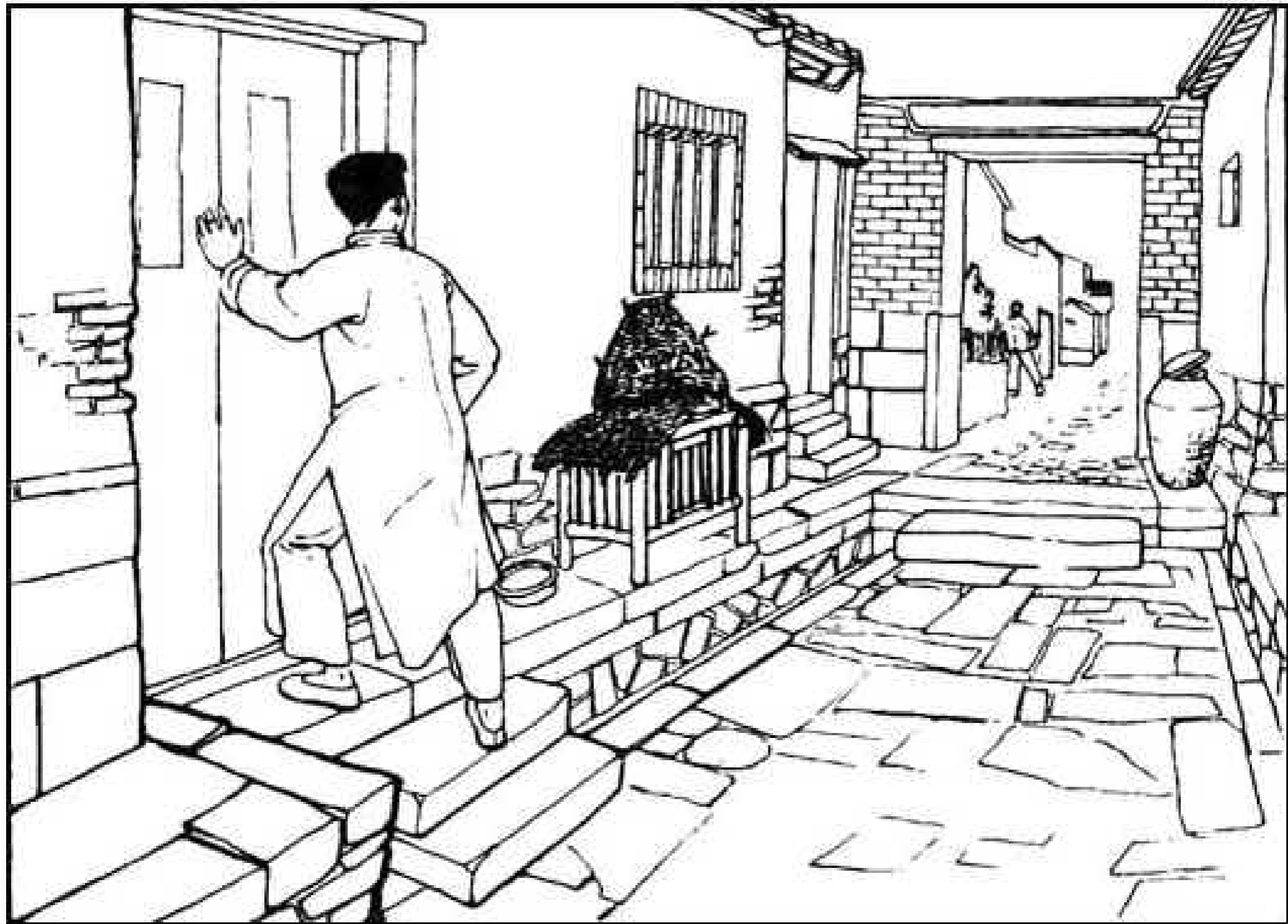
47. 他打开纸匣一看，里面有张纸条和把攘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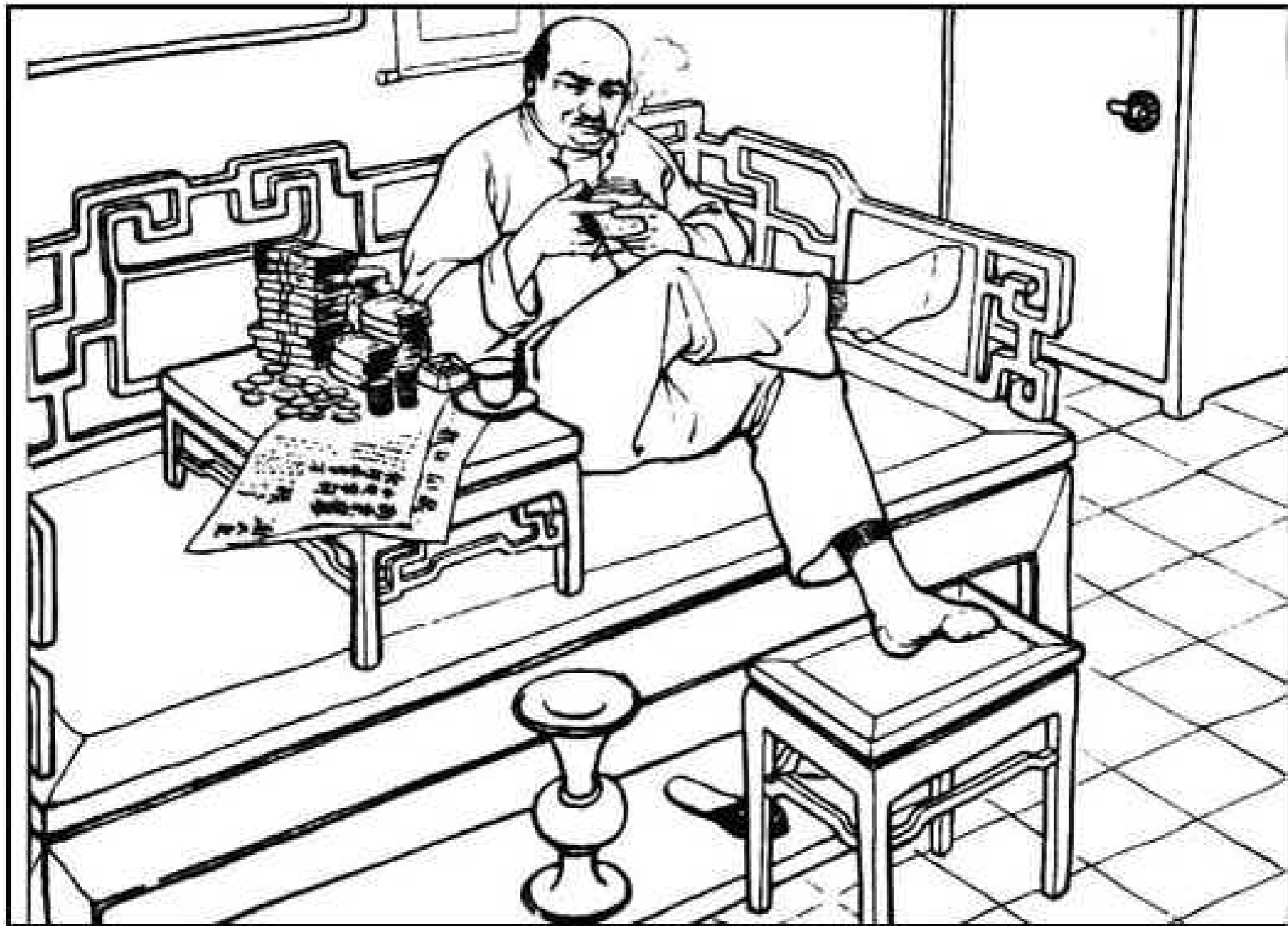
48. 剑平四下一瞧，那个小孩早已溜得无影无踪了。他一转念头，便向吴七家走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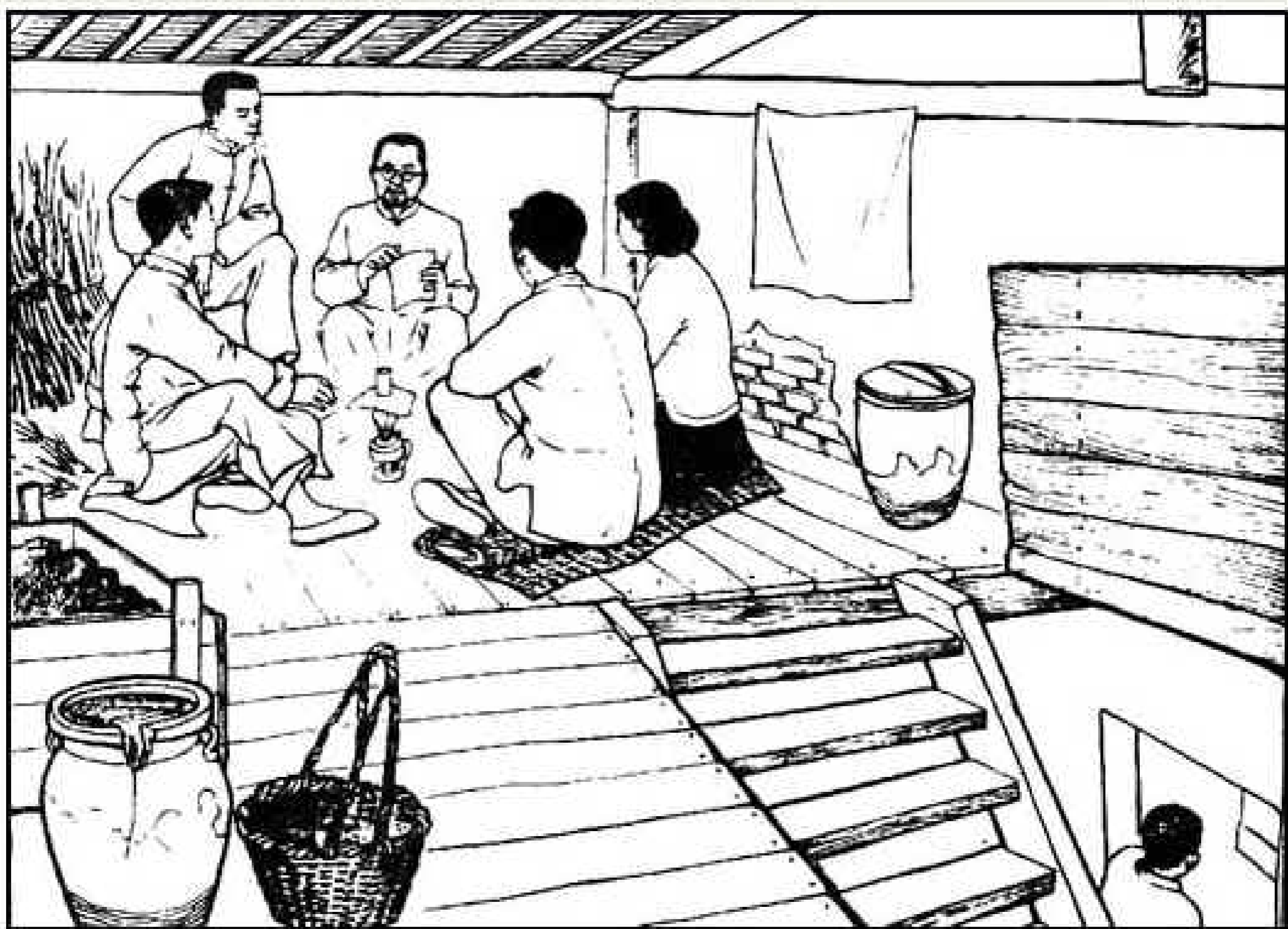
49. 剑平到了吴七家，把事情经过告诉吴七，又向他借了一把左轮带在身上。吴七要给剑平保镖，剑平笑着拒绝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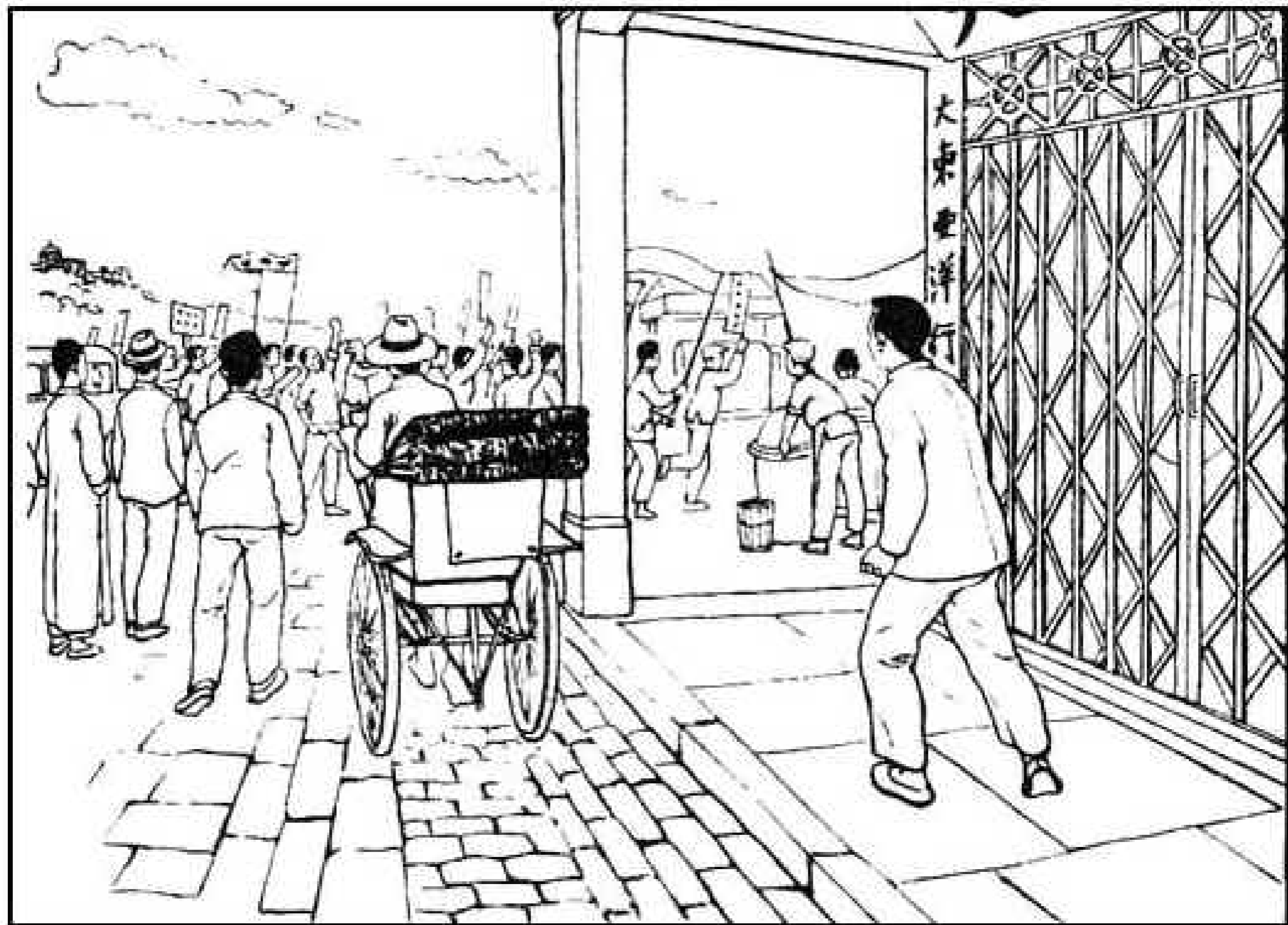
50. 剑平刚回到家门口，一扭头，看到一个高大的背影在巷口一闪就不见了。他知道吴七到底是暗地在护着他。



51. 沈鸿国开“十二支”的骗局被拆穿后，又耍起新花样，“开彩票”。他自己不出名，却在报纸上大登广告。上当的人很多，头一期就销了十几万张。



52. 有天晚上，剑平和李悦一同去参加党区委会。上给派来的联络员，向大家报告了最近华南当汉奸策动自治运动和沈鸿国开彩票的阴谋。会议最后决定：在“九一八”二周年各界游行示威这一天，发动群众起来揭穿和反对这个阴谋。



53. “九一八”二周年这天上午，群众在中山公园开过纪念大会之后，就举行示威大游行。当队伍经过日本人的银行、学校和洋行门口时，就愤怒的高喊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滚蛋！东北是我们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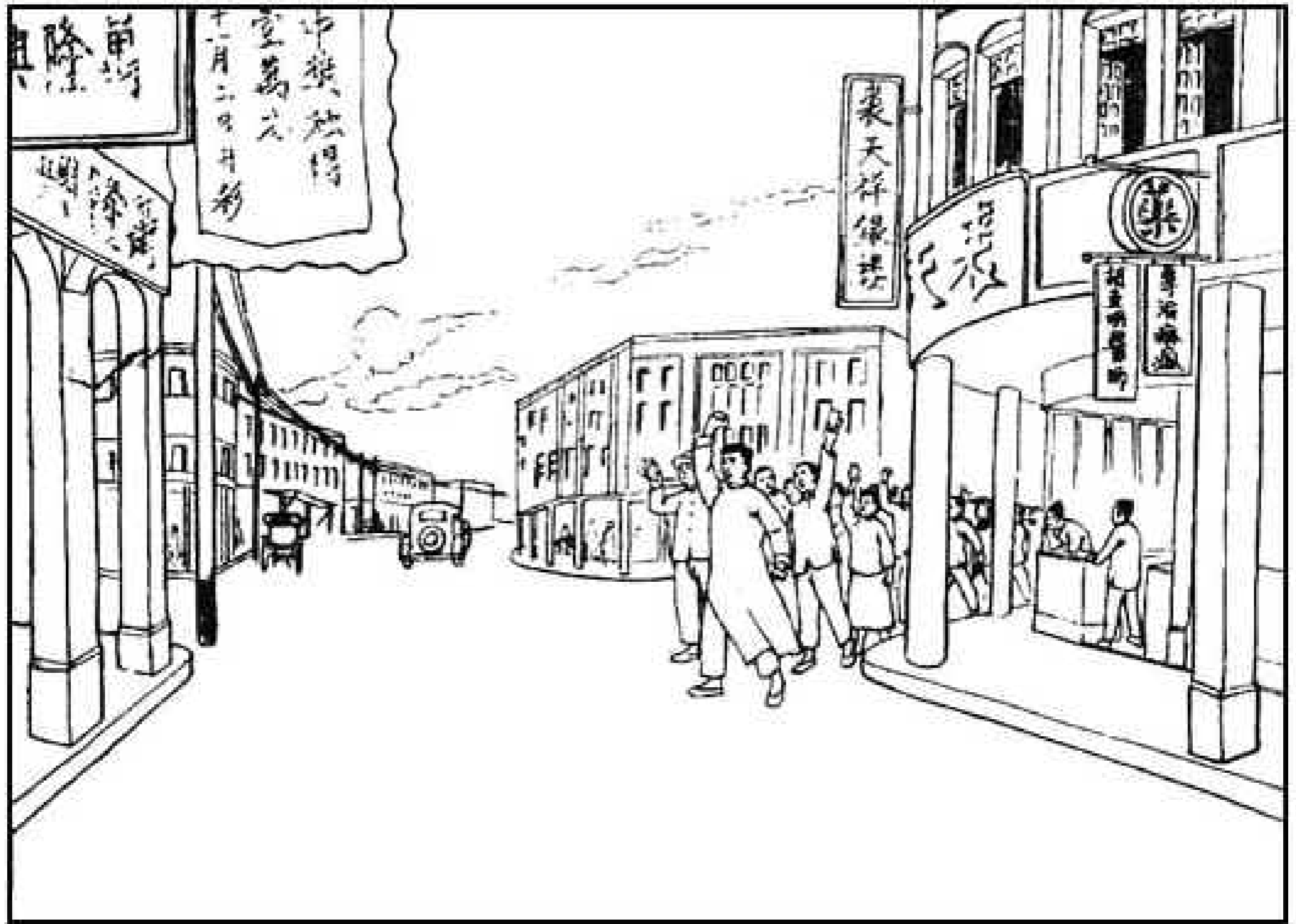




54. 中午，在海边的广场上，出现了一支年青的宣传队。秀苇慷慨激昂的讲演，常被群众的鼓掌声和口号声所淹没。剑平不自觉的望了她一眼，不知为什么，觉得她今天特别美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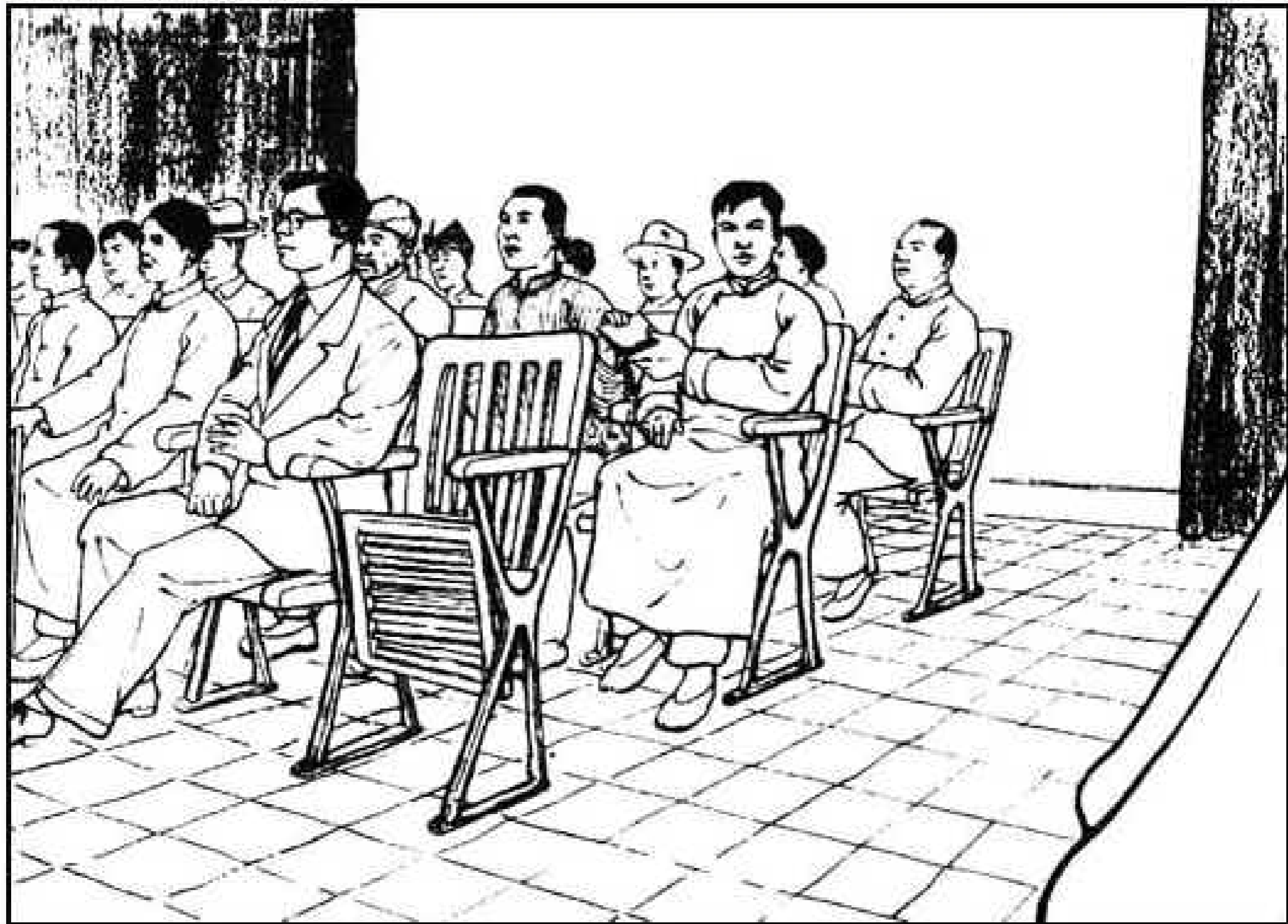
55. 秀苇讲完，剑平又接着讲。群众中有人在散发传单。剑平讲到最后，大声喊道：“我们决不上奸商的当！我们退彩票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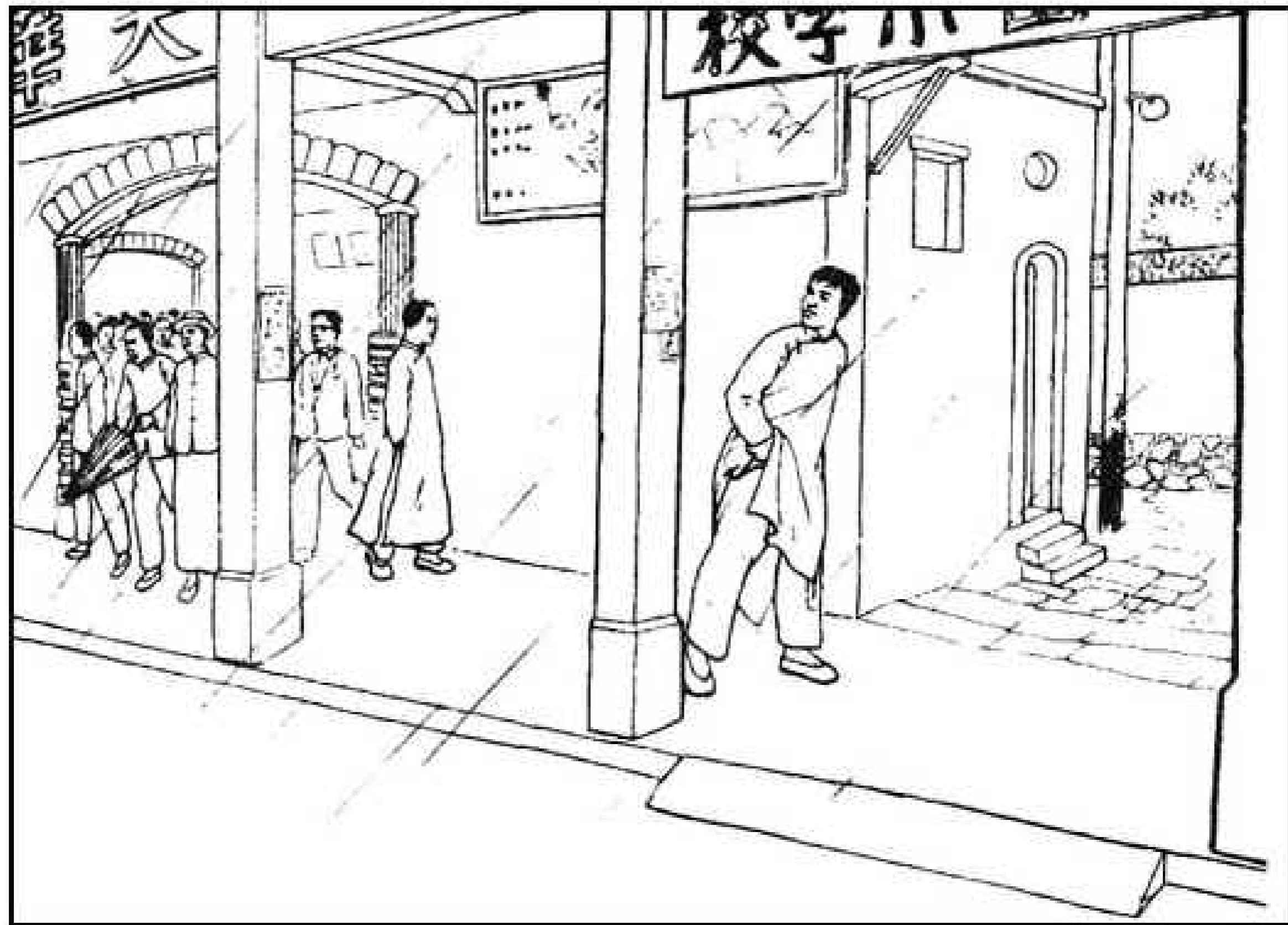
56. 剑平走到前面，后面跟着一大群人。他们向代售彩票最大的一家“万隆兴”钱庄走去。路上又有许多人加入了队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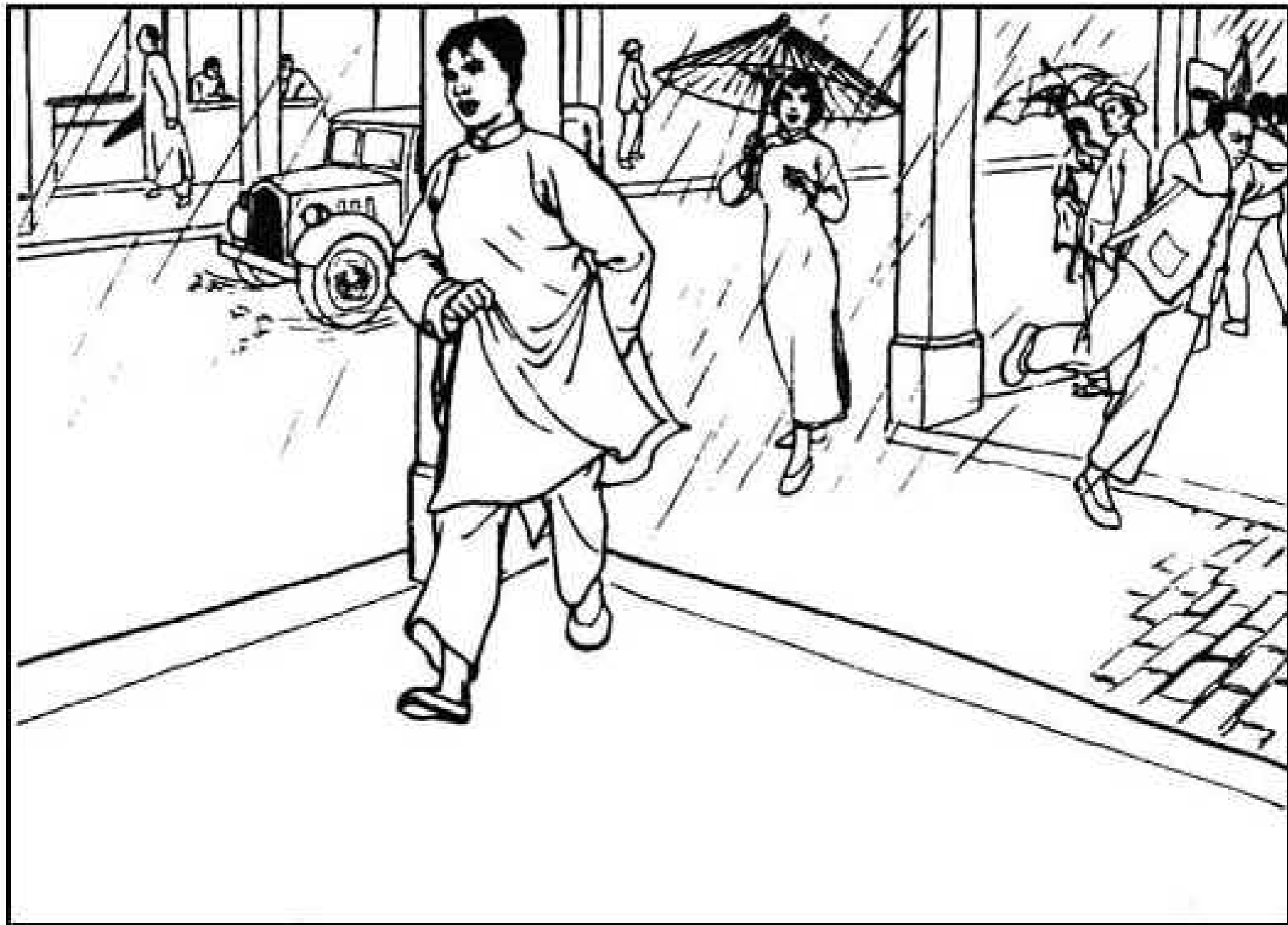
57. 剑平领着一大走到“万隆兴”钱庄。老板望着黑压压的人头，吓得连说：“照退！照退！”一家退，家家照退。有家不识相的小钱庄，被群众砸烂了框抬，最后还得照退。



58. 晚上，剑平怀着下午没有发完的几十张传单，到大华戏院看苏联影片“生路”。临散场时，他把传单迅速的传递给观众。大家还以为是戏院里发的“影刊”呢。



59. 剑平趁电灯还没亮，就溜出戏院。外面正下着大雨。他混在人群里走了十几步，听到背后哄哄的，回头一看，戏院已散场了。



60. 他看到许多观众里还拿着自以为是“影刊”的传单呢。他认出一个暗探在人丛里东张西望，不由得暗暗发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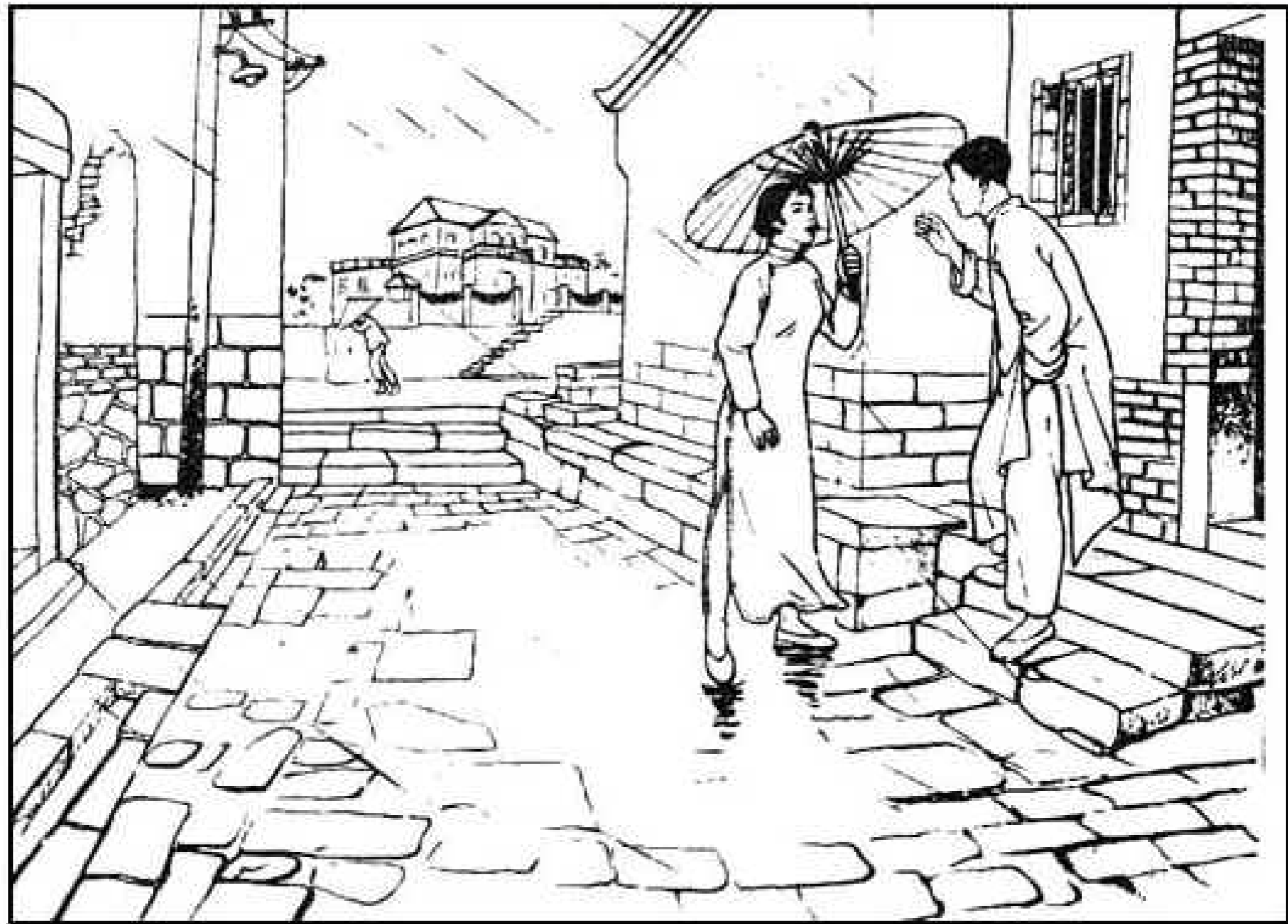


61. 忽然秀苇从后面赶来，她看到剑平没有雨伞，就邀他一起走。剑平趁机钻进雨伞下面。仿佛听到人行道上传来急促的脚步声，便拉着秀苇，穿过人群，拐向横马路去。





62. 路上，剑平问起秀苇的新居，秀苇说：“倒霉透了，同楼有个外号叫黑鲨的流氓，成天妓女来来往往。妈妈很想再搬家。”剑平一听说，也希望她另搬个地方。



63. 雨下得很大，他们可又走得很慢。到了剑平家门口，秀苇才折回家去。剑平看她淋得浑身透湿。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难过。



64. 秀苇受了凉。回家就病了。第二天，她外祖父做寿，爸妈都去拜寿。她不能去。忽然听得一阵楼梯声响，接着那个流氓黑鲨像对人说：楼上的人都出去了，到我房里谈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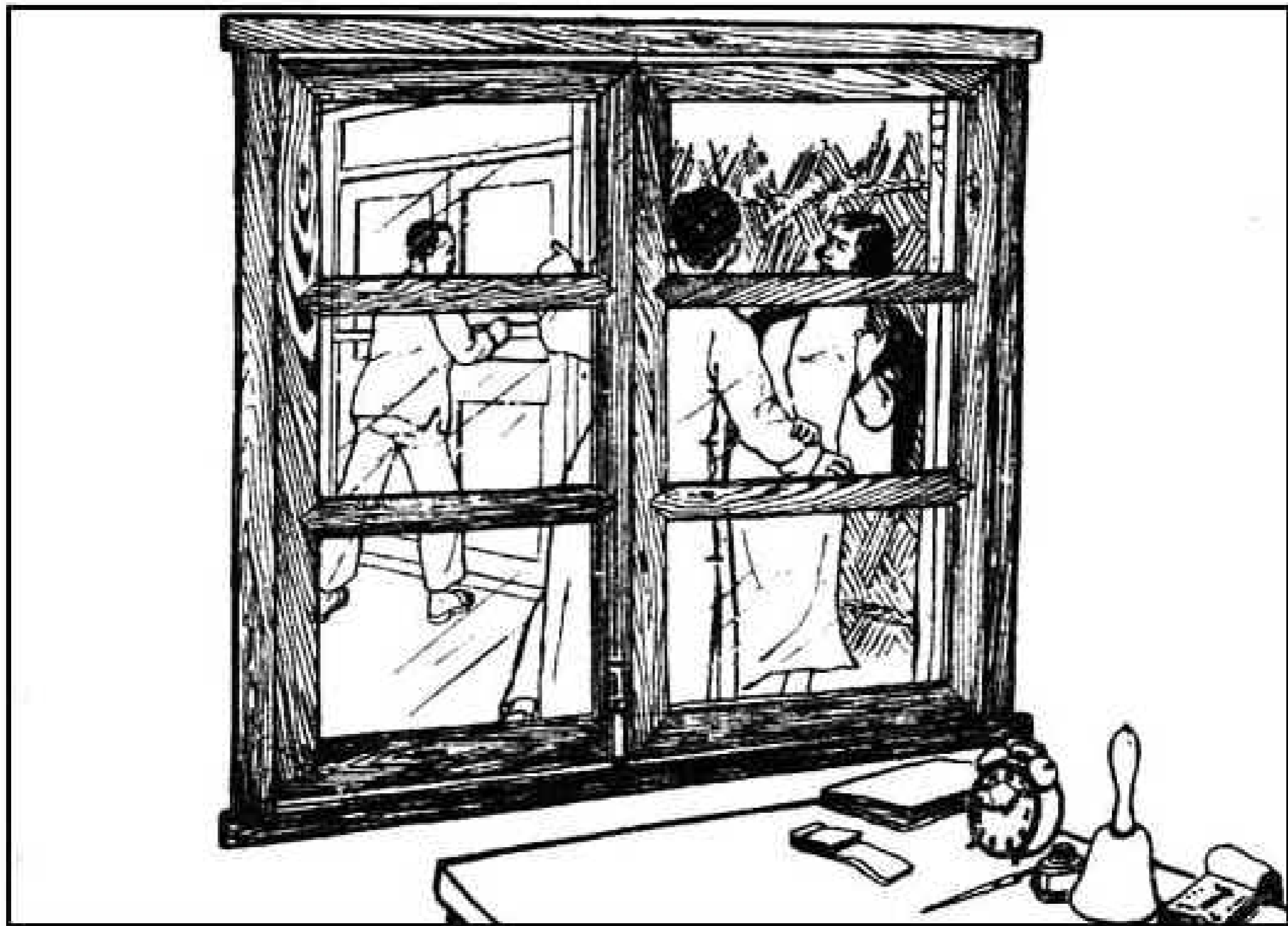
65. 秀苇忽听得黑鲨提到“剑平”的名字，不禁心里一跳，忙伏在板逢里偷看。六条黑影在吱吱喳喳地商量着，说要趁剑平从夜校回家时，在路上把他暗杀掉。如果没有回家，就干脆摸进学校去干掉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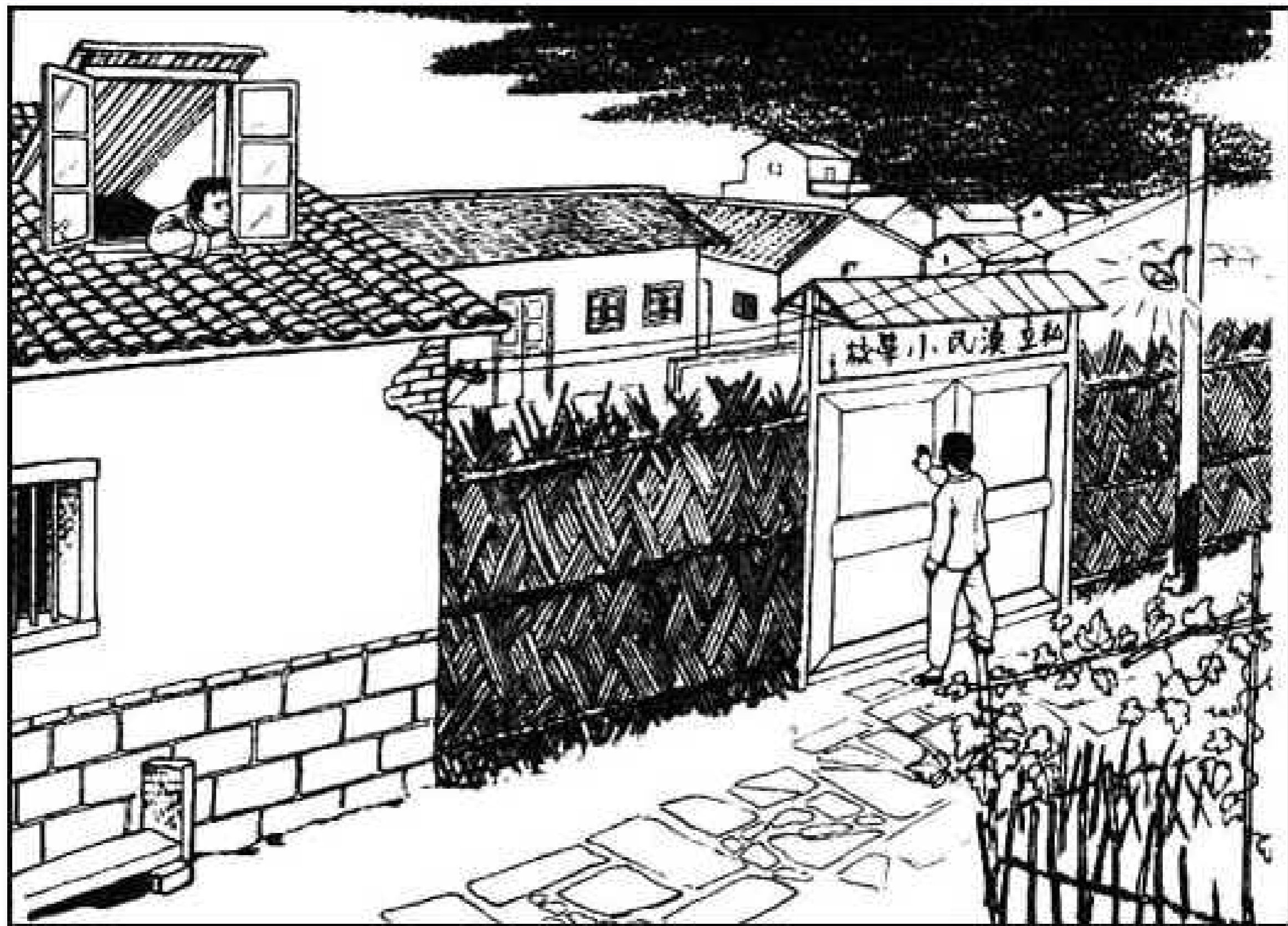
66. 秀苇浑身一抖。好不容易等到那些流氓呼啸下楼去了，才套上鞋子，披了衣服。顾不得头重脚轻，锁上房门，一口气直往夜校去。



67. 她刚跑到学校正好碰到剑平走出来，便慌忙把剑平一推，关起大门，气喘喘的说：“你不能走，今晚黑鲨要暗杀你……”



68. 剑平听她说完，瞧瞧壁上的钟已经九点多了。正在考虑要怎样脱身，忽听有人咚咚的敲起门来。



69. 秀苇以为是黑鲨他们找来了。吓得浑身发抖。剑平叫校工不要开门，跑进门房里，跳上桌子，从一个朝外的小窗户望出去，却是吴七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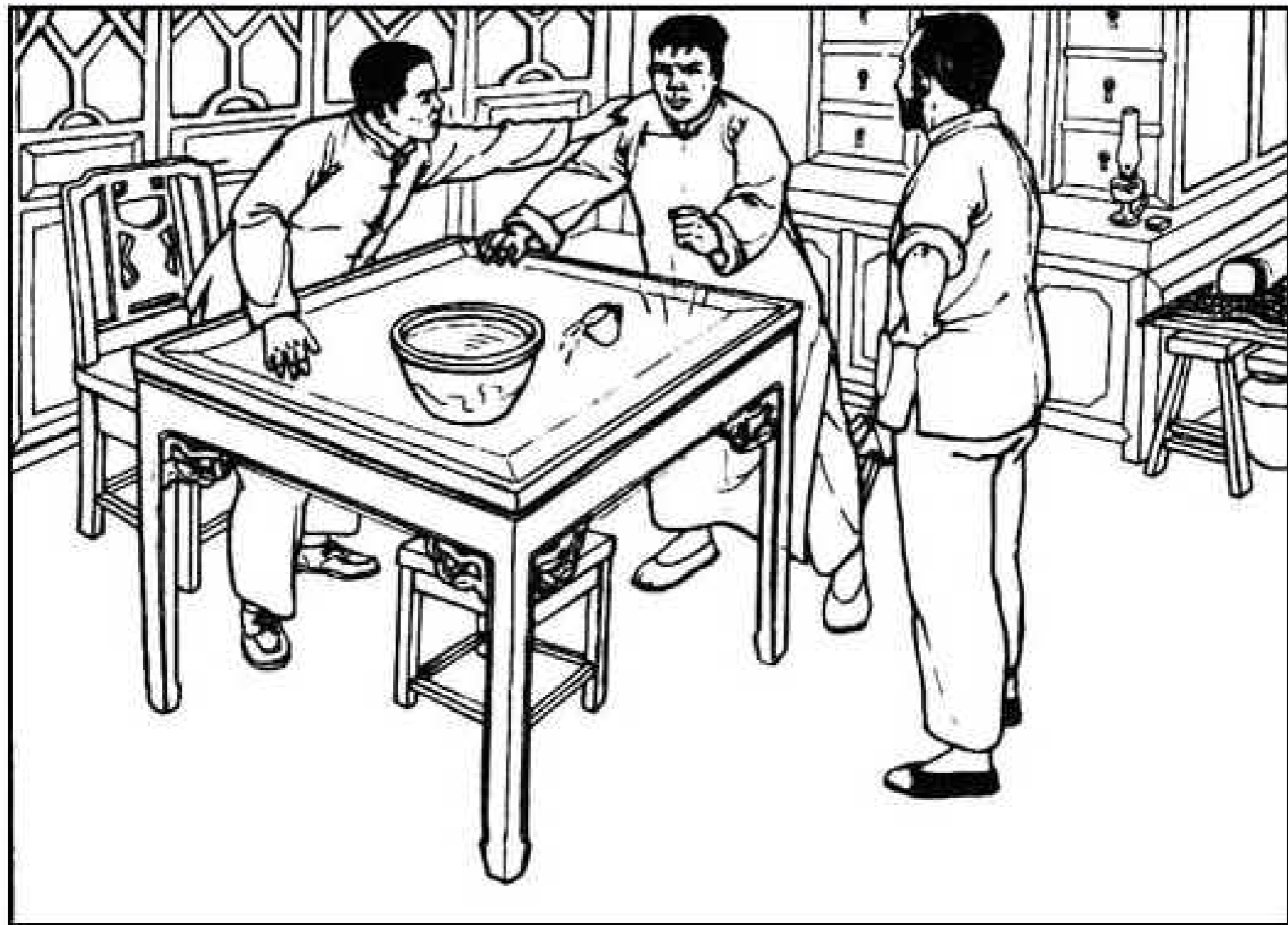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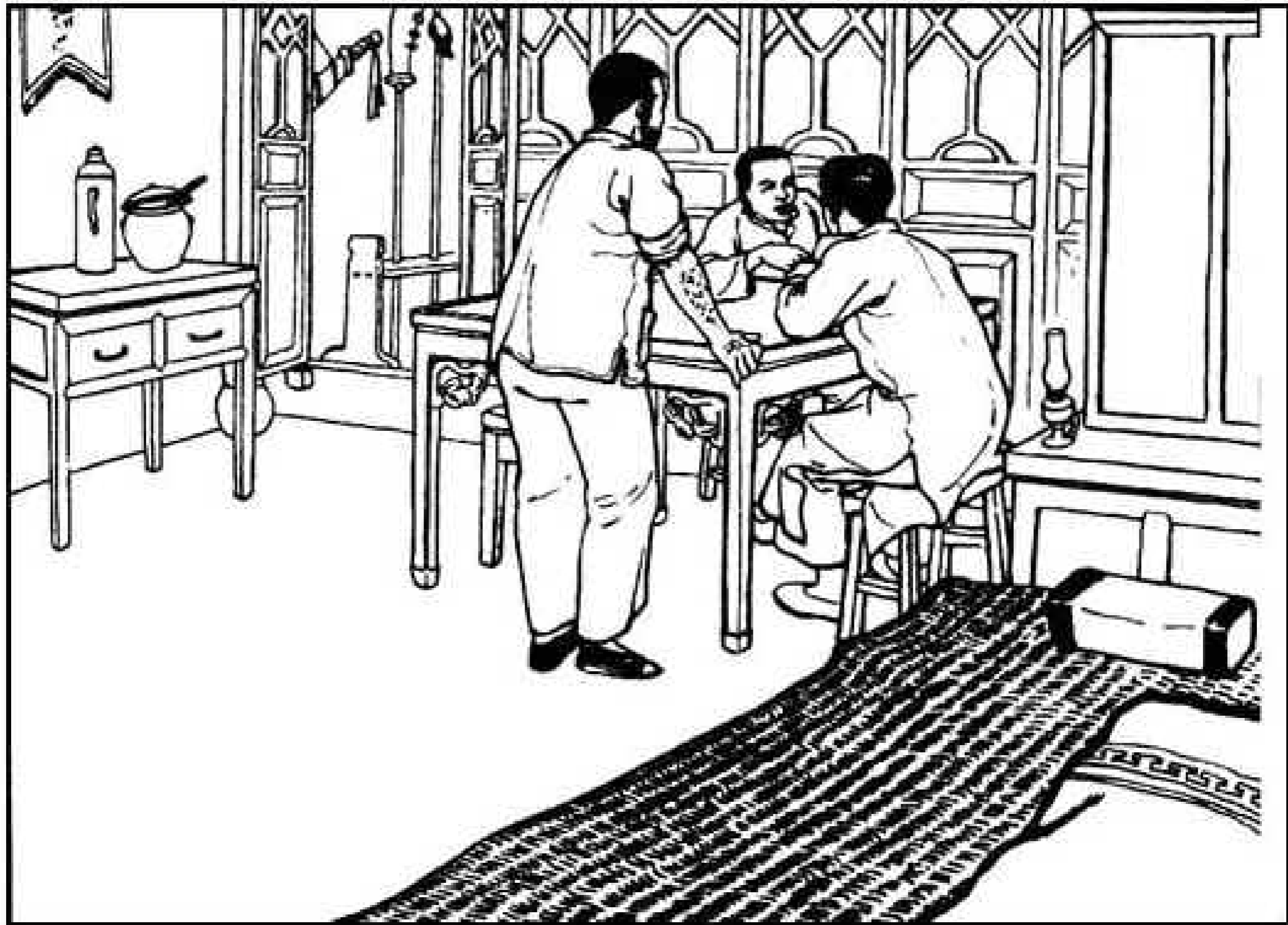
70. 吴七进来后，秀苇又把情况告诉他。吴七气得掏出手枪，马上要找黑鲨算账。最后还是剑平想出一个主意，说要到吴七家去睡觉，叫吴七陪他一同去，才好歹把吴七拦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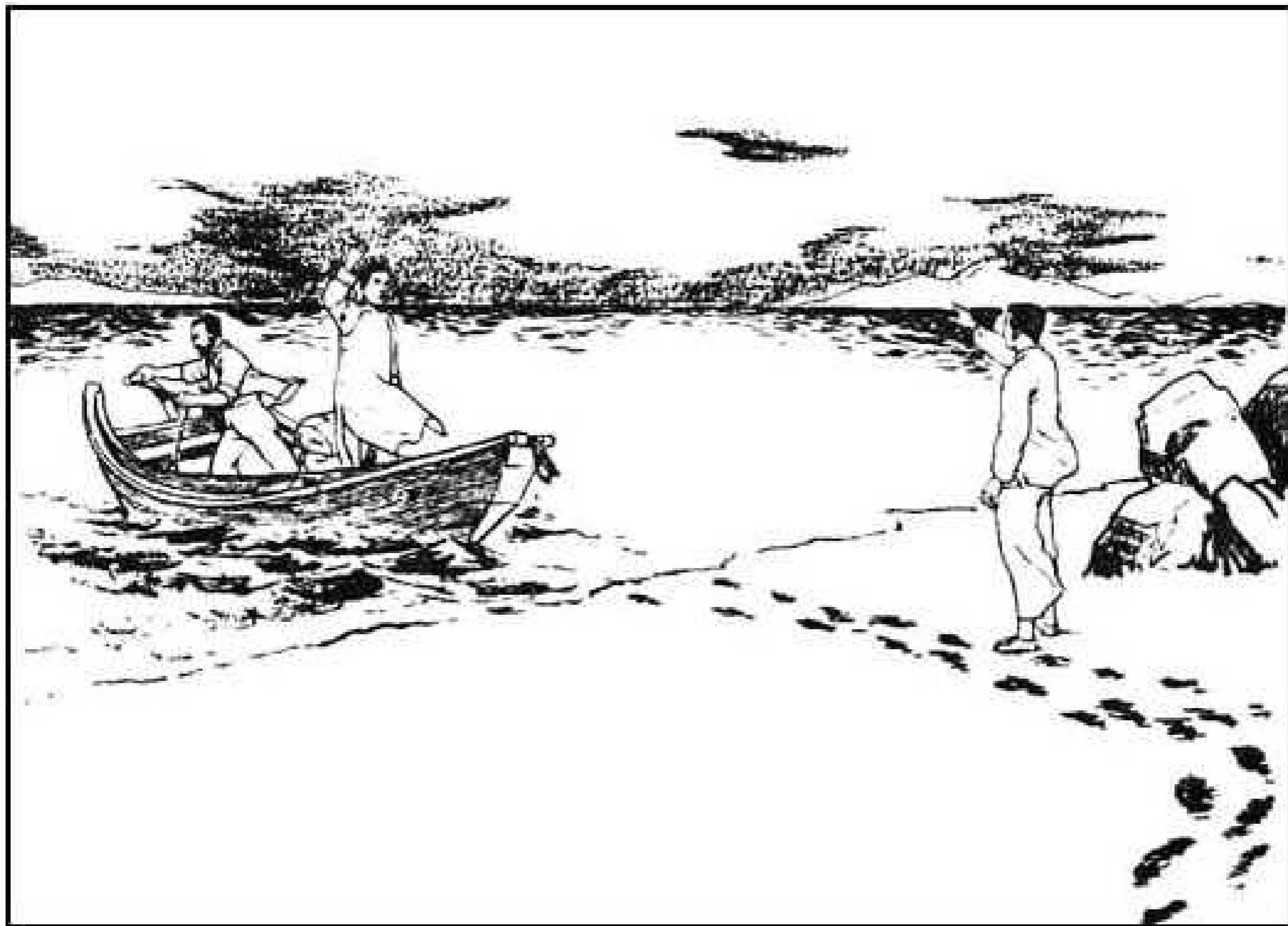
71. 剑平、吴七和秀苇离开学校，抄小路往吴七家走去。到了观音桥要和秀苇分手时，剑平嘱咐她到他家里跟他伯父交代一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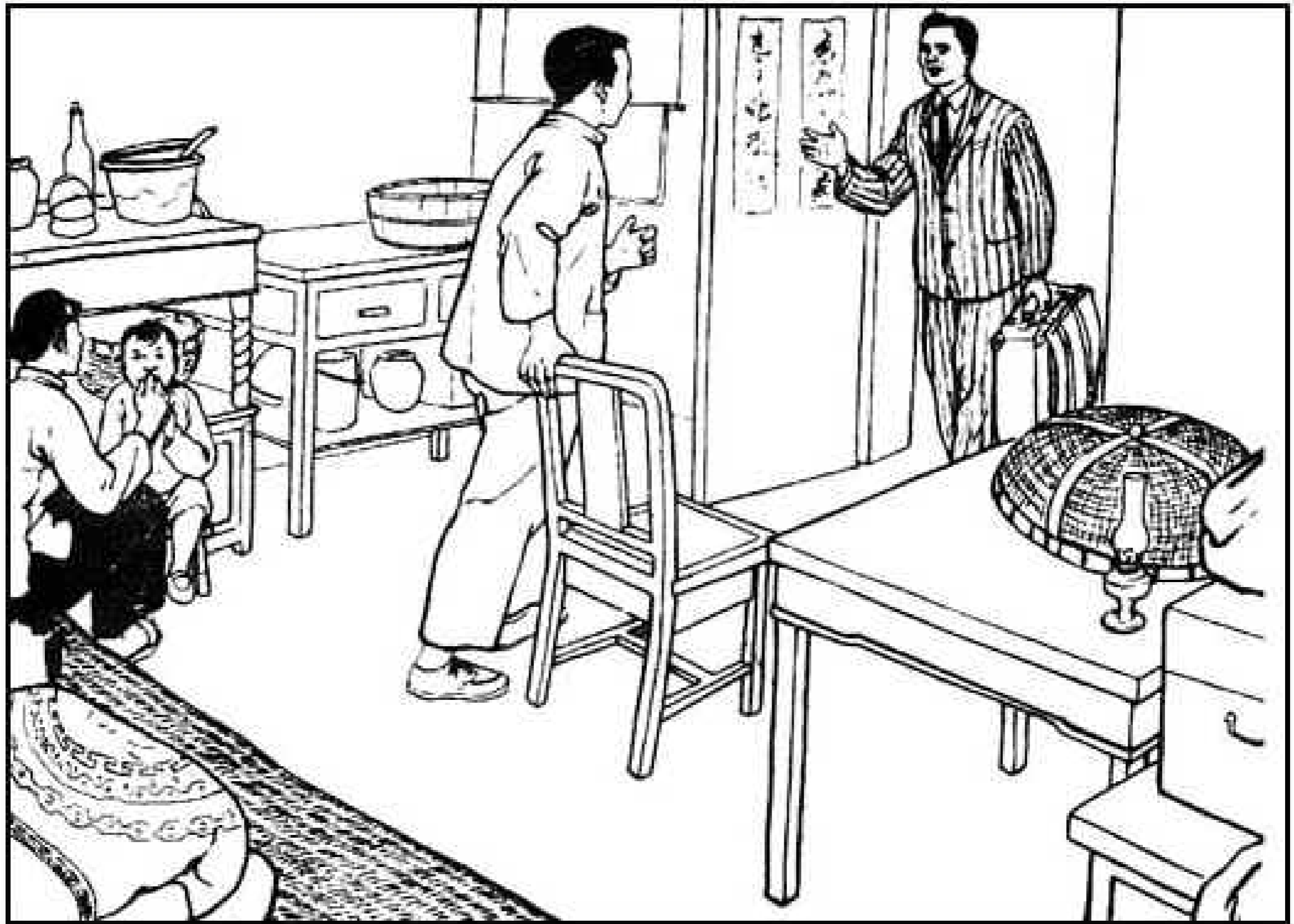
72. 第二天，李悦赶到吴七家，告诉剑平说：“昨晚那些坏蛋到夜校搜不到人，又到剑平家，还是搜不到，就把他伯父打了一顿。”剑平气得要找黑鲨拼命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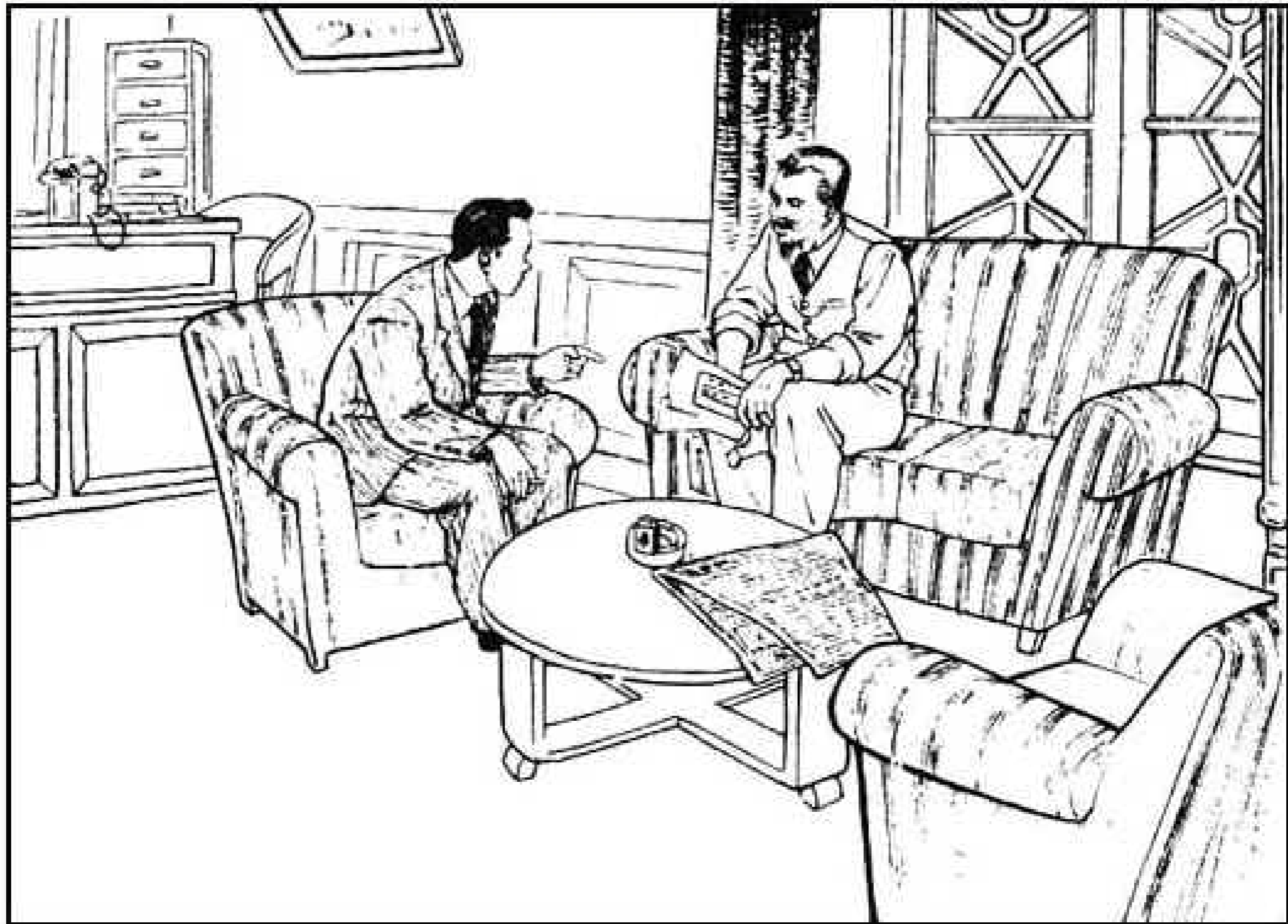
73. 李悦把剑平按在椅子上，安慰他。又告诉他上级根据目前情况，决定叫他暂时离开厦门，到闽西去。剑平一时想不通，认为夜校不能停办。李悦说：“夜校会有人接替的，不用担心。那边也需要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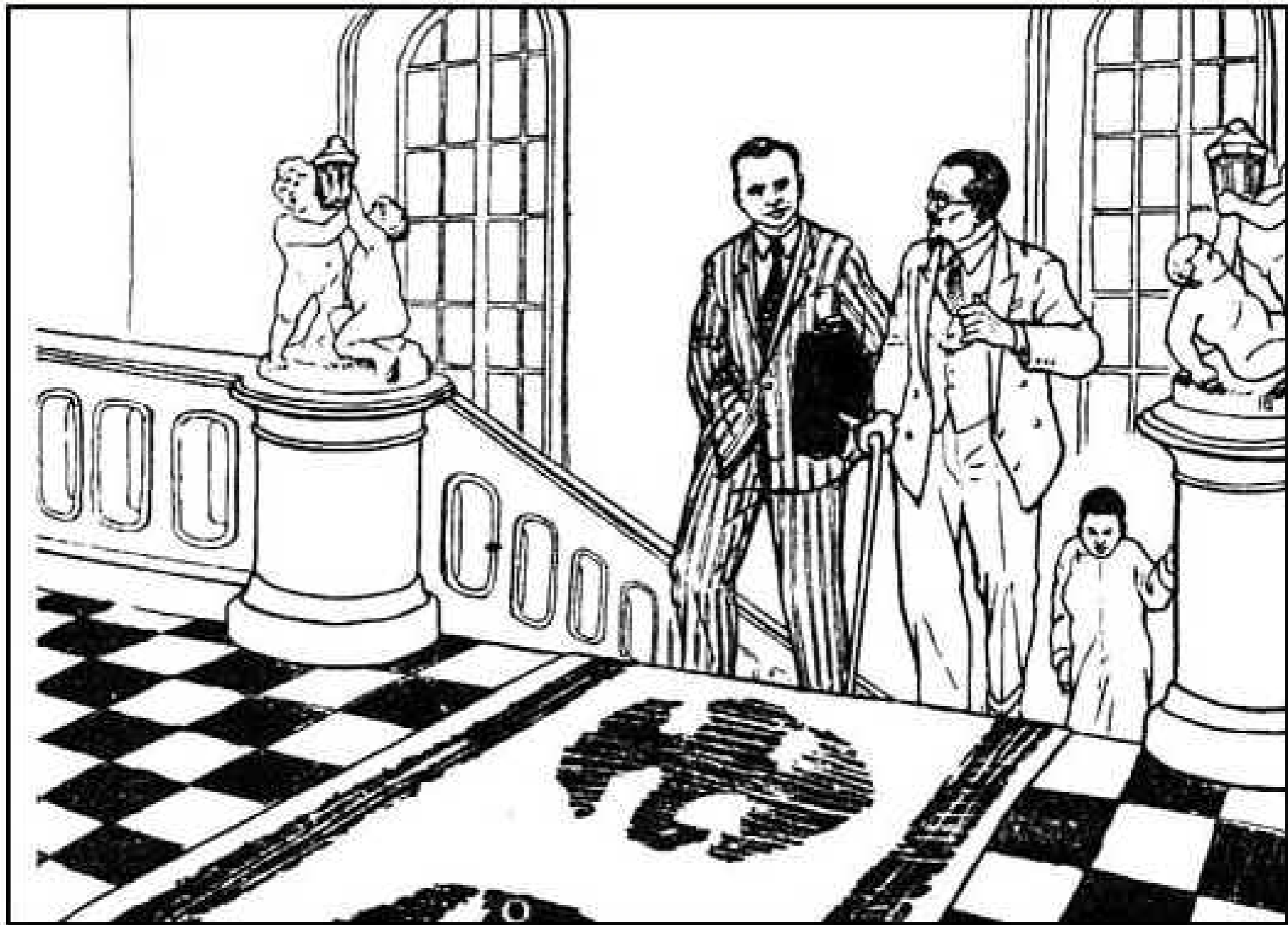
74. 就在这天夜里，吴七又用船把剑平载到白水营。第二天，剑平找到联络的关系，就离开那边到长汀去了。



75. 为了加强厦门革命工作领导，和黑暗势力展开激烈的斗争，党从闽东游击调派陈四敏同志来帮助李悦工作，后来。四敏也学会了排字，成为李悦一个有力的助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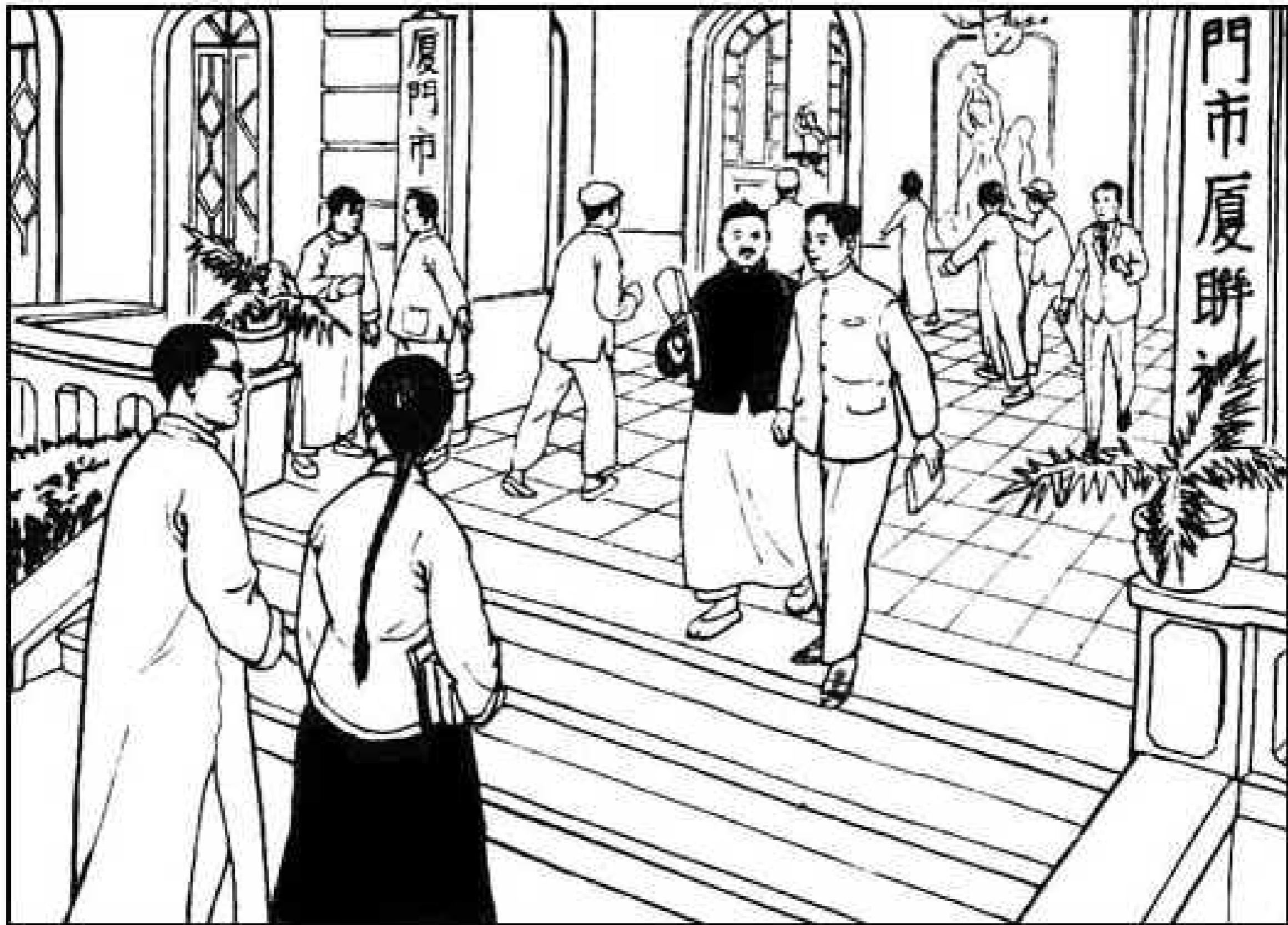


76. 不久，陈四敏得到党组织关系的介绍，到滨海中学教书。校长薛嘉黍是一个毁家兴学的老华侨，很有名望，敢于揭发反动政府的劣政。厦门官老爷都讨厌他，也很怕他。



77. 党又通过薛嘉黍出面组织厦联社，并推他担任社长，他也很器重四敏的才能，曾私下对四敏说：“凡是我不敢干的，让我来出面干吧。我不怕他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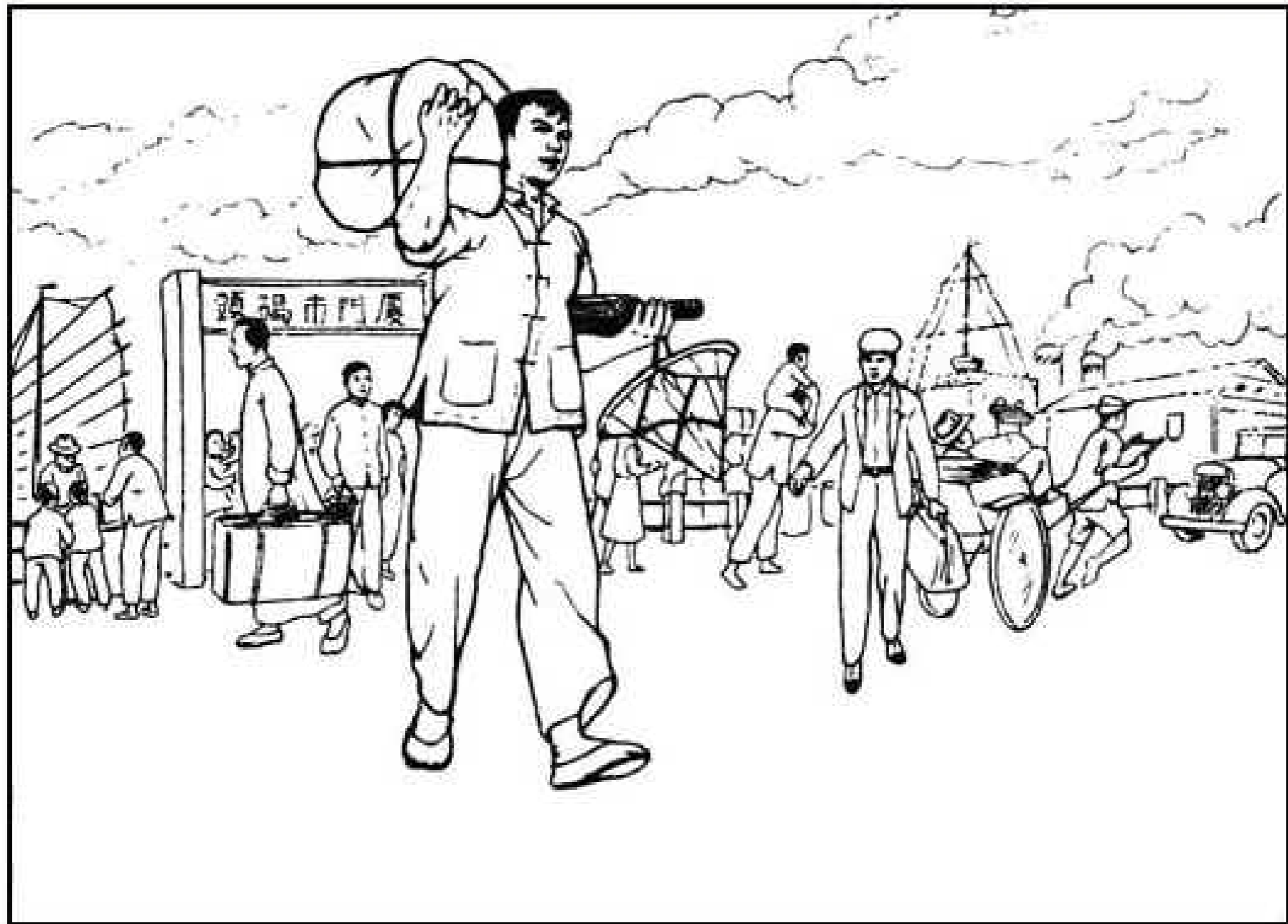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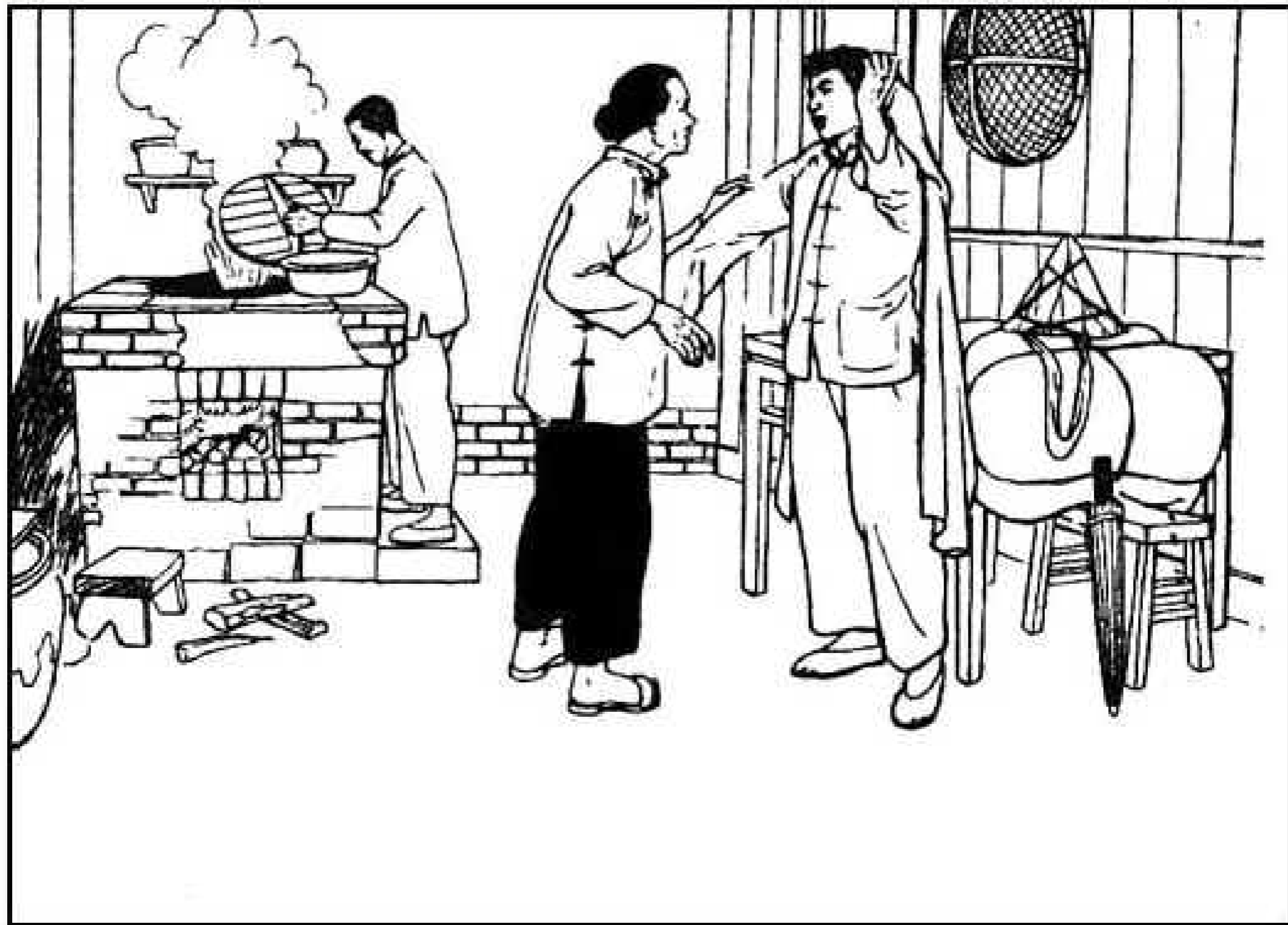
78. 厦联社组织了各种学术研究会。组织剧团，歌咏团，开办业余补习学校，利用各文化机关团体来进行活动，很快的发展了社员七百多个，大部分是滨海中学的教员和学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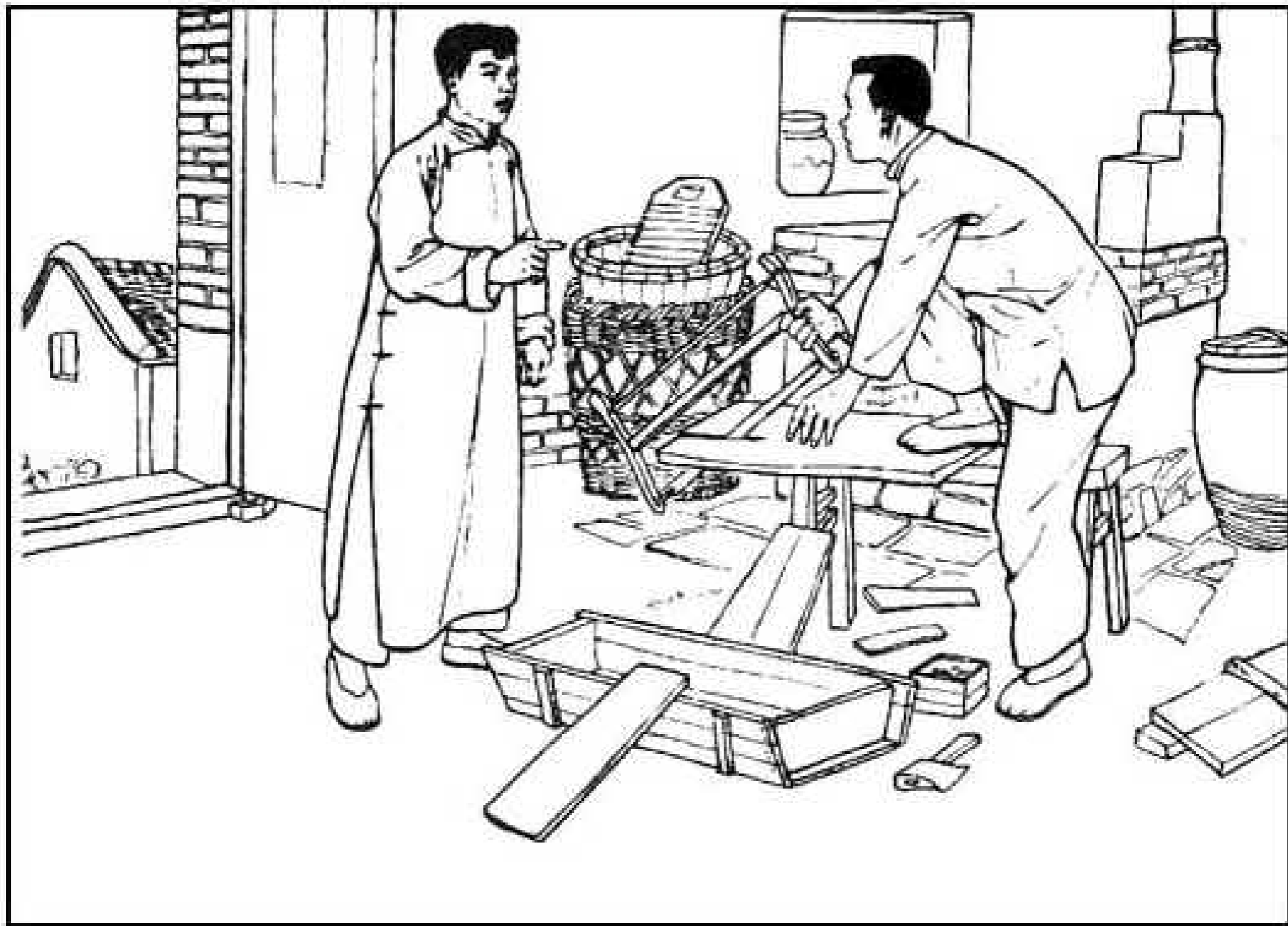
79. 在进步力量蓬勃发展的同时，敌人那边也有很大变化。沈鸿国为了争风吃醋，被自己的爪牙暗杀了。代替他的是沈奎政。沈鸿国的公馆依旧是他们的巢穴。



80. 1936年2月，劍平在閩西接到李悅托人捎去的信，經當地黨組織同意，就趕回廈門。當他一踏上這孤島時，感到又親切，又新鮮，好像一切都陌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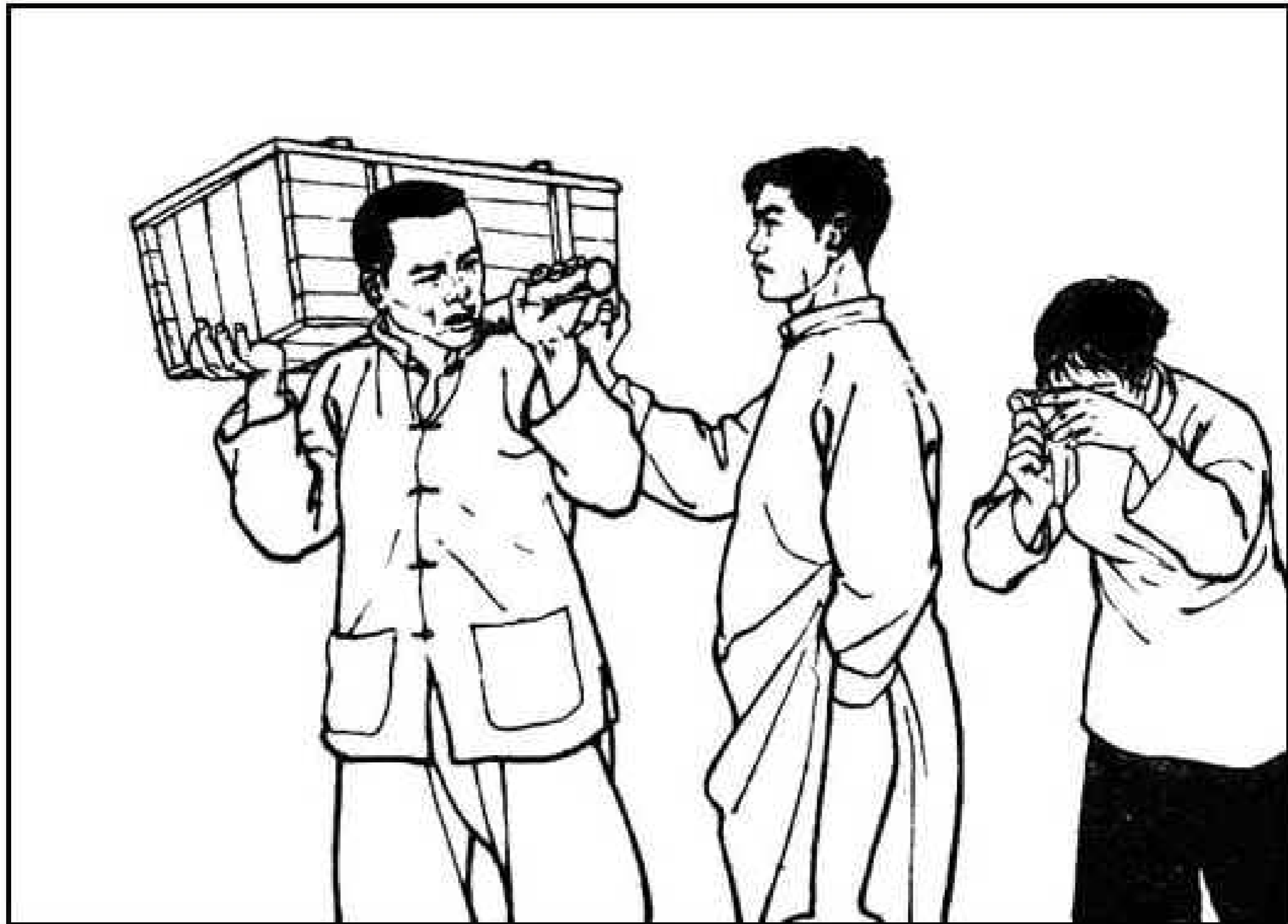
81. 剑平赶回家里，他伯父母看到离家两年多的侄子回来了，都年轻了十岁。又是忙着煮线面，又是拉着谈家常。剑平却急着要找李悦去，穿着大褂就往李悦家走。



82. 到了李悦家。李悦正埋头锯着木板，看见剑平进来，先怔了一下，随即叫他进屋里坐，没有顾得见面时的快乐。剑平问他钉箱子干吗？他淡淡的答道：“不是箱子，是棺材！”



83. 剑平走进屋里，看见他们唯一的孩子——小季儿直挺挺的躺在床上。李悦嫂坐在床沿痛哭。剑平难过得说不出话。他明白这一对夫妇内心的哀痛。



84. 李悦钉好木箱，把小季儿放进去，又轻轻的钉牢。忽后叫剑平帮忙把木箱抬起搁在肩上，就拿着锄头走出家门。回头叫剑平先等一等。



85. 剑平呆了一下，也默默地跟着走。李悦歪低着头，似乎有看不见的悲哀压着他。剑平很了解，李悦嫂曾经生过一场大病，不能再生育了。秀儿的死，对他们的打击是很重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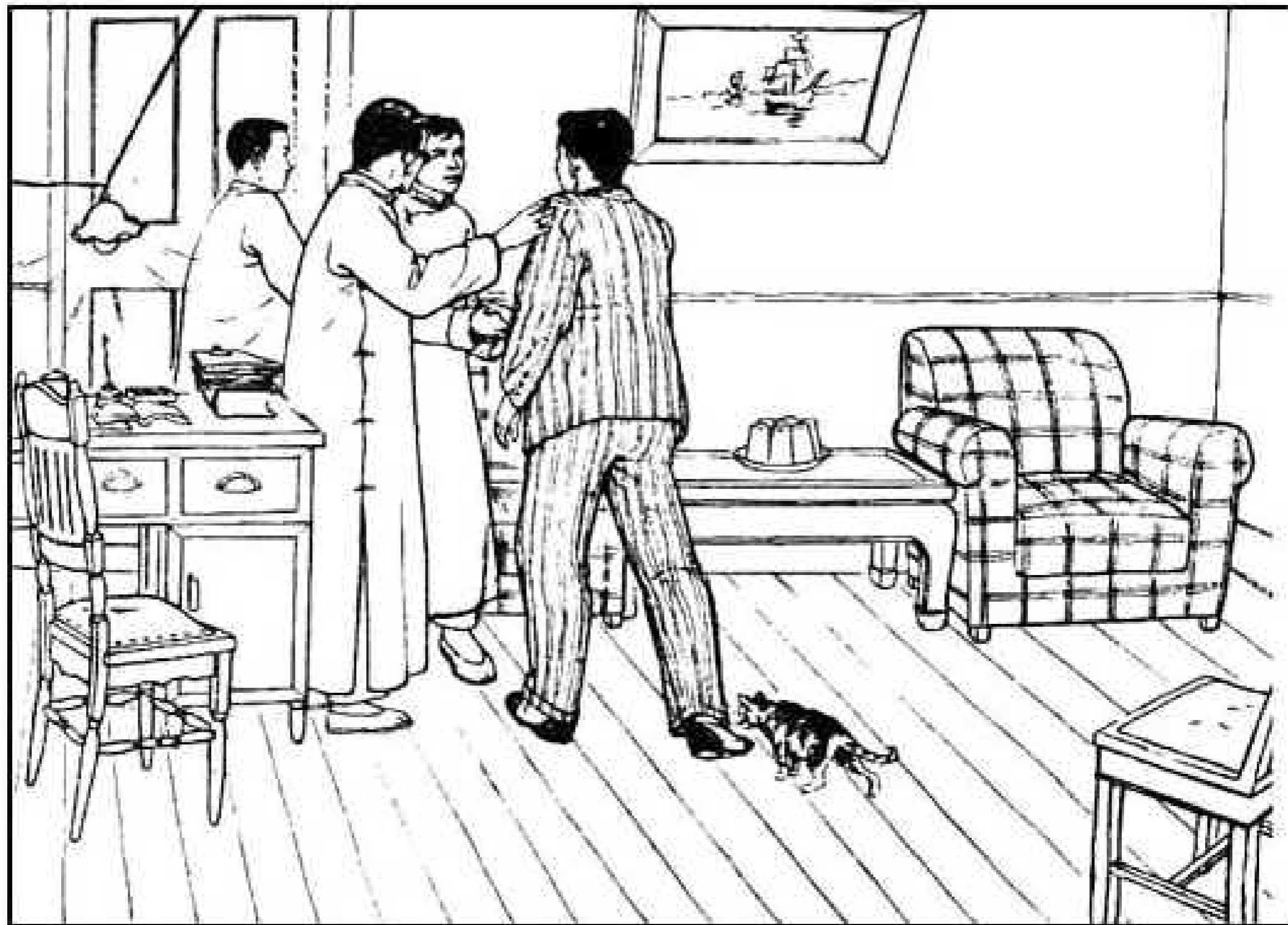
86. 埋好了季儿。李悦问剑平：回厦时吴坚有什么交代？剑平说有信给他，过两天郑羽会带来。接着李悦就介绍两年来厦门的变化，又说已替他安插在滨海中学附小教书。剑平高兴得叫起来：“这回可以大干一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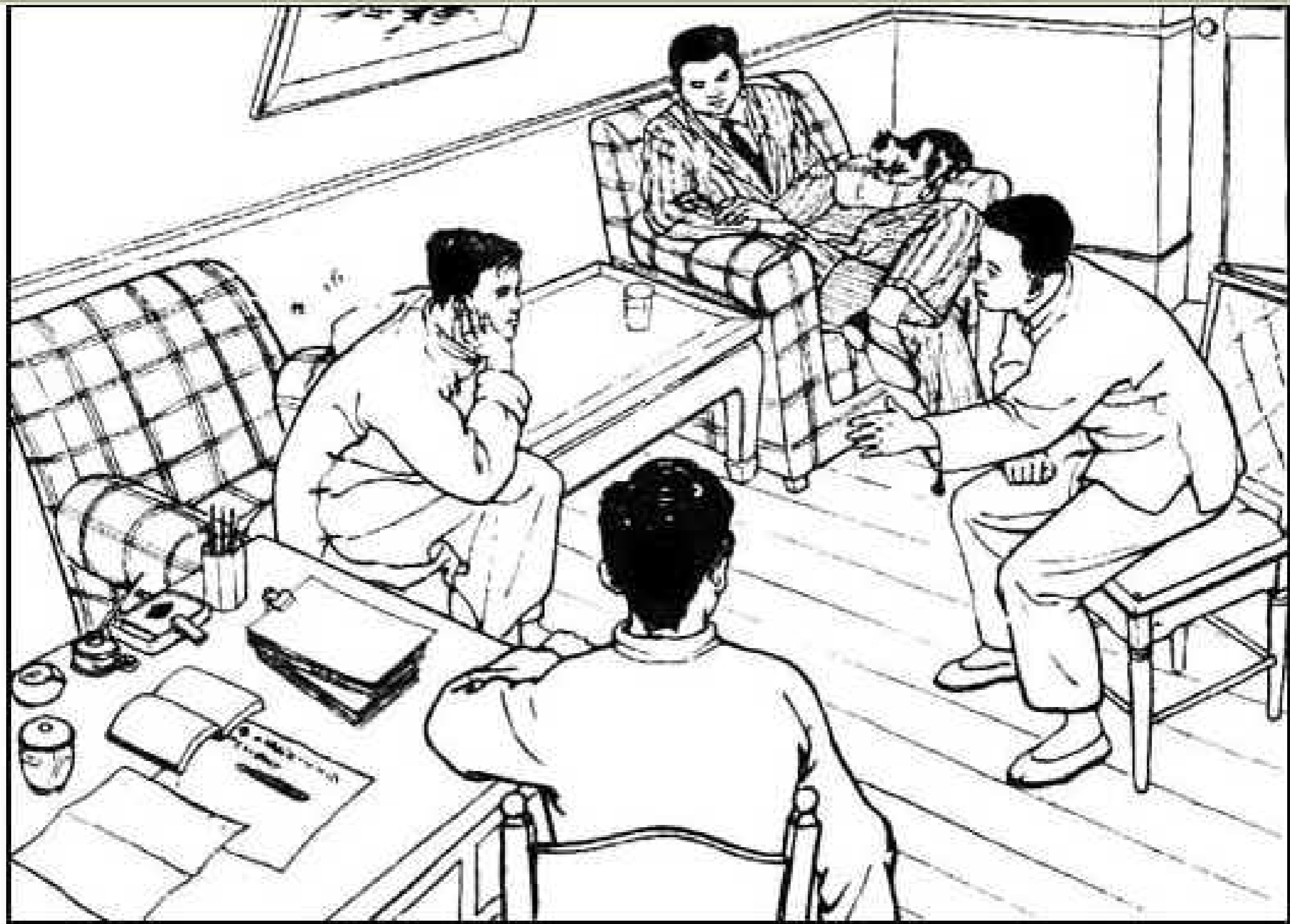
87. 李悦说：“目前工作照样是艰苦而复什，前两天蒋介石才颁布了‘维持治安紧急治罪法’。厦门的特务也多起来了”。又说侦缉处处长是南京派来的小头目赵雄。”“赵雄”！剑平忽地想起了和吴坚合演过“志士千秋”的那个家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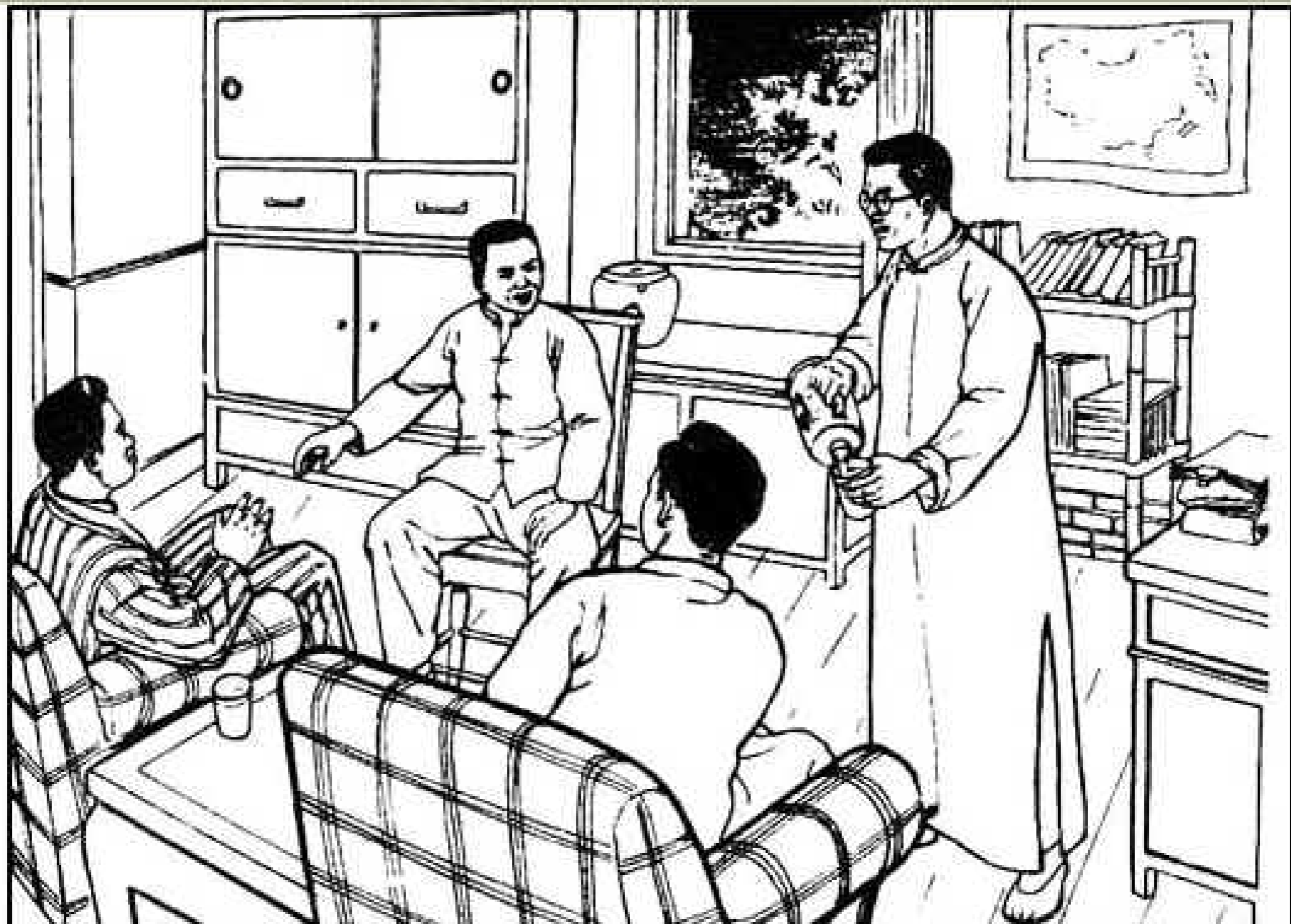
88. 从当时宣传工作的发展情况来看，剑平觉得李悦要是当个编辑，倒很合适。李悦不同意这样看法，他淡淡地说：“不，拿掩护来说，是当个排字工最合适了。”他们边谈着边下了山。李悦叫剑平晚上八点钟到仲谦家里和同志们会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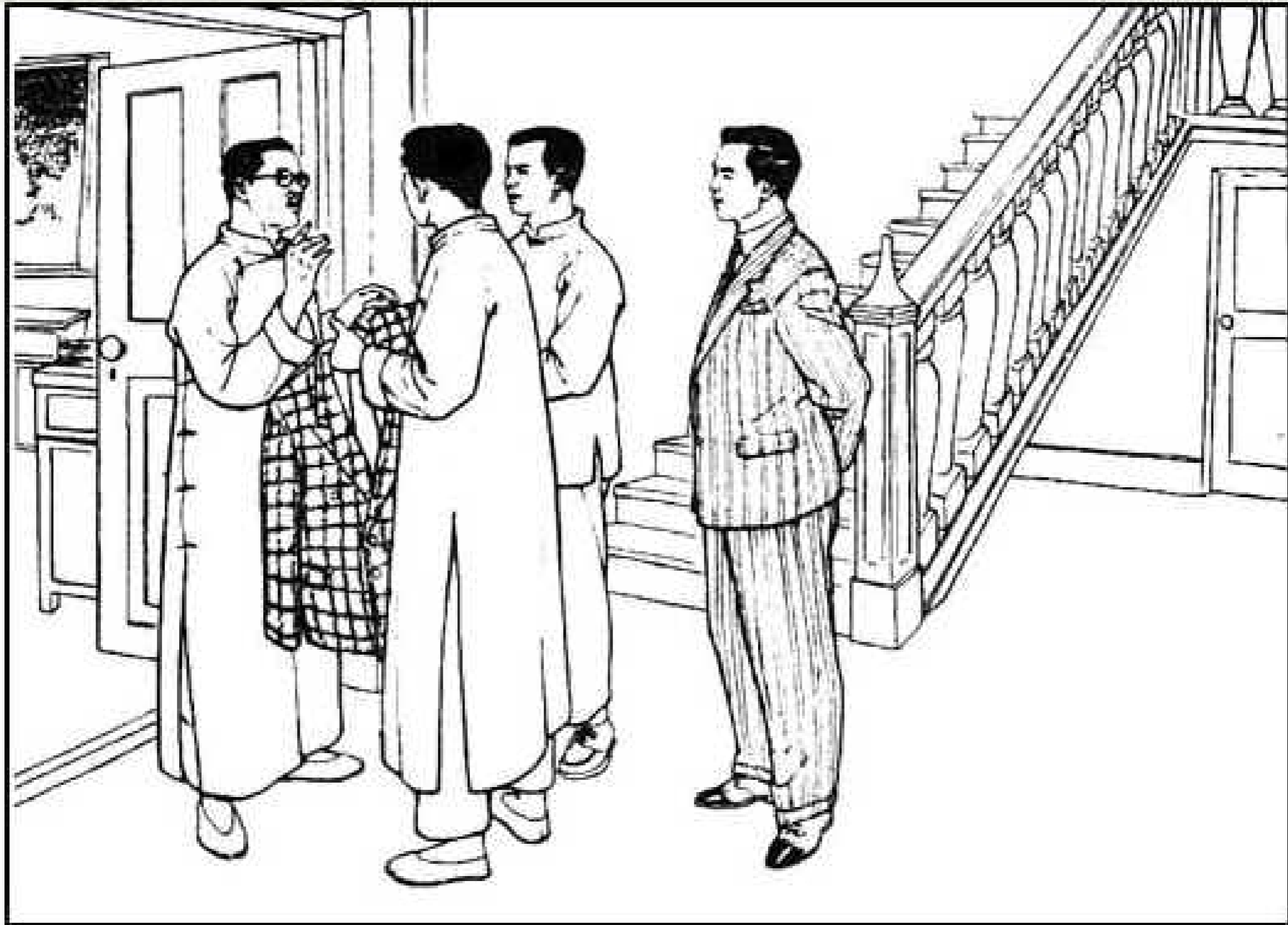
89. 当晚，剑平来到仲谦家里。他看到四敏的外表，缺少一般地下工作者常有的俭朴和不修边幅的特征，微微感到不舒服。但总觉得四敏忠厚温和和很能亲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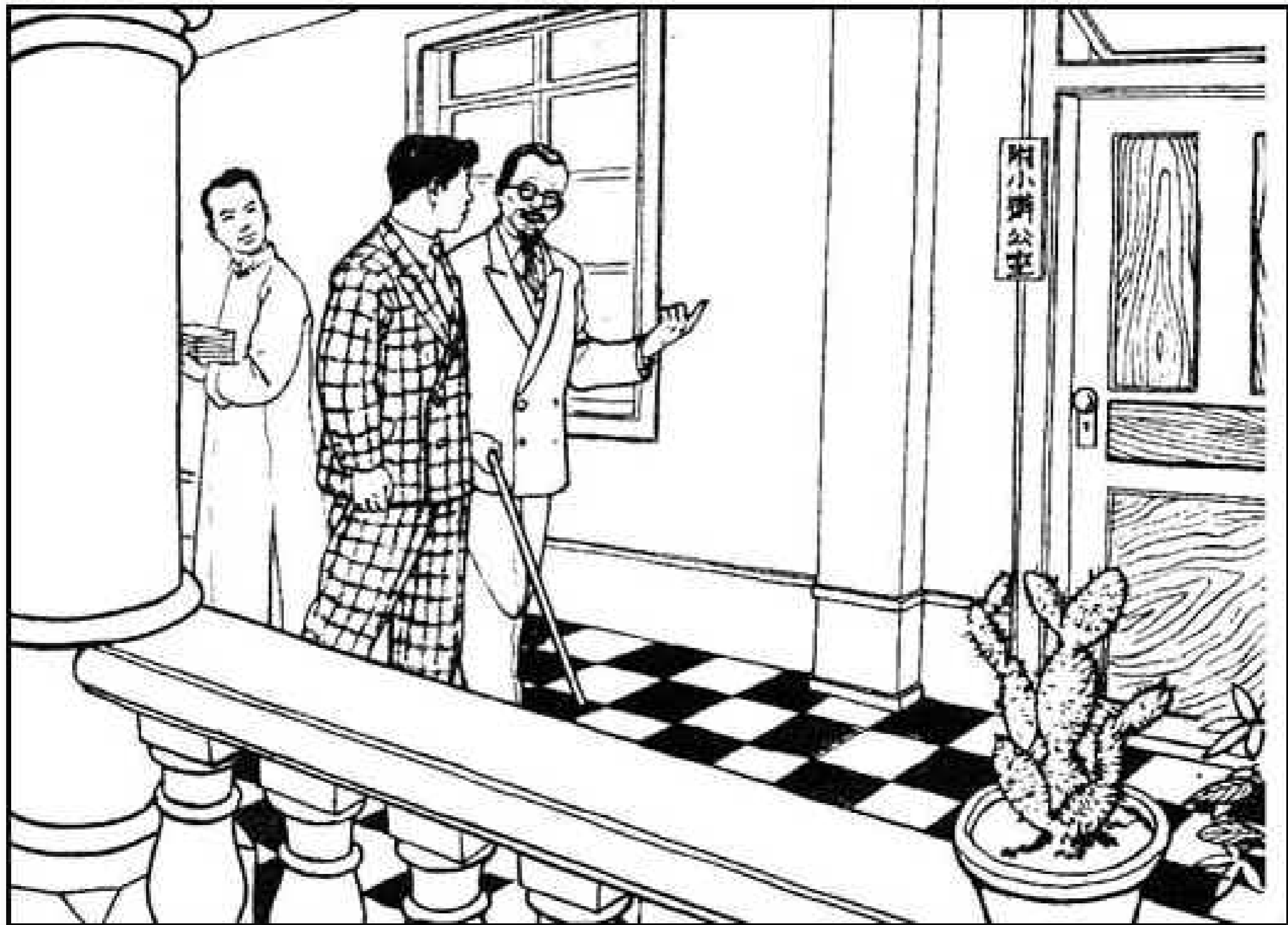
90. 四人坐定后，大家互相交换了各地的工作情况。接着李悦报告当前国际、国内以及厦门的形势：日本派出坂垣赴青岛，土肥源赴太原，策动“冀察政分会”；又派人在闽南内地收买汉奸。沈奎政也和赵雄暗中交换“防共”情报……



91. 后来大家漫谈开来。仲谦说：“最近许多读者都要求多登邓鲁的文章，‘论救国无罪’那篇短文，很受欢迎……”剑平也说：“在内地，报纸一到，也都抢着先看邓鲁的时评。”就忙问邓鲁是谁，李悦笑指着四敏，剑平真是又惊又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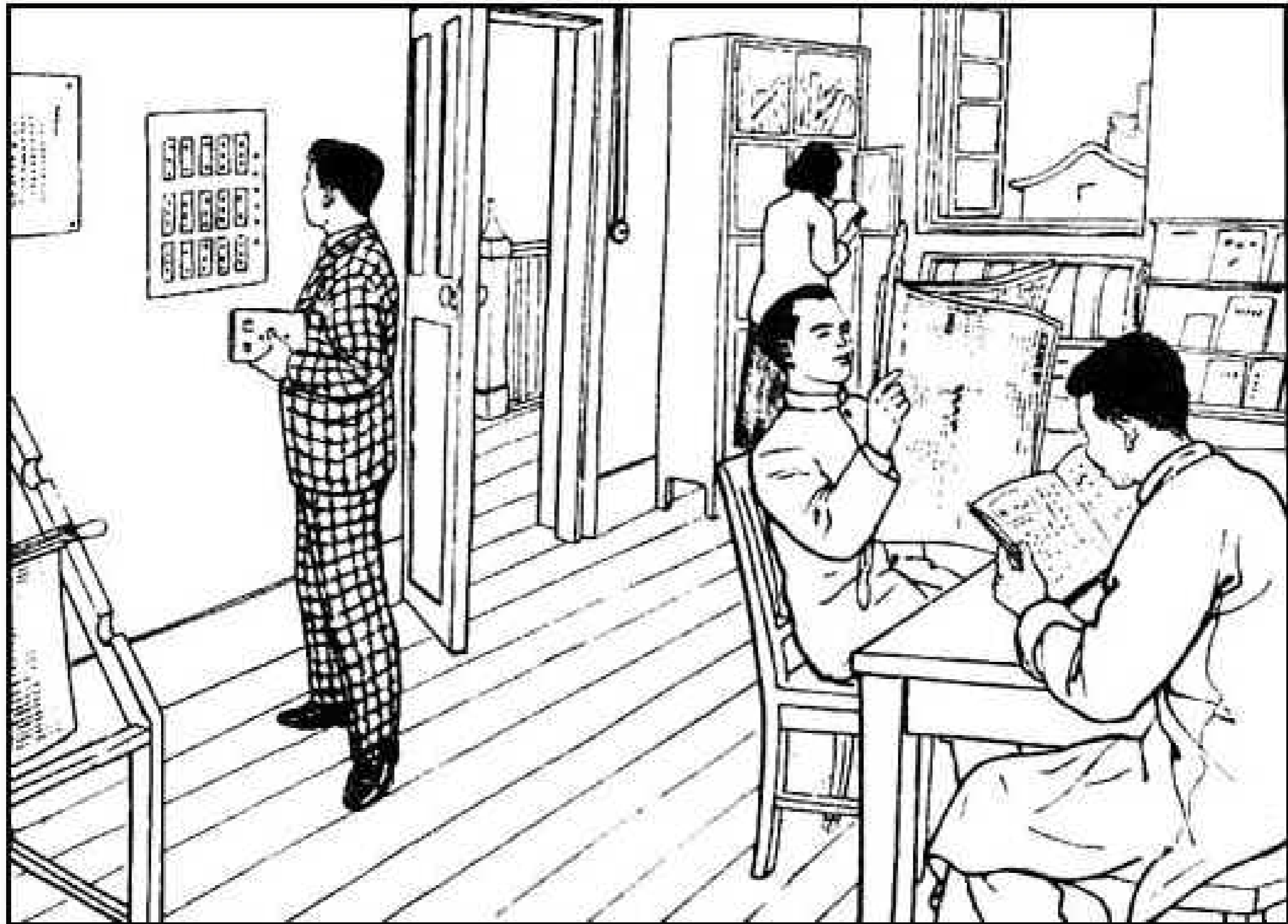


92. 大家临走时，仲谦拉住剑平说：“你这样打扮！不行，不行。要是上书店翻书，狗准注意你。”随即拿出一套西装说：“北极熊是白的，战舰上海水色的。我们也一样，要有保护色。”剑平看他说得认真，也就接受了。



93. 第二天，四敏带剑平到滨海中学。见过薛校长，就在附小教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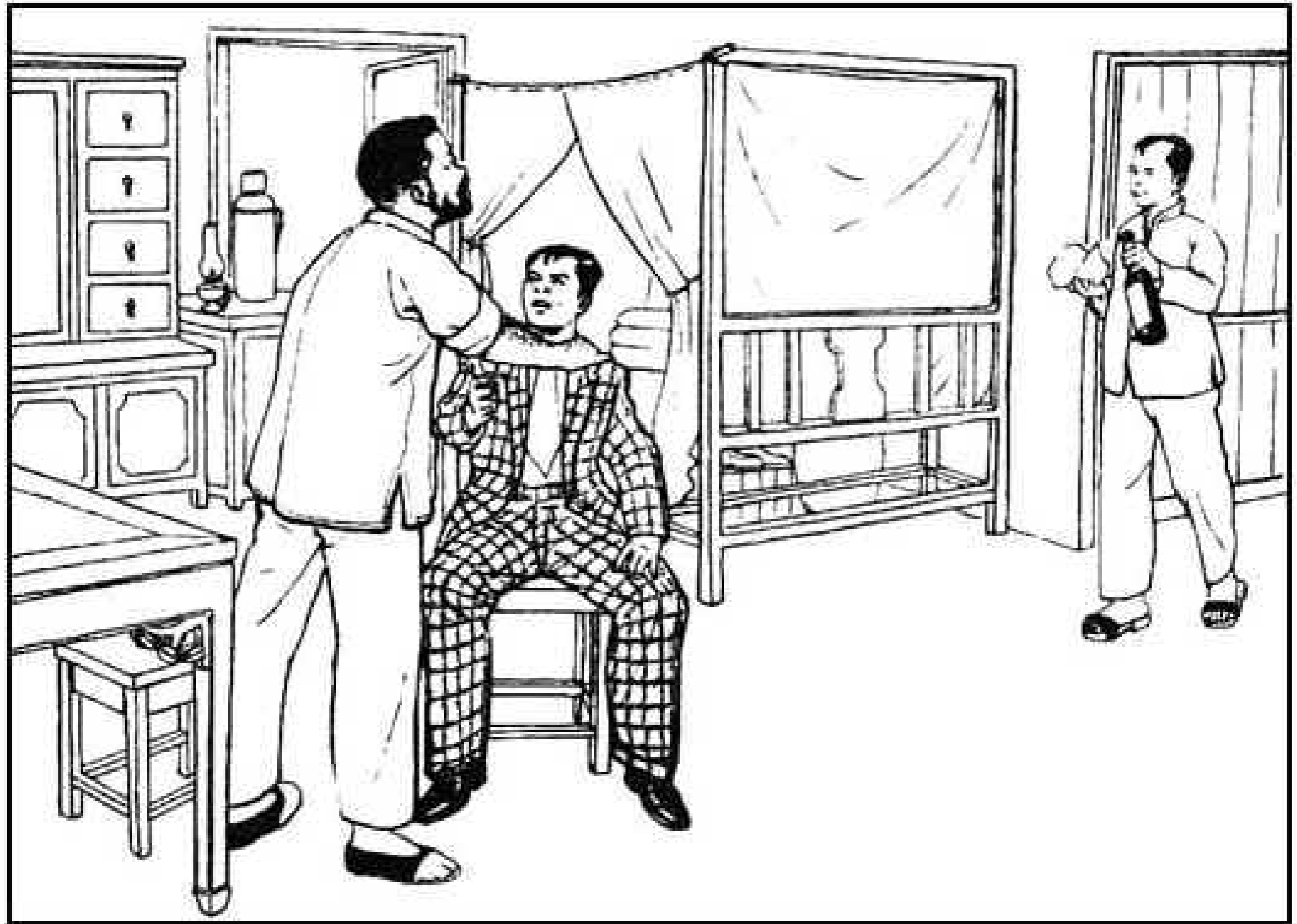




94. 下午，剑平也就搬进学校宿舍里住。在教员休息室的教职员一览表上，看到了秀苇的名字，才知道她也在这里初中部教书。不知什么缘故，他的心忽然剧烈的跳起来。



95. 下午放学后，剑平去看吴七。吴七已经搬到“草马鞍”一条小巷里去住。剑平找了半天，才找到他。



96. 吴七看见剑平，高兴得又是推又是拉。打酒买肉，请剑平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



97. 剑平从吴七家回宿舍后，已经八点钟了。他看见对面四敏房间的门关着，就一直走进自己的寝室。



98. 他推开门。房内月光铺地。桌上瓷瓶里忽然出现一束小白花。瓶底还压了一张字条。原来是秀苇留给他的，约在明天下午四点要再来看他。



99. 他的心又跳动起来，坐也不是，躺也不是。他跨出校门，想到沙滩上散散步。忽听得远远有女人的声音：“我不当主角，主角应当让柳霞当，她有舞台经验……”



100. 剑平听出是四敏和秀苇的声音，就快步迎上前去。秀苇高兴得像小孩子。又是问他看过字条没有，又是怪他离开两年都没有给她一封信……



101. 秀苇穿着全黑的夹旗袍。两年多不见，剑平觉得她变得高了，瘦了，庄重带着天真。四敏说：“剑平这次来得正好，可以参加下个月的话剧公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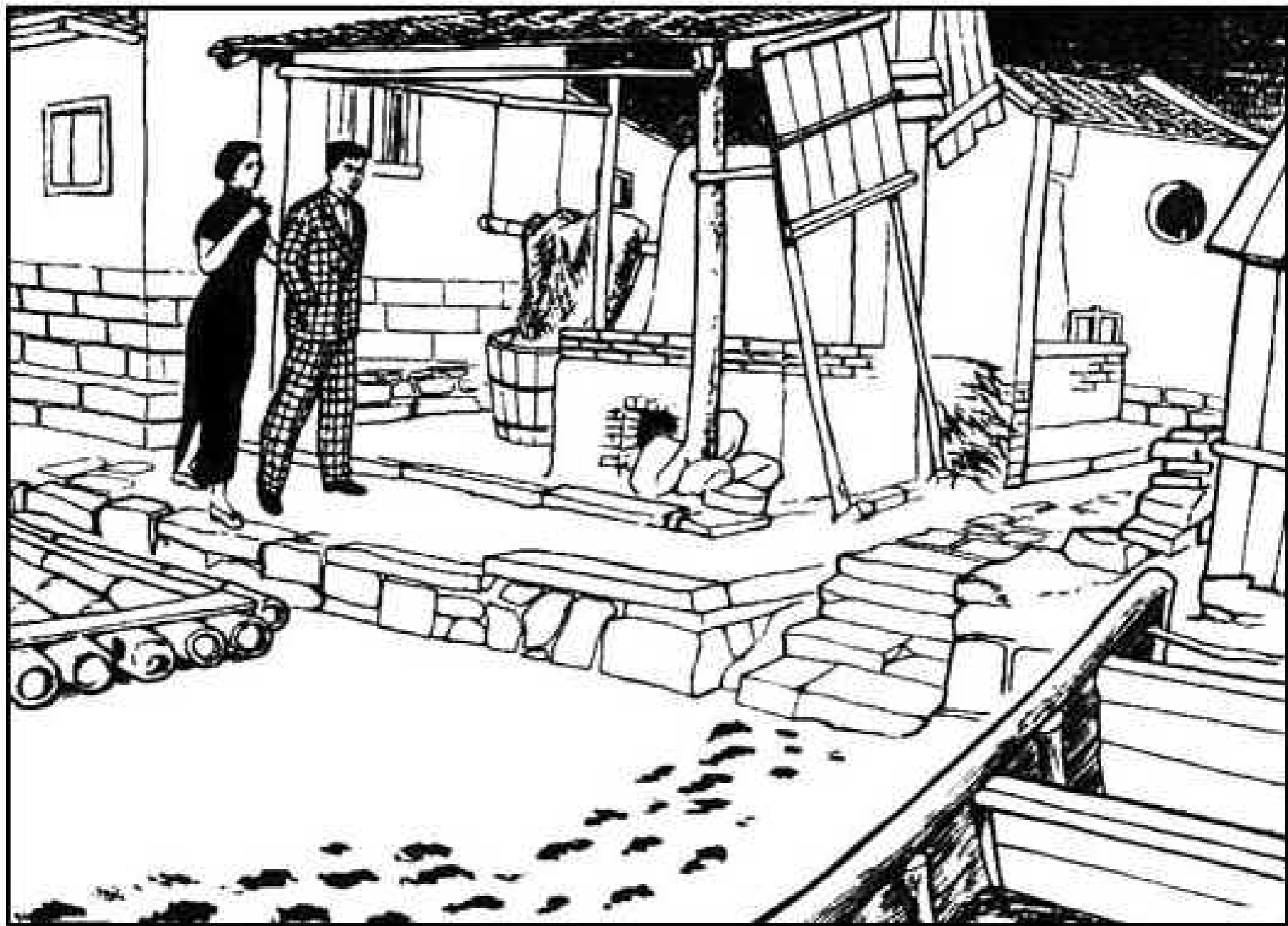




102. 他们走着谈着。秀苇很喜欢谈过去的事，她告诉剑平：“以前那个要暗杀你的流氓黑鲨，已经给人暗杀了……”四敏插进去说：“原来你们还是老朋友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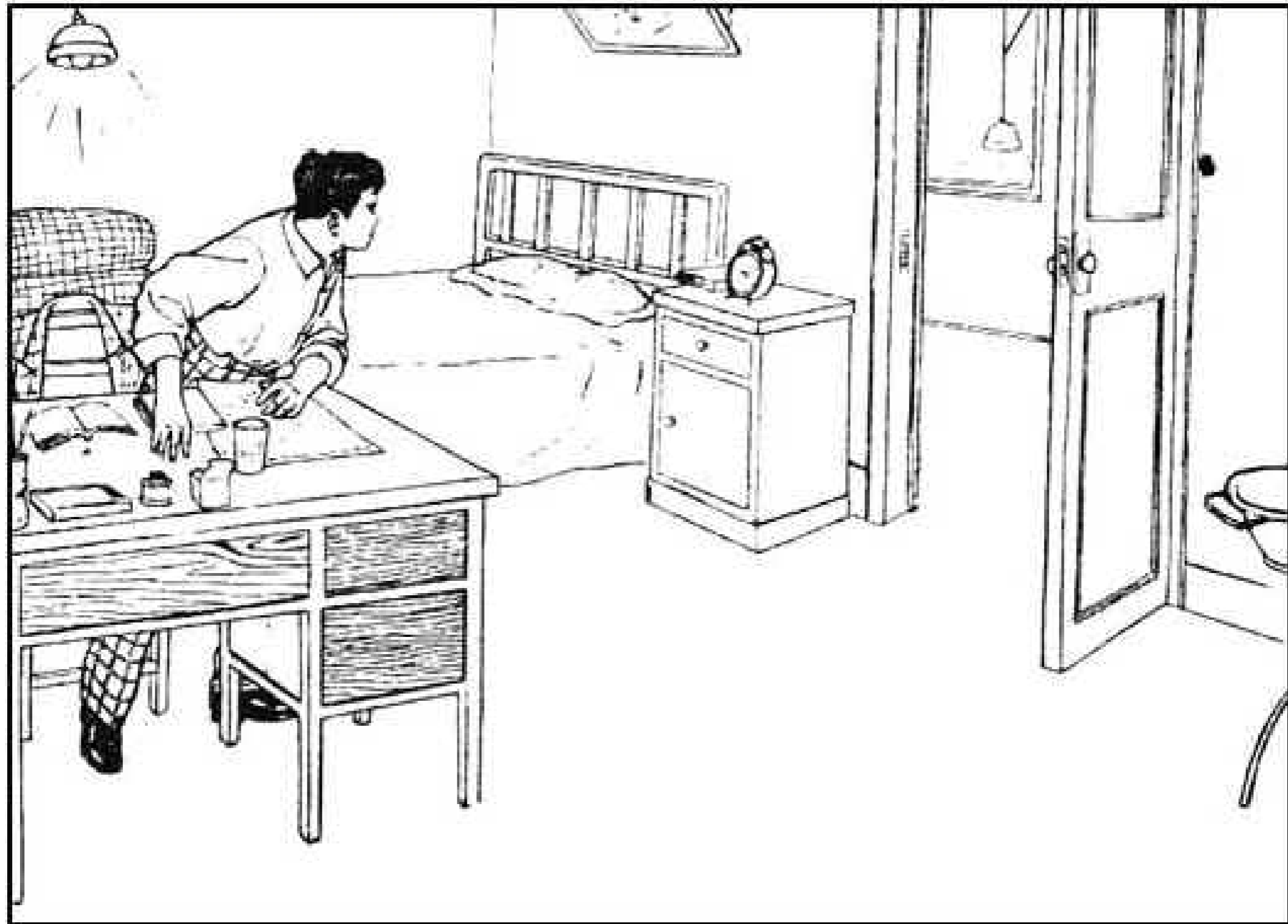
103. 正说着，学校的熄灯钟声响了。四敏要先回去。才走几步，秀苇就追上去，亲切地嘱咐他不要熬夜，叫他把学生的作业交给她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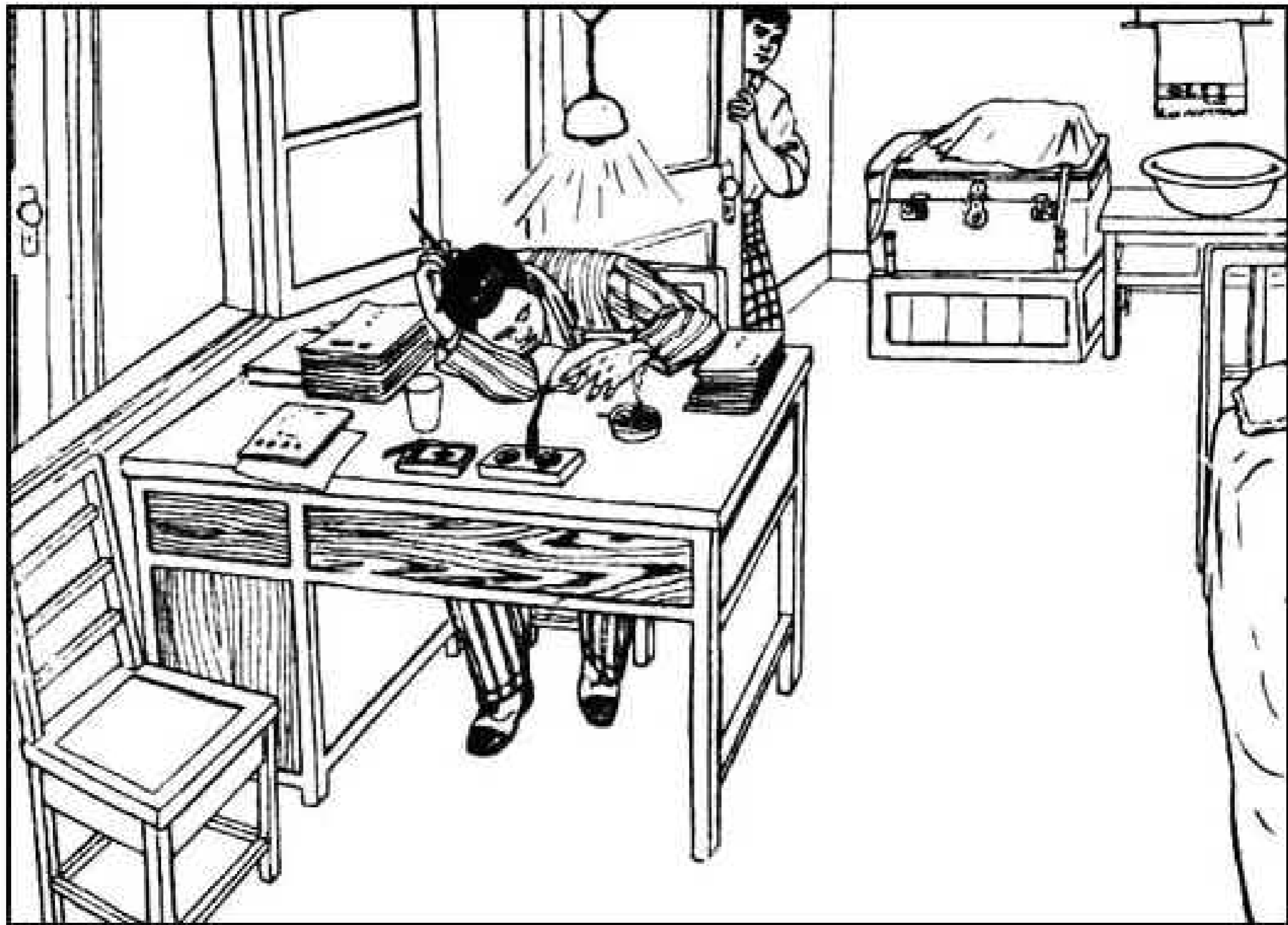
104. 夜深了，剑平送秀苇回家了。秀苇一直谈着四敏，谈着厦联社；却没有谈到剑平。剑平看她用那么爱惜的感情说着四敏，心里忽然感到一种连自己也意料不到的嫉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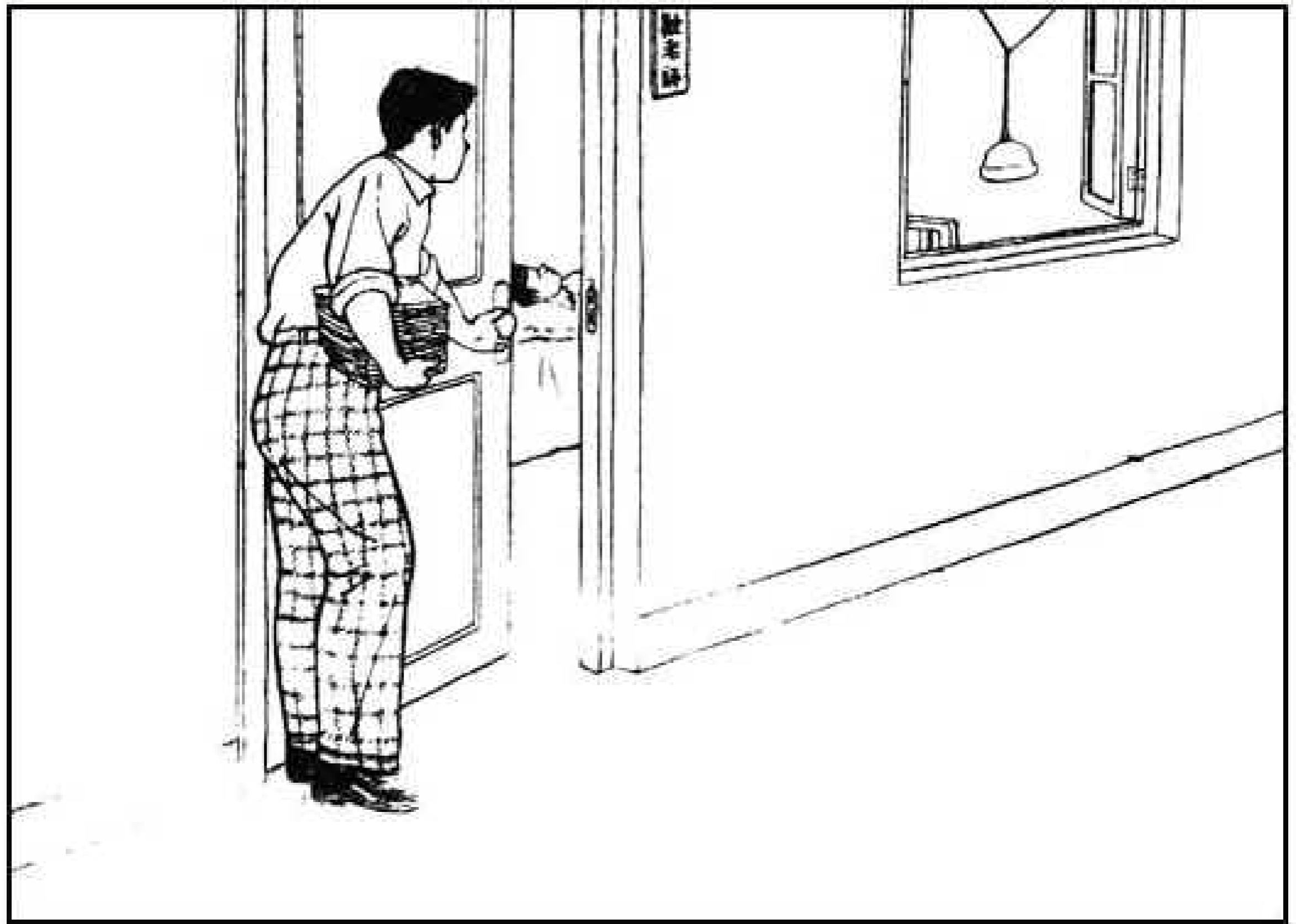
105. 剑平送秀苇回家后，回到宿舍，心情久久不能安静下来。睡不着，就翻开剧本“怒潮”来看。这是四敏用笔名“扬定”写的以东北抗日为题材的四幕剧。他不觉被剧中的人物和情节吸引住了。看完，眼睛也湿润了。



106. 已经是夜里两点了。他放下剧本。四敏房间的灯还亮着。



107. 他走去一看。四敏伏在桌上睡着了。毛笔撂在砚台旁，桌上还有一堆高高的作文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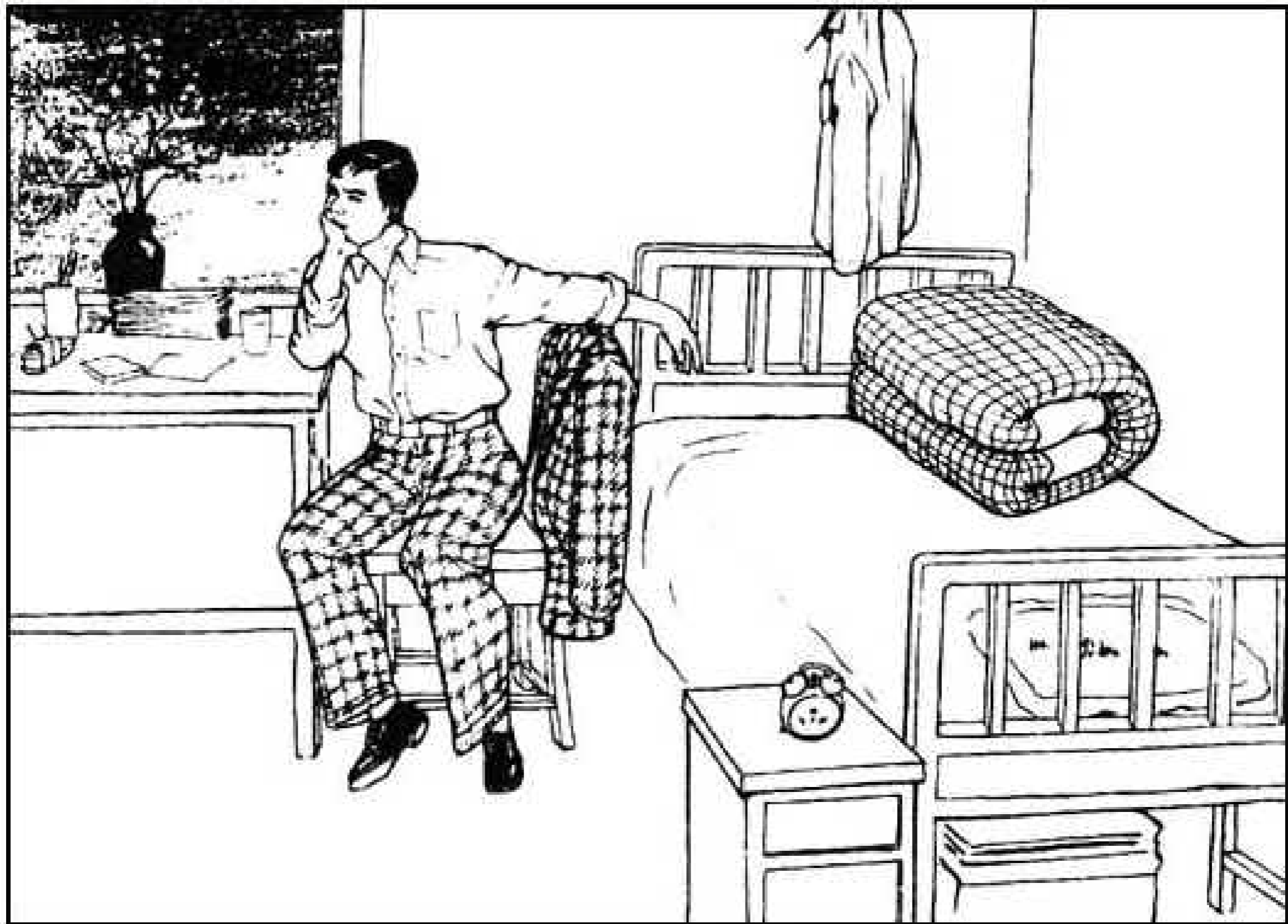


108. 剑平走进去把四敏摇醒，叫他到床上睡。又是偷偷把桌上的作文簿拿出来，带到自己房里，一个劲儿改到天亮。



109. 这时期，党领导的全国救亡运动蓬勃地开展，厦联社的工作也一天天繁重。四敏和剑平都很忙。秀苇更关心四敏，常常帮他整理房间，就像是这房间的主妇。有时碰到剑平，脸一红，但一下子她又觉得很坦然。





110. 年轻人在热恋时总是敏感的。剑平曾经苦恼过。但他自己想通了：为什么不能用愉快的心情来替别人的幸福欢呼呢？他终于摆脱了内心的苦恼。



111. 要求加入厦联社的人很多。厦联社活动更忙了：出周刊、排话剧、筹备美展。这天午后，剑平正在选编展览品，忽然窜进一个胖子，说是要找四敏，滔滔不绝的自我介绍：“我叫刘眉，是美专教授，父亲是医学博士，祖父是前清举人……”



112. 刘眉正谈得起劲，四敏进来了。刘眉起初有点尴尬，但很快的又指手划脚地请大家到他家里挑选他的作品，又看看和表就匆匆走了，说他还得回去赶画一幅新作。



113. 剑平看刘眉走了，就说：“厦门美术界偏有这么一个宝贝。”四敏说：“这样的‘艺术家’多着呢。但像刘眉这样热情肯干的，倒是不多。”正说着，秀苇和柳霞抢着进来了。



114. 原来文学研究会正在争论文艺周刊的刊名问题，有的赞成柳霞提议的“海燕”，有的同意秀苇提议的“红星”，争执不下。四敏说：重要在内容，名称淡一点好。他同意用“海燕”。他的话永远是那么平淡无厅，但总是令人信服。



115. 新美术展览会明天就要开幕了，晚上大家特别忙。四敏、剑平和秀苇三人，等社员们都离开之后，才绕过没有路灯的僻巷，沿着静悄悄的深夜的马路走着。



116. 到了十字路口，剑平要让四敏送秀苇回家，四敏却拉住他，推说要去看个朋友，叫剑平送她回去。秀苇发觉他们推来推去，伤心极了，说声：“不用送了。”就迳自往前走。



117. 四敏说：“这几天流氓又多了，不能让她一个人走。”匆匆把剑平一推。回头就走。剑平只好默默地跟着秀苇，他明白秀苇是希望四敏送她的。作为一个男子，他觉得受伤了。





118. 猛然间，一个人影从巷口闪出来。“流氓来了！”剑平赶前一步，紧靠着秀苇走着。



119. 流氓走过之后，秀苇像从深思中抬起头对剑平说：“我发觉邓鲁就是四敏，他可是干秘密工作的……”剑平不禁心里一跳，随即答辩说：“该不是吧！他只是一个热情的爱国者。”但秀苇却坚持自己的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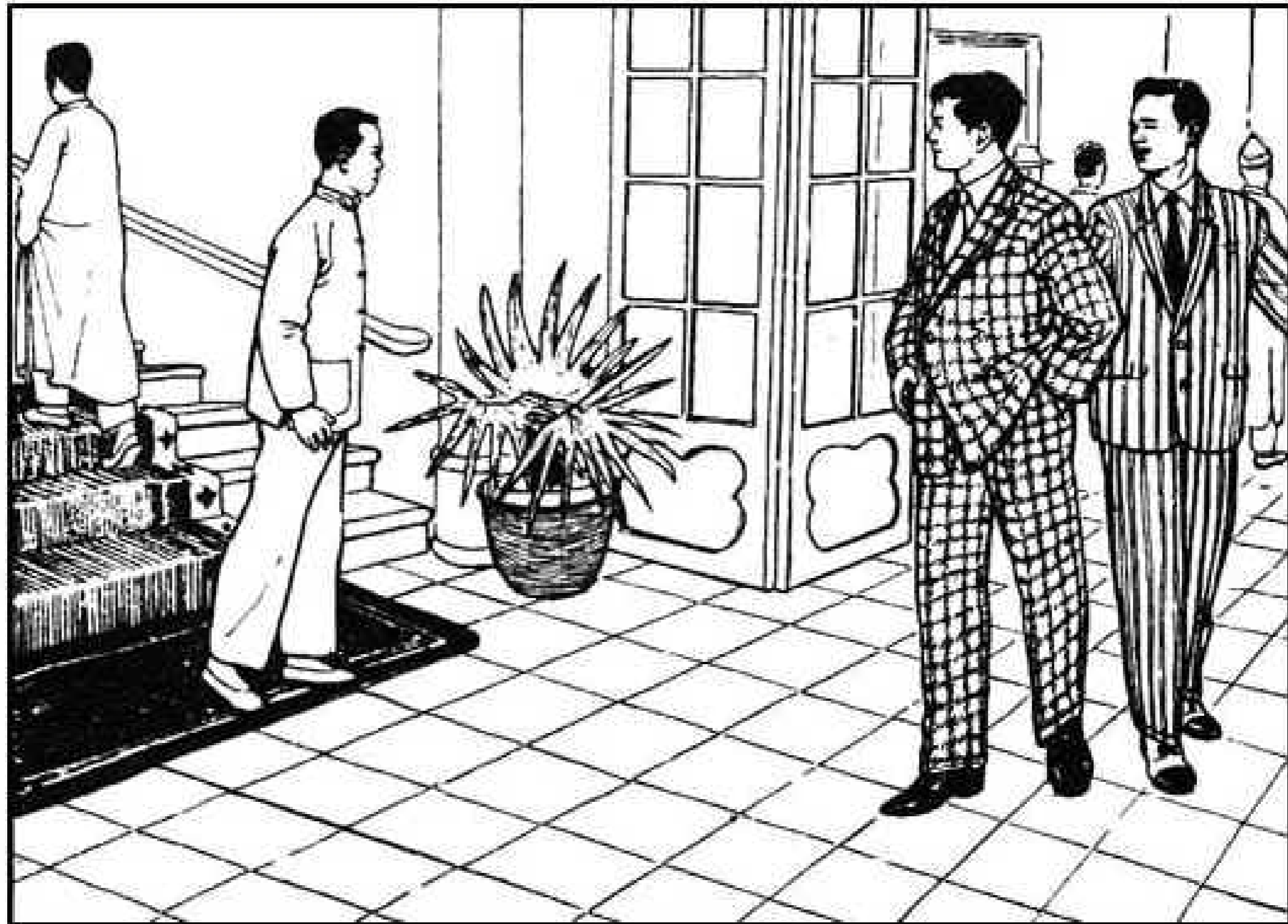
120. 到家门口了。这一段路程，使秀苇想起了两年前的一个雨夜。她曾爱慕过的伙伴今晚又紧挨在她的身旁。她的心不免抖动了一下，临分手时，她发觉剑平的手在微微发抖。



121. 第二天下午，剑平来到展览会。一踏进木刻作品陈列室，刘眉、秀苇和四敏三人也都在里面，刘眉正唠唠叨叨的像讲课一样向观众介绍自己的“杰作”。



122. 厦大的女同学也拥进来，一瞧见秀苇，就恶作剧地把她架到隔壁雕塑室去。她临走时回头瞥了四敏和剑平一眼，意思是说：“我回头就来。”秀苇一走，剑平心里倒有怅惘。他偷偷看四敏一下，觉得四敏好也有点怅惘。



123. 剑平立刻责备自己，觉得只有四敏才应该有这种感情，就推说有事要先走了。四敏也看出他的心思，一把拉住他说：“一起出去溜溜。”他俩在楼下碰到李悦，都只会意地交换一下眼光，不打招呼。



124. 他们默默地朝着海边走去。好久，四敏对剑平说：“有件事，现在不能不和你谈谈。我觉得这些日子，只要有秀苇在一起，你我都想避开。我知道，你本来就爱着秀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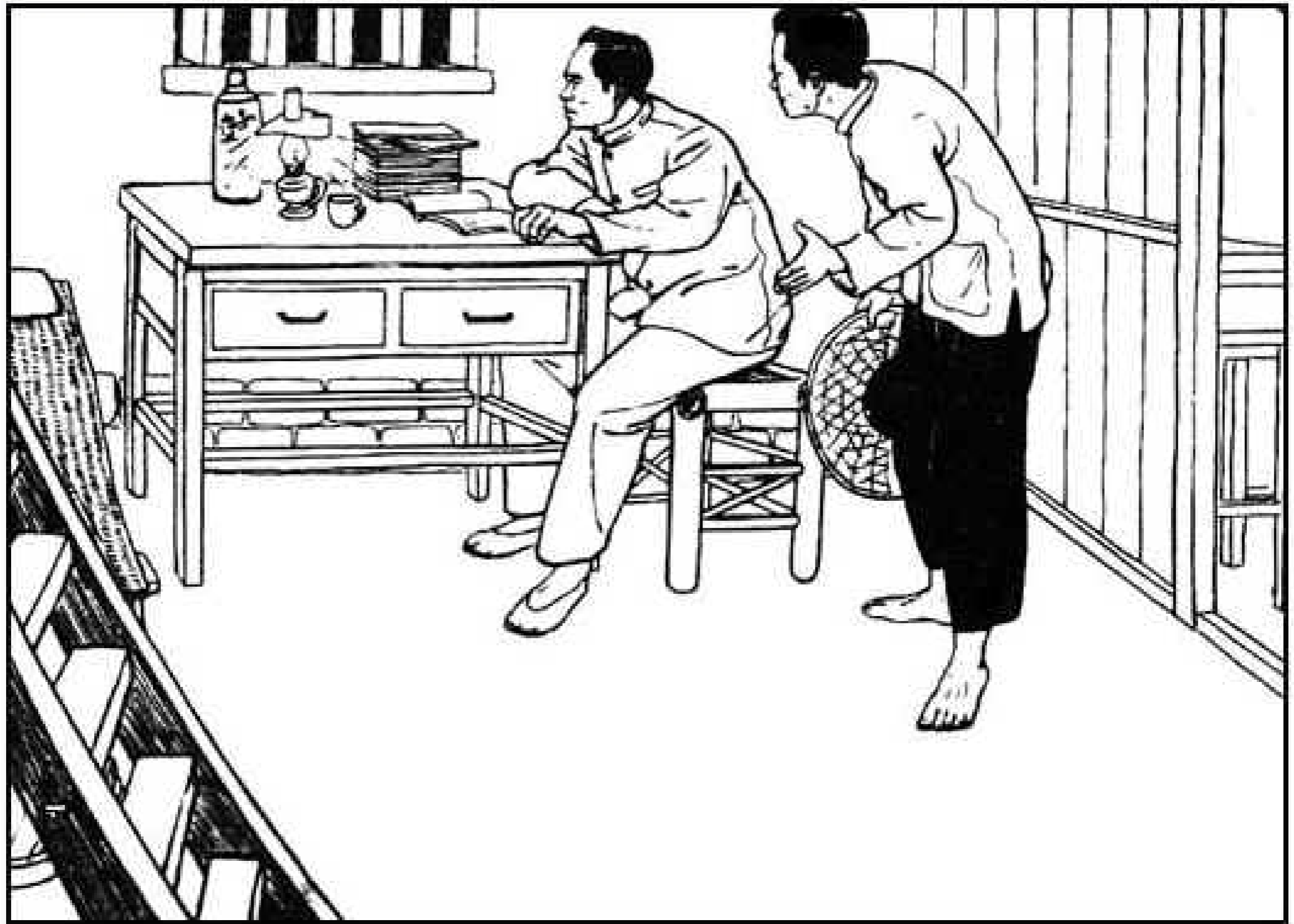


125. 四敏一提起“秀苇”，剑平的脸刷的一下红到耳根，没等他讲下去就抢辩说：“不，你别误会，我过去曾对她有点好感，但始终是朋友关系。她爱的是你……”





126. 四敏等剑平辩完了，才柔和而平静的说：“我已经结婚了，孩子也快两周岁了。”剑平一下听傻了。四敏接着说，他18岁那年在内地师范学校读书。认识了同学朱蕴冬，因为陈、朱两族世代结仇，互不结亲，他们只好偷偷地相爱着。



127. 毕业后，四敏到一个偏僻乡村的小学里教书，这年入了党，秘密组织农会。被打倒的豪绅、地主，恨死了这个从外乡冲进来的危险人物，便勾结半官半匪的民军，准备捕杀他，情势很危急。



128. 一天傍晚，蕴冬冒着大风雨，跑了四十多里泥泞山路来找他，原来蕴冬的父亲要把她嫁给民军的一个营长。四敏说他走的是一条最难走的路，蕴冬说四敏走的路也就是她走的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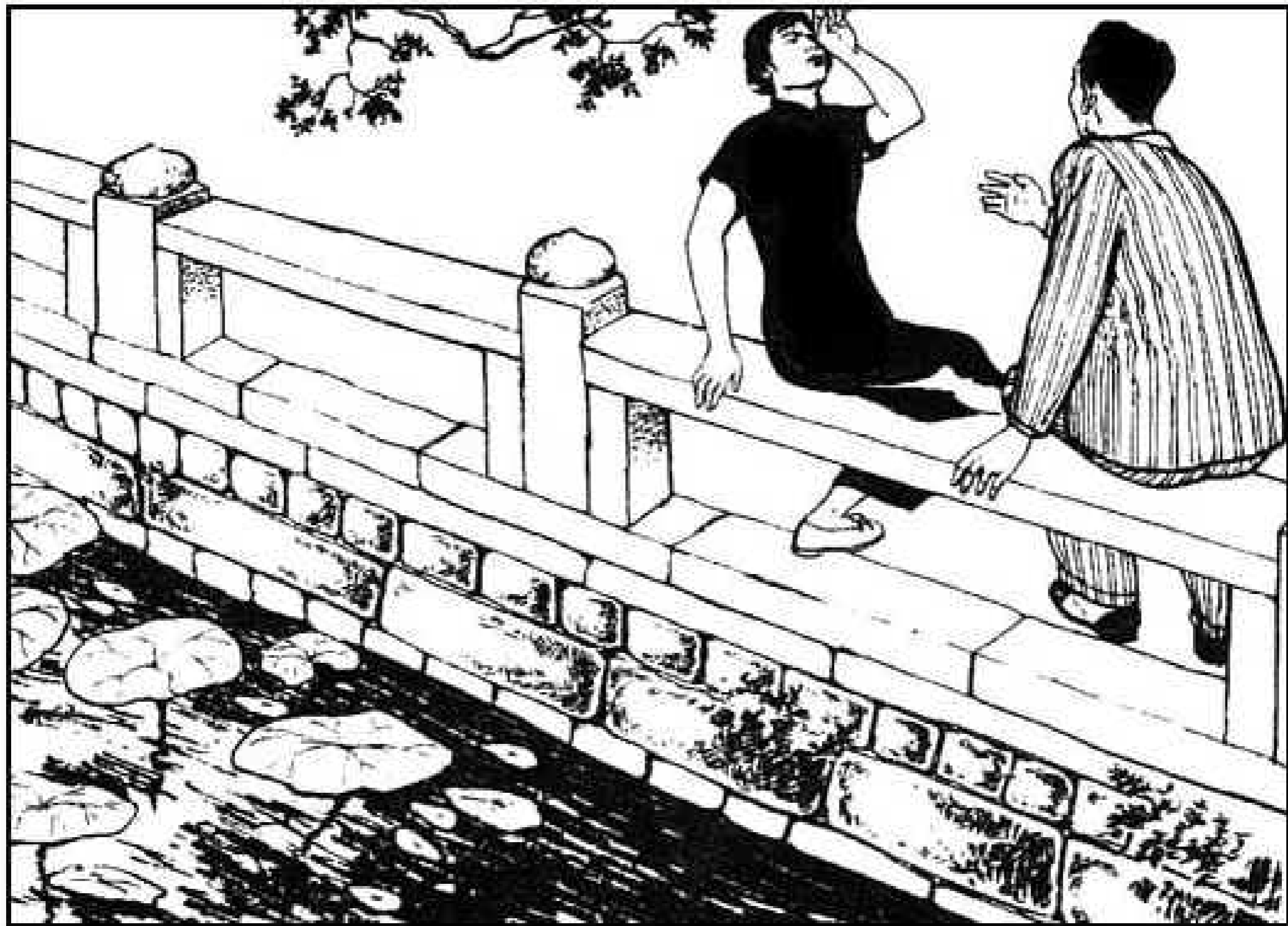
129. 深夜里，才走了四十多里泥泞山路的蕴冬，又跟着四敏一起逃走了。一个农民带他们走出危险地带。



130. 这年腊月，他们到了闽西红区，后来又转到闽东。蕴冬也入了党，患难夫妻也是患难同志。到四敏被派要来厦门的时候，他们已经有个满月的小娃娃了。



131. 四敏接着说：“这事除了李悦，谁也不知道。我过去对秀苇有过好感，这是错误的。秀苇应当爱的是你。我应该受你和秀苇的谴责。”剑平说：“你不是已经在责备自己了吗？”



132. 第二天。四敏找到秀苇，他看出她的怨恼。但是为了工作，为了同志、朋友和妻儿的幸福，终于对她说了。秀苇只觉得天地旋转，心在往下沉。脸色死白，直瞪着池鱼呆笑。



133. 四敏难过地说：“我们永远是好朋友，是今天人民演出的伟大史剧的参加者。”好半天，秀苇抬起泪眼，低沉地说：“我感谢你悬崖上的友谊，我……会在工作中站起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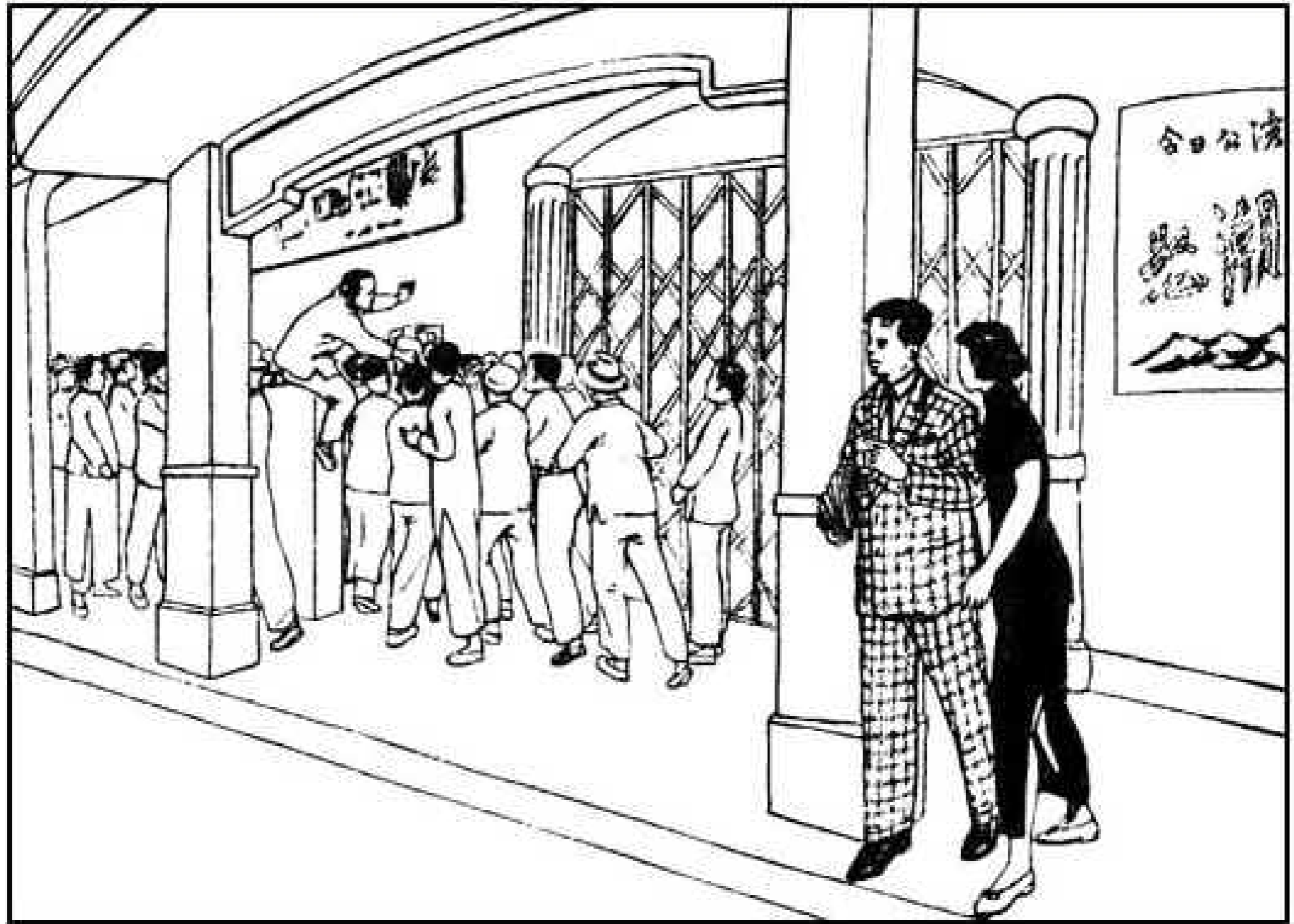
134. 秀苇回家后病了几天，缭乱的心似乎平静了一些。这天早晨，柳霞来看她，说新美术展览会因观众要求，续展三天，紧接着要公演“怒潮”。秀苇答应今晚去厦联社参加排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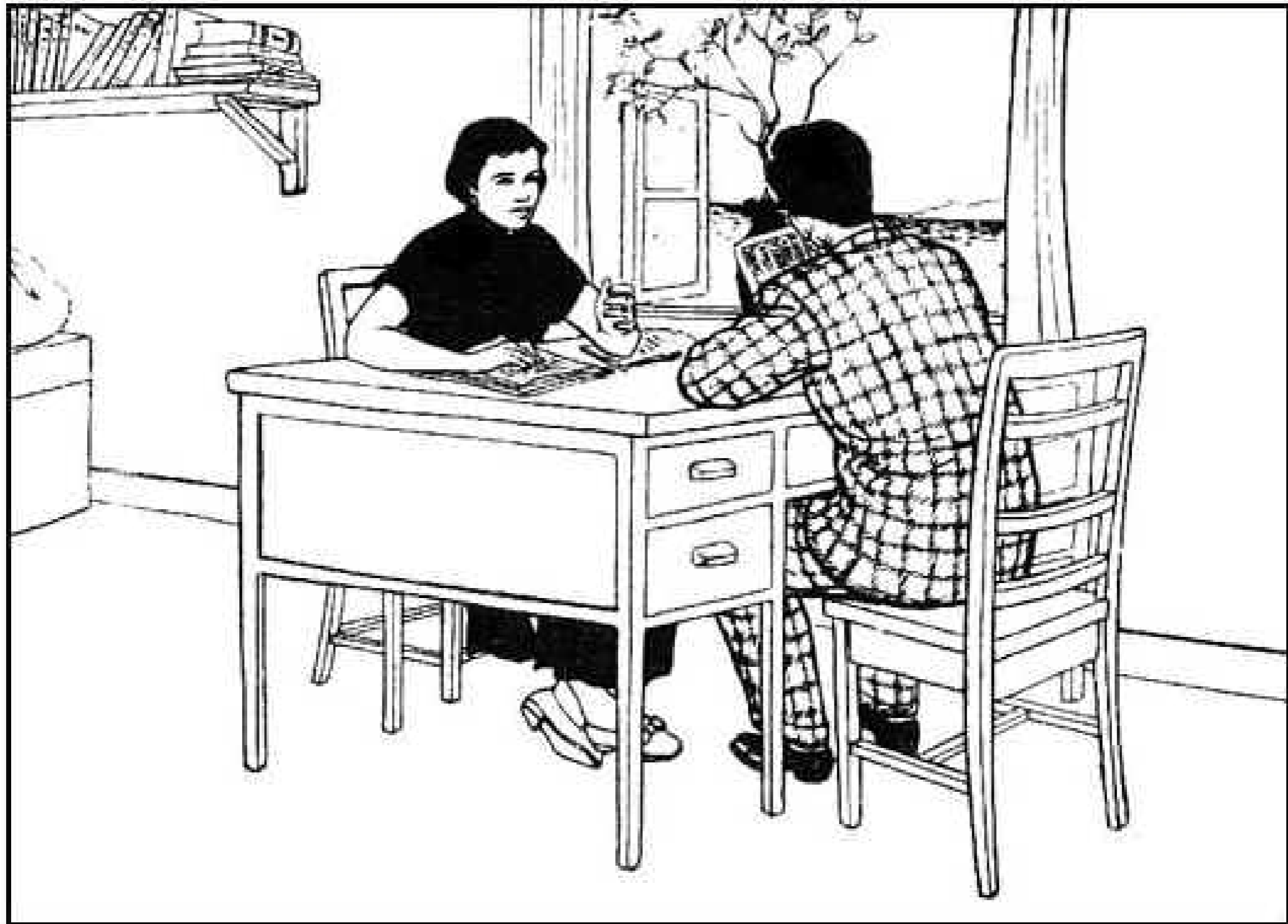
135. 柳霞临走，又折回来说：“听说四敏到上海去了，这几天厦联社工作全落在剑平肩上。你又病了，大家都觉得要是四敏回来就好了。秀苇想：四敏该是到上海看望他的妻子吧！”



136. 原来四敏是到福州去。这是李悦告诉剑平的。去干什么，李悦可没说，只交代有人问起就说是去上海。这晚，秀苇来厦联社，问起四敏到上海干什么，何时回来。剑平也答不出。



137. “怒潮”公演后，就轰动全市。第二天，观众很早就挤在售票处等着买票。剑平看到这样情景，偷偷的对秀苇说：爱国的怒潮是谁也阻挡不住的。



138. 为了配合话剧公演，加强宣传工作，“海燕”周刊的编辑任务更繁重了。剑平、秀苇晚上演戏，白天又忙着审编稿件。几天来，他们彼此的心里都感到谁也离不了谁似的。



139. “怒潮”演出了五天，忽然戏院拒绝租场了，传说是遭到侦缉队的警告。但群众纷纷要求续演。剑平根据李悦的指示，暂时不与当局对冲，计划暑假再到漳泉各地巡回演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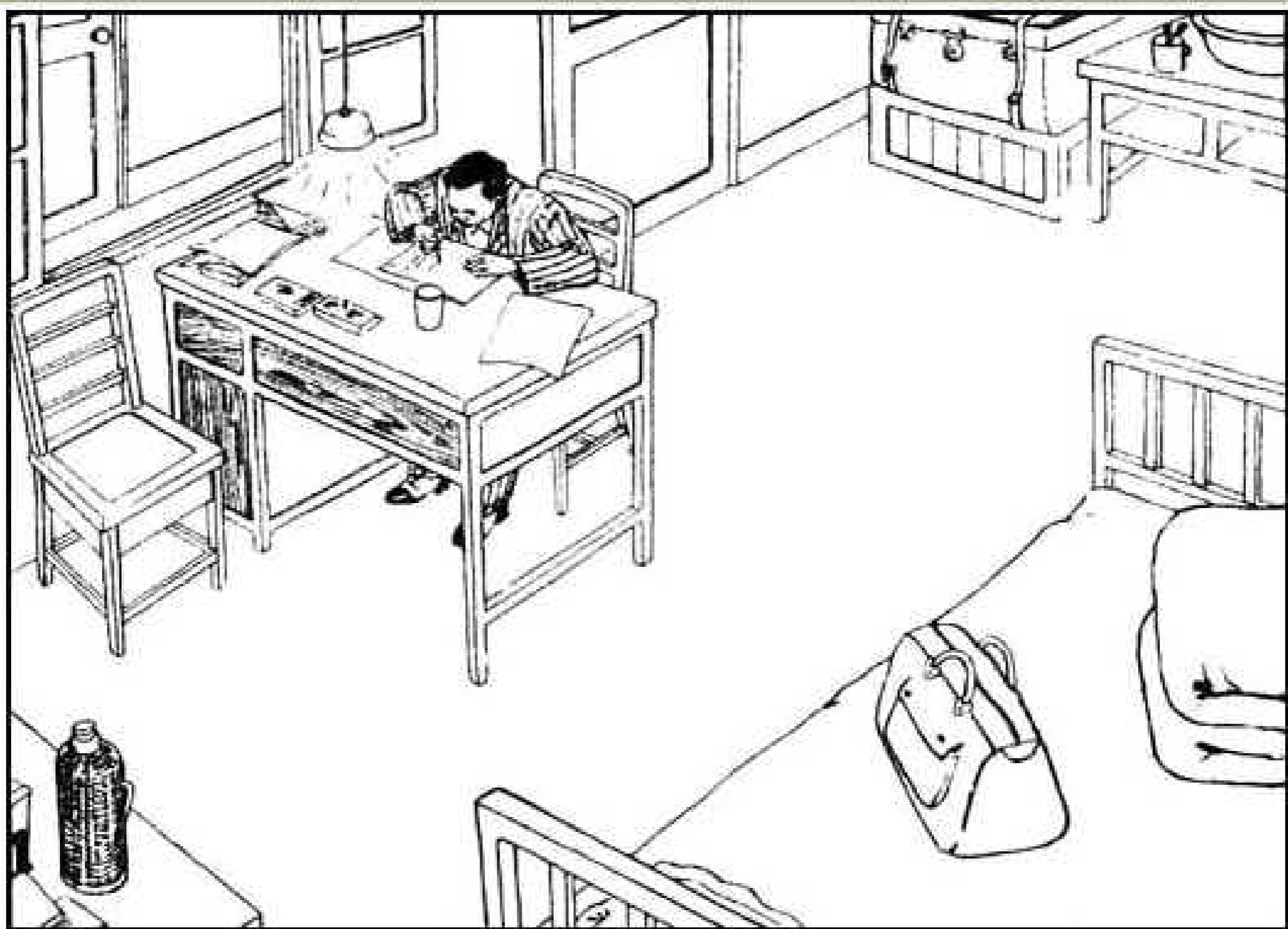


140. 越是工作遭到困难，大家越是想到四敏。一个月后的一天傍晚，四敏真的回来了。他带着长途跋涉的尘土，人又黑又瘦。秀苇一看，暗暗吃惊：“天啊，怎么他变得这样子！……”



141. “四敏回来了！”同志们都高兴的传开这消息。四敏显得很疲累地坐下来。他连连咳嗽。缓过气来，望着大家微笑。态度仍那么平静安详，只有眼角露出一丝苦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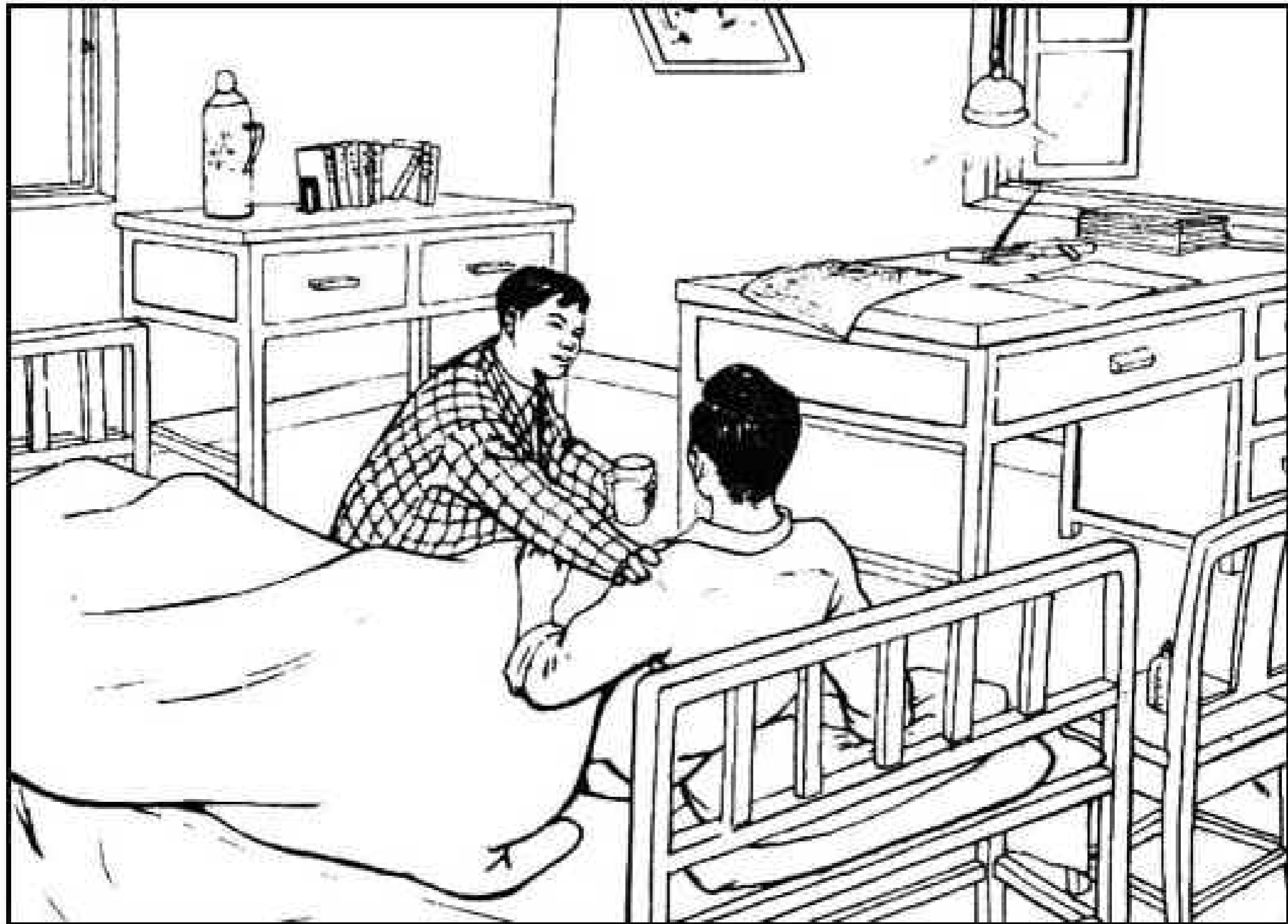
142. 当晚，四敏详细地问起厦闻社一月来的情况。谈到“怒潮”停演的事。四敏说：“李悦的决定很对，目前的形势有了新的变化，我们要密切注意。”他还固执地要剑平把这一期“海燕”的稿件拿给他看。这一夜起，他房间的电灯又开始亮到午夜。



143. 第二天。四敏还是跟从前一样，埋头忙着厦联社的工作。年青的社员们又像铁片吸住磁石那样，围绕在他的身边。大家除了感到他瘦削和苍白之外，并不觉得他有什么异样。



144. 第六天，四敏病倒了。他浑身冷颤，脸潮红，发高烧，神志昏迷。校医说是恶性疟疾，剑平整天守护着他，一边替他料理社里积压的文件。



145. 半夜两点。四敏热度下降。剑平连忙替他擦汗，让他服药。他缓慢地告诉剑平说：“组织上打算吸收秀苇入团。我很高兴，她会成为我们的好同志，也会成为你最好的伙伴……”剑平一时倒不知说什么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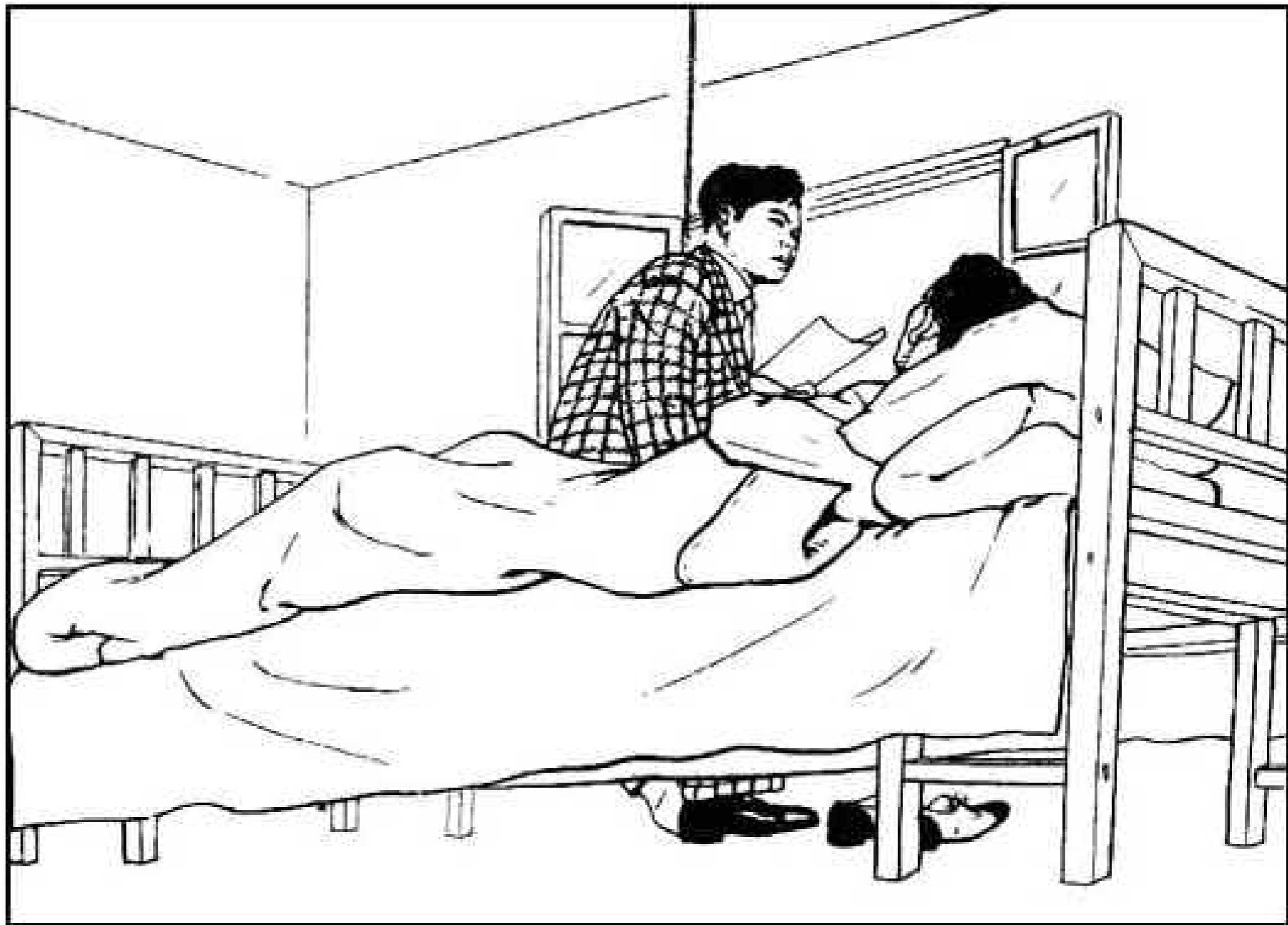
146. 剑平正要起身，四敏叫他别走，说有事要托他。说着就把盖在身上的棉被线缝拆开，小心地抽出一个小纸团递给剑平。剑平细心摊开一看，不觉愣住了。这是蕴冬的绝笔书呀！



147. 四敏说蕴冬牺牲了。她本来住在闽东一个农民家里，被捕后解到福州保安处。他得到消息后就赶到福州托人营救，保安处竟要敲诈八百元，才肯把人释放……



148. 好不容易凑足了八百元，托关系送到保安处。但敌人把钱骗了，又把人杀了。末了又说她是唱着国际歌走向刑场的，身上中了五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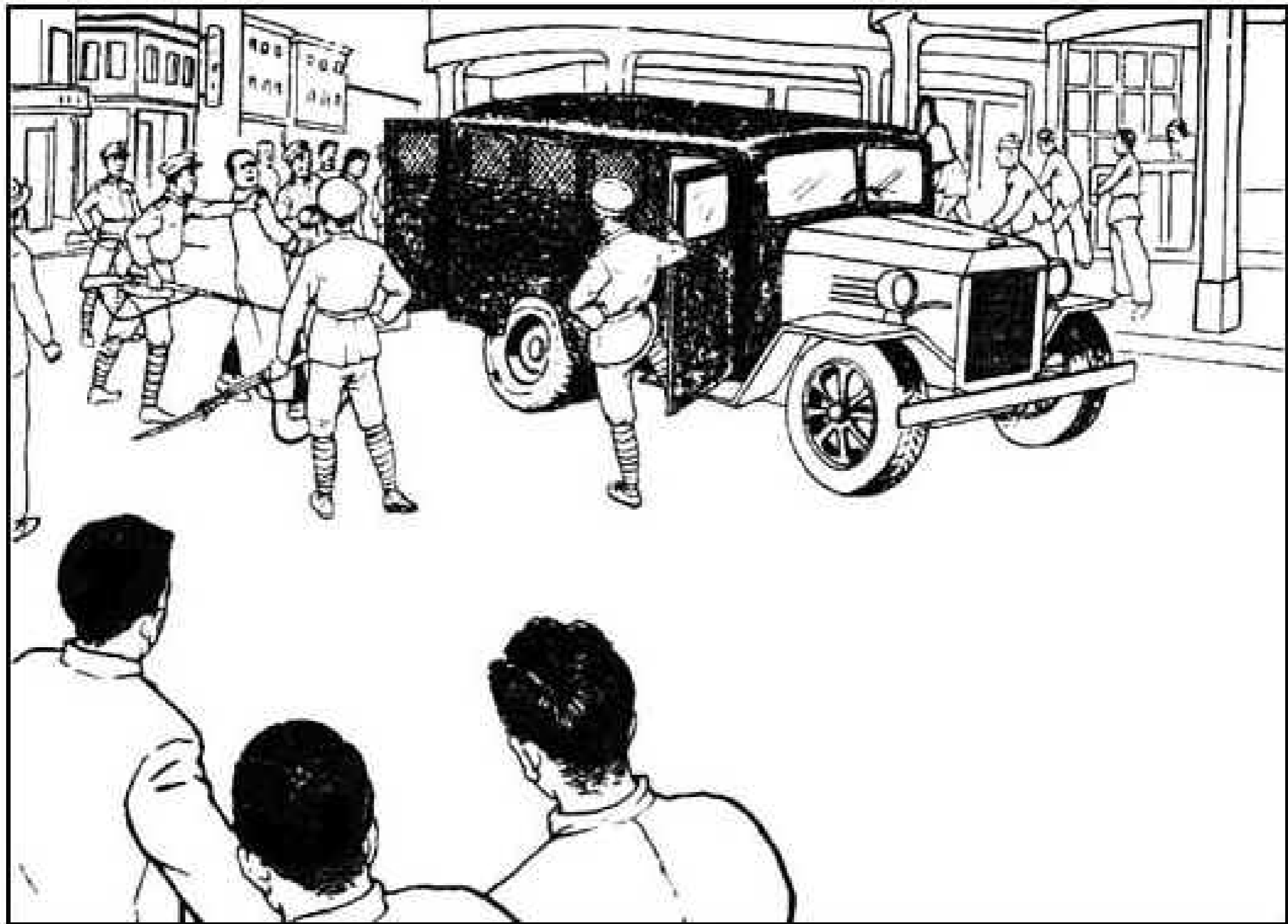


149. 四敏擦了一下眼角，指着字条说：“这是她给我的最后一张字条，我得永远保留它。这是她在就义那天，设法叫人送给我的。”停一下又说：“留下的孩子，现在只好暂时寄在农民家里。”





150. 最后，四敏叫剑平替他设法把字条藏好。剑平说要把它藏在家里的墙壁里。剑平一边说着一边细看字条，觉得蕴冬在就义那天，字都写得一笔不苟感动得眼睛直发潮。



151. 一个月来，厦联社一部分社员被吸收入党入团，但都不知道四敏、剑平也是他们的同志。不久，“海燕”周刊又遭到封禁。局势一天天紧张。新近入团的青年夫妇——柳霞和她的丈夫邵伦，有一天从启明小学回家时竟被捕了。



152. 柳霞已经怀了两月身孕，特务逼供时，把她灌凉水，然后用脚踩，踩出水来再灌。就这样给折磨着流产死在牢里。邵伦从看守口中听到妻子牺牲的消息，痛苦得几乎发狂。



153. 第三天，特务们要把邵伦押到启明小学认人，他急了，恰巧在路上看到郑羽在一家店铺里买东西，就大声嚷道：“我不去启明小学！我不去……”郑羽知道出事了，就飞快的抄小路去报讯。



154. 闹了半天，邵伦挣不过，就说：“好，请放开手，让我自己走。”没走上几步，一辆汽车迎面驶来，邵伦猛扑过去，车轮轧过他的脑袋，当场牺牲了。



155. 环境一天天恶化，李悦立即召集内部有关同志在荒僻的树林子里开秘密会议。剑平主张发动大规模的示威请愿，认为假如必须流血，是没法子避免的，只有联合群众起来斗争，才能冲破敌人的高压。剑平的主张得到大部分同志的支持。



156. 李悦肯定剑平的主张，但不赞成轻率行动。他建议先把厦联社“红”出来的社员撤退，再布置示威请愿。他要大家领会刘少奇同志说过的话：“在形势与条件不利于我们的时候，暂时避免和敌人决斗。”最后大家一致同意李悦的主张。



157. 散会后，李悦对四敏说：“组织上准备调你到漳州去主持工作，把剑平也调到泉州。这边厦联社工作由郑羽代替。”四敏很同意这种安排。





158. 李悦和四敏分手后，就到报社上夜班。到早晨四点钟才回去回家睡觉，朦胧间却被仲谦喊醒，说：“四敏被捕了！”（待续）